

諸子平議

補 錄



中華書局出版







諸子平議補錄

俞樾 著

李天根 輯



中華書局出版



諸子平議補錄

俞 樾 著

李 天 根 輯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 57 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017 號

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

787×1092 耗 1/32 • 6 1/4 印張 • 108,000 字

1956 年 10 月第 1 版

1956 年 10 月上海第 1 次印刷

印數：1—4,000 定價：(9)0.75 元

統一書號：17018.3 56.9·滬型

序

曲園先生敍孫仲容先生札遙云。余喜讀古書。每讀一書。必有校正。所著諸子平議凡十五種。而其散見於曲園。俞樓兩雜纂者。又不下四十種。俞先生好讀書。必加校正。書經先生讀後。則古人受先生之益多矣。後之讀古人書者。又受先生之益。先生前不見古人。而古人感謝於泉壤。後不見來者。而來者歡迎於兩間。余往年涉獵諸子。有不解者。證以先生之平議而瞭然。故喜讀先生之書。然讀書之心。雄於我者不乏其人。獨惜先生之書。蜀中流傳甚少。近聞版片已壞。遂絕來源。因重刻先生諸子平議十五種。又於此十五種外。補刻二十種。卽先生所謂散見者也。名之曰諸子平議補錄。

中華民國十一年歲在壬戌中秋月。雙流李天根澄波敍於念劬堂。



舒序

當遜清末葉。俞蔭甫先生以治樸學有聲于世。曾湘鄉尤激賞之。蓋先生夙有著述才。其爲學閎博精深。信曠代難逢之鴻儒也。今人章太炎曾爲蔭甫撰傳。謂俞先生說經。依高郵王氏律令。成羣經平議。以剿述聞。又規雜誌作諸子平議。治羣經不如述聞。誦諸子乃與雜誌抗衡。徵諸章言。則諸子平議爲俞著之尤粹者。斷可知矣。自辛亥國變後。古學荒蕪。識者憂歎。一時名流。又稍稍以國故相號召。而治諸子學者尤衆。緣海通而還。國人習尙驟變。競慕新奇。諸子各有獨到。尤喜夸言危論。冀以動人。宜乎挾冊之士。視同珍寶也。然僞書如林。錯簡甚多。重以注疏蕪穢。校讎弗精。欲攻其學而得其要。不綦難與。廣都李君澄波。稚齡嗜學。壯而益劬。課徒立言。孳孳不懈。深閱諸子之學。不章而學人之自相迷罔者多也。乃校刊俞氏諸子平議十五種。嘉惠士林。正其涂轍。繼復恐有遺珠之歎。又搜索俞氏諸書。重得關於諸子者別二十種。集而刊之。顏曰補錄。以示別于平議原書。亦思存蔭甫之舊。不欲輕有更易耳。校刊將竣。因屬余爲序。以余之愚。烏足以序先哲之偉作。然賦性孤僻。獨好稽古。平居言學。于遜清乾嘉諸哲。景仰尤切。念蔭甫亦存中清樸學之緒者也。而舉世滔滔。無人知學。則又懼澄波刊書之旨弗顯。而先哲著述之苦心。亦必闕而不明。遂略言蔭甫諸子平議之所以獨絕。及諸子學之不易治。治之之當。知取法于先哲。藉以詔

諸子平議補錄 舒序

示後學。期其深造。庶幾不致視同書賈牟利投時之爲。則尤余與澄波之私願也夫。
中華民國第一甲子二月上旬。成都舒君實序于學鈍室。





3 0539 4022 1

諸子平議補錄目錄

原序	一
舒序	一
卷一 鬻子 錄著書餘料	一
卷二 鄧析子 錄著書餘料	三
卷三 孫子 錄著書餘料	六
卷四 文子 錄俞樾雜纂	九
卷五 公孫龍子 錄俞樾雜纂	二六
卷六 鶡冠子 錄曲園雜纂	三四
卷七 鹽鐵論 錄曲園雜纂	四三
卷八 潛夫論 錄曲園雜纂	五三
卷九 論衡 錄曲園雜纂	六三
卷十 中論 錄曲園雜纂	七四

534576



卷十一	抱朴子 錄曲園雜纂	八二
卷十二	文中子 錄曲園雜纂	九四
卷十三	鬼谷子 錄讀書餘錄	一〇二
卷十四	新語 錄讀書餘錄	一六
卷十五	說苑 錄讀書餘錄	一二二
卷十六	韓詩外傳 錄曲園雜纂	一三一
卷十七	吳越春秋 錄曲園雜纂	一四〇
卷十八	越絕書 錄曲園雜纂	一四八
卷十九	山海經 錄俞樓雜纂	一五六
卷二十	楚辭 錄俞樓雜纂	一七三

諸子平議補錄卷一

錄著書餘料

德清 俞樾

鬻子

鬻子一書爲子書之祖。然文多錯誤。其篇第尤不可解。余讀其書。校出誤字數處。輒志之於此。

昔之帝王所以爲明者。以其吏也。昔之君子所以爲功者。以其民也。力生於神。而功最於吏。福歸於君。樾謹按。力生於神句。文義不倫。唐逢行珪注云。王者有國必先靈祐。皇天上帝社稷山川神迹元符。無不來會。失之鑿矣。此神字乃人字之誤。人卽民也。孝經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釋文曰。民本作人。蓋人民古通稱耳。上文言帝王所以爲明者以吏。君子所以爲功者以民。君子卽吏是也。蓋言帝王恃吏。吏恃民。然則天下之事。全賴民力以成。故曰力生於人。而功最於吏。福歸於君也。人與神聲同。因致誤。解者不能是正。而曲爲之說。遂使平易之文。頓成迂誕矣。

民者賢不肖之杖也。賢不肖皆具焉。

樾謹按。此杖字無義。乃材字之誤。蓋賢不肖皆空名。必附乎人而後某人賢某人不肖乃實有所謂。是民者賢不肖之材質也。漢人書材字或作杖。因誤爲杖耳。

杖能側焉。忠信飾焉。

械謹按此杖字亦材字之誤。側字未詳。賈子新書大政篇作技能輸焉。恐亦未是。

上民與之。明上舉之。士民若之。明上去之。

械謹按此若字是苦字之誤。其意言民之所與。上則舉之。民之所苦。上則去之。文甚明白易曉。且與舉苦去皆一韻。此四句乃有韻之文。苦誤爲若。不特失其義。且失其韻矣。賈子大政篇故士民譽之。則明上察之。見歸而舉之。故士民苦之。則明上察之。見非而去之。其文與此相同。正作士民苦之。逢行珪不能據以訂正。而依誤字爲說。陋矣。

諸子平議補錄卷二

錄著書餘料

鄧析子

鄧析子二卷。江陰劉氏影宋本刊於吳中。余得其書。偶校出誤字數處。若其錯誤顯然。人所共見。或疑似難明。不可校正者。則姑不及焉。

不以知慮。則合於無然矣。

樾謹按。然乃睽字之誤。睽誤爲然矣。無睽。與上文無形。無兆一律。

上循名以督實。下奉教而不達。

樾謹按。達當作違。字形相近而誤也。

責疲者以舉千鈞。冗者以及走乎。

樾謹按。冗乃兀字之誤。莊子德充符篇。魯有兀者。釋文引李云。刖足曰兀。是也。乎乃守字之誤。守讀爲獸。古人或段狩爲獸。漢張遷碑。帝遊上林。問禽狩所有。石門頌。惡虫幣狩。狩皆卽獸字。是其證也。此云走守。蓋又省狩爲守耳。責疲者以舉千鈞。冗者以及走獸。文義甚明。因兀誤爲冗。段守爲獸。而又誤作乎字。遂不可讀。

豈在振目盭腕乎。標鞭朴而後爲治歟。

樾謹按。乎字亦手字之誤。手標鞭朴四字爲句。標字無義。或是操字形近而誤歟。故遠而親者。忘相應也。近而疏者。忘不合也。

樾謹按。兩忘字皆志字之誤。

若扶之攜。謝之與讓。故之與右。諾之與己。相去千里也。

樾謹按。此文有脫誤。文子上德篇。作扶之與提。謝之與讓。得之與失。諾之與己。相去千里。當據以訂正。惟提與攜。義本相近。不必改也。

一聲而非。罵勿追。一言而忽。罵不及。

樾謹按。罵字無義。乃四馬二字之誤。一聲而非。四馬勿追。一言而忽。四馬不及。卽所謂駟不及舌也。爲之斗斛而量之。則并斗斛而均之。爲之權衡以平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功之。爲之仁義以教之。則并仁義以竊之。

樾謹按。均之功之皆無義。均與功并竊字之誤。俗書竊字或作竊。故或誤爲均。或誤爲功也。莊子胠篋篇。文與此同。而皆作竊之。可據以訂正。

此重利也。盜跖所不可桀者。乃聖人之罪也。

樾謹按。此有錯誤。莊子胠篋篇。作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據此。則重利下衍也。字。趾當作跖。桀當作禁。所當作而。

諸子平議補錄卷三 錄著書餘料

孫子

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計

樾謹按：先言道而後言天地，此卽老子書所謂道大、天大、地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者也。然則兵家亦原於道德，非但刑名而已。

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民不畏危。

樾謹按：畏乃衍字。曹公注曰：危者，危疑也，不釋畏字。其所據本無畏字也。民不危卽民不疑。曹注得之。孟氏注曰：一作人不疑，文異而義同也。呂氏春秋明理篇：日以相危，高誘訓危爲疑，蓋古有此訓。後人但知有危亡之義，妄加畏字於危字之上，失之矣。

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

樾謹按：時制當讀爲時節，節與制一聲之轉。國語魯語：夫祀，國之大節也。韋注曰：節，制也。是其義亦相通。素問六節藏象論曰：天以六六爲節，地以九九制會，天言節，地言制，其義一也。國語楚語曰：處暑之既至，韋注曰：七月節也。蓋自周公辨二十四氣之應，作時訓篇，二十四節之名，古已有之。管子書亦有

清明、大暑、小暑之名，故孫子書言時制，卽時節也。孫校本云：通典制上有節字，蓋一本作節，一本作制，而寫者兩存之耳。

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樾謹按：諸家皆訓曲爲部曲，非是。曲疑典字之誤。國語周語：誓獻典，明道本作誓獻曲，是曲與典形近易混之證。宣十二年左傳曰：蔣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卽此典字之義也。又按：諸家以此六字分爲六義，亦非是。此六字爲三義：典制，一也；官道，二也；主用，三也。典制者，典章之定制；官道者，官府之常道；主用者，主將之運用。上兩者所謂法也，主用則用法者也。

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

作戰

樾謹按：此文有錯誤。諸家皆未能訂正。久字當在也字之上，戰字當在也字之下。今正其文曰：其用久也，戰勝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戰勝讀爲戰陳，禮記射義篇：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鄭注曰：勝或作陳，是其例也。勝與陳聲近而誤。陳卽今陣字，此言用兵太久，以之戰陣則鈍兵挫銳，以之攻城則力屈也。因兩字誤易其次，遂使文不成義矣。

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

樾謹按。下云近於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兩文相對。則此當云國之遠於師者。今作貧於師者。非特不對。且亦無義。蓋此文之意。謂師行距本國遠。則民以轉運而荒其南畝。師行距本國近。則民貪於貴賣。而又空其積儲也。

以利動之。以卒待之。勢

樾謹按。諸家皆訓卒爲兵卒之卒。則其義甚淺。豈必孫子而後能言乎。卒字疑詐字之誤。軍爭篇。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亦以利與詐對言。是其證也。此言敵之未至。則以利誘之。使之從我。及其既至。又必出奇。乃能制勝也。僖三十三年公羊傳。詐戰不日。何休注曰。詐。卒也。齊人語也。是齊語詐。卒聲相近。孫子本齊人。其言詐如卒。故誤爲卒耳。

忿速可侮也。九變

樾謹按。忿速乃古語。亦作忿數。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速與數。聲近義通。杜牧解忿爲剛怒。速爲偏急。分爲二義。未達古語也。

諸子平議補錄卷四

錄俞樓雜纂

文子

表之不盈一握。道原

樾謹按。表字無義。乃袞字之誤。古音袞與卷同。禮記王制篇制三公一命卷。鄭注曰。卷。俗讀也。其通則曰袞。釋名釋首飾曰。袞。卷也。畫卷龍於衣也。釋名一書。皆以聲爲義。是古音袞與卷同之證。禮記以卷爲袞。此則以袞爲卷。袞之不盈一握。言卷之不盈一握也。淮南子原道篇。作卷之不盈於一握。是其證。俗人不知袞與卷通。改袞爲表。失其義矣。

以亡取存。以卑取尊。以退取先。

樾謹按。亡與存。卑與尊。皆相對。退與先。不對。字必有誤。退當作後。以後取先。正與上兩句一律。後。古文作迨。退。古文作遄。兩形相近。是以致誤也。

天常之道。生物而不有。成化而不宰。

樾謹按。天常二字無義。天當作太。字之誤也。常當作上。聲之誤也。淮南子原道篇。正作太上之道。行乎無路。遊乎無怠。出乎無門。

樾謹按。無怠之義。與無路。無門。不一律。淮南子原道篇。作上游於霄霓之野。下出於無垠之門。文法不同。未可據訂。符言篇云。藏于無形。行于無怠。淮南詮言篇。作藏無形。行無迹。游無朕。朕與迹。義皆可通。而與怠字形聲絕遠。以聲求之。或當爲垓之段字。淮南俶真篇。設于無垓垓之字。是其義也。垓從亥聲。廣韵。怠。音徒亥切。則聲固相近矣。

萬物之變。不可救也。

樾謹按。救當作究。聲之誤也。淮南子原道篇。正作究。

所謂無者。不先物爲也。

樾謹按。此下脫無不爲者。因物之所爲也二句。當據淮南子補。

除其貴欲。

樾謹按。貴欲二字不可通。貴乃貪字之誤。淮南子作除其嗜欲。貪欲與嗜欲。其義一也。

聖人忘乎治人而在乎自理。貴忘乎勢位而在乎自得。自得即天下得我矣。樂忘乎富貴而在乎和。

樾謹按。三忘字皆當作亡。猶不在也。言不在彼而在此也。古書每以亡與在對。荀子正論篇曰。然則鬪與不鬪。亡於辱之與不辱也。乃在於惡之與不惡也。正名篇曰。故治亂在於心之所可。亡於情之所欲。堯問篇曰。吾所以得三士者。亡於十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人與千人之中。莊子田子方篇曰。其在

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並其證也。後人不達古語。改作忘字。失其義矣。淮南子原道篇。作聖亡乎治人而在乎得道。樂亡乎富貴而在于德和。字正作亡。可據以訂正。

夫形傷乎寒暑燥溼之虐者。形究而神杜。

樾謹按。杜乃壯字之誤。淮南子俶眞篇正作壯。

恢恢無心可謀。

樾謹按。恢恢上脫墨墨二字。當據淮南子道應篇補。莊子知北游篇。作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

以恬養智。以漠合神。卽乎無門。

樾謹按。卽乎無門。義不可通。當作卽入乎天門。天誤作无。因誤作無耳。卽猶則也。說見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下文云。兵強卽滅。木強卽折。革強卽裂。諸卽字皆與則字同。淮南子原道篇。作以恬養性。以漠處神。則入於天門。可據以訂正。

一者。無心合於天下也。

樾謹按。心乃匹字之誤。言其在天下無可匹合者。故謂之一也。淮南子原道篇。正作匹。

布德不旤。

樾謹按。旤當作旤。古字通耳。淮南子作布施而不旤。

放準循繩。曲因其直。直因其常。

樾謹按。曲因其直。二句。義不可通。疑上直字。乃宜字之誤。曲因其宜。直因其常。言曲直皆因乎物耳。息耗減益。過于不訾。

樾謹按。淮南子過作通。

強淪天下。

樾謹按。淮南子淪作濟。以上二條。似並宜從淮南也。

萬物有所生。而獨如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守其門。

樾謹按。如。讀爲茹。詩七月篇正義。茹者咀嚙之名。根言茹。門言守。於義殊精。作如者。段字耳。淮南子作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守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知守其門。根與門並言守。失之矣。殆由如誤作知。淺人因增益其文耳。當從文子爲長也。

時之變。則閒不容息。

樾謹按。變與反通。詩猗嗟篇。四矢反兮。韓詩作四矢變兮。是其證也。則乃側之段字。變則猶反側也。淮南子原道篇。正作時之反側。閒不容息。

拘雌節。

樾謹按。拘當從淮南作抱。

又況官天地。府萬物。返造化。含至和。精誠

樾謹按。返字無義。當作友。友誤作反。又誤作返耳。淮南子覽冥篇。正作友造化。

夫道之與德。若韋之與革。遠之即近。近之即疏。

樾謹按。遠之即近。本作遠之即爾。淮南子覽冥篇作遠之則邇。是其證也。惟淮南下句作近之則遠。則又失之。蓋淺人不達爾字之義而臆改也。爾之言昵也。書高宗彤日篇。典祀無豐于昵。注曰。昵。謂禰廟也。按。禰廟者。近廟也。故亦謂之昵。一聲之轉。義得通也。遠之即爾。猶曰遠之則昵也。故與疏爲對文。言近不可得而昵。遠不可得而疏也。今文子改爾爲近。而幸存疏字。淮南改疏爲遠。而幸存爾字。猶可藉以考正。亦讀古書者之幸矣。

浮游汎然不知所本。自養不知所如往。

樾謹按。本乃求字之誤。淮南覽冥篇作浮游不知所求是也。汎然二字。淮南所無。當爲衍文。自養當爲罔養。後漢書馬嚴傳注曰。罔養。猶依違也。本疊韻字。莊子天地篇之罔象。楚辭哀時命之罔兩。並字異而義同。如字衍文。浮游不知所求。罔養不知所往。浮求爲韻。養往爲韻。二句乃韻語也。淮南作浮游不知所求。魍魎不知所往。罔兩二字皆從鬼。此寫者誤增。蓋淺人以爲是不逢不若之義。而不知浮游罔

兩皆形容當時之民之不識不知。非謂魑魅魍魎莫能逢之也。至精芒乎中。

樾謹按淮南子俶真篇作至精亡乎中。

知九竅四支之宜而游乎精神之和。

樾謹按淮南子俶真篇作不知耳目之宜而游于精神之和。宜乃宜字之誤。宜與和爲韻。作宜則失韻矣。句上有不字。當從之。不知九竅四支之宜。卽不知耳目之宜也。上文云。至精亡乎中而言行觀乎外。此不免以身役物也。又曰。是故聖人內修道德而不外飾仁義。以是言之。九竅四支之宜。皆在外者也。不必知者也。今奪不字。失其旨矣。杜道堅續義云。惟聖人知九竅四支之宜。則其所據本已誤。若夫聖人之游也。卽動乎至虛。

樾謹按動下脫容字。淮南子俶真篇作若夫真人則動溶于至虛。容與溶通。古書中用動容字不定。加水旁也。卽與則通。淮南作則者。文子每作卽。

終歲獻貢。

樾謹按貢讀爲功。古字通用。周易繫辭傳。六爻之義。易以貢。苟作功。是其證也。周禮典婦功曰。及秋獻功。典絲曰。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並可以說此獻功之義。淮南子主術篇。正作歲終獻功。

取成事之迹，跪坐而言之。

樾謹按：跪，當從淮南子本經篇作危。

三月嬰兒，未知利害，而慈母愛之愈篤者，情也。

樾謹按：愛之當爲之愛，淺人誤倒其文也。愈乃諭之段字，篇乃焉之誤字。此本作三月嬰兒，未知利害，而慈母之愛諭焉者，情也。言嬰兒雖無所知，而慈母之愛已則諭之，由至情之相感也。淮南子繆稱篇作三月嬰兒，未知利害也，而慈母之愛諭焉者，情也。可據以訂正。

勤苦十日不食，如享太牢。

樾謹按：勤字，衍文也。苦乃若字之誤。如，讀爲而。此本云若十日不食而享太牢，後人不知如字當讀作而，疑下言如上不當更言若，乃改爲苦字，而增勤字以成其義耳。淮南子脩務篇作欣然七日不食，如饗太牢，則并若字之迹而俱泯矣。惟十日不食似太久，高誘注淮南曰：丈夫七日不食則斃，故以七日爲極。疑此文十日亦當從淮南作七日也。

一月而膏，二月而脈。十守

樾謹按：下文五月而筋，六月而骨，然則二月之時，筋骨未具，未必先有脈也。脈，疑胝字之誤。胝，借作脂。釋名釋首飾曰：脂，砥也。蓋旨聲。氏聲，本相近，故脂有砥義，亦得借胝爲之。廣雅釋親云：一月而膏，二月

而脂、脂，正字。脂，借字也。淮南子精神篇作二月而腴，腴與脂古音亦相近。形勞而不休，即墮，精用而不已，則竭。是以聖人遵之不敢越也。

越謹按：遵當作尊。蓋言形不可過勞，精不可過用，故聖人尊重之不敢越也。越之言散失也。淮南精神篇：嗜欲者使人之氣越。注曰：越，失也。主術篇：精神勞則越。注曰：越，散也。後人不達越字之義，誤解爲不敢踰越，因改尊爲遵，以成其義，失之矣。淮南精神篇作是，故聖人貴而尊之，不敢越也。可據訂。夫爲義者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兵，可正以義而不可縣以利。

越謹按：正乃止字之誤，止以義與迫以仁，文義相稱。作正則非其旨矣。淮南子精神篇作殖華可止，以義而不可縣以利，即上文所謂殖華將戰而死，莒君厚賂止之，不改其行也。是內樂外不以外樂內。

越謹按：是乃以字之誤，以內樂外，不以外樂內，兩以字相應成文。幾以過人之知，位高于世。

越謹按：幾，猶冀也。位，當作立。言貪饕多欲之人，冀以過人之智，立高名於當世也。立高于世，與列子說符篇立懂于天下句法相似。淮南子原道篇云：冀以過人之智，植于高世，當作植高于世。植，即立也。誤作植于高世，文不可通矣。

一言不可窮也。二言天下宗也。三言諸侯雄也。四言天下雙也。貞信則不可窮。道德則天下宗。舉賢德諸侯雄。惡少愛衆天下雙。符音

樾謹按。貞信則不可窮句。衍貞字。信一言也。道德二言也。舉賢德三言也。惡少愛衆四言也。蓋以一字爲一言。後人不達此旨。增貞字於信字之上。則亦二言而非一言矣。

不能使福必來。信己之不讓也。

樾謹按。讓當從淮南子詮言篇作攘。高注曰。攘卻也。

夫道不可以勸就利者。而可以安神避害。

樾謹按。神衍文也。害下脫者字。淮南子詮言篇作故道不可以勸而就利者。而可以寧避害者。寧卽安也。勸下衍而字。

卑體免辭。

樾謹按。免猶俛也。古寇冕字通作免。師冕古今人表作師免。是其證也。周禮弁師疏曰。冕則俛也。以低爲號也。此云免辭與卑辭同。淮南子詮言篇作婉辭。轉非其舊矣。

約束誓盟。約定而反先日。

樾謹按。反先日者。謂先所約之日而反也。正見約束之不可恃。淮南子詮言篇作反無日。由後人不達

其意而臆改也。

聖人不勝其心，衆人不勝其欲。

樾謹按：此即孟子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之意。聖人不勝其心，言凡事皆心爲主，莫能勝之也。衆人不勝其欲，言凡事皆欲爲主，莫能勝之也。下文申說其義，曰：目好色，耳好聲，鼻好香，口好味，合而說之，不離利害嗜欲也。耳、目、鼻、口，不知所欲，皆心爲之制，文義甚明。淮南子詮言篇作聖人勝心，衆人勝欲，句有脫誤，不可據也。

同用無以名之，是謂大通。

樾謹按：同用上脫與衆二字，杜道堅續義曰：與民同用而已。夫是之謂大通，疑其所據本正作與衆同用也。淮南子詮言篇作容而與衆同，按上文通而不華，窮而不懾，榮而不顯，隱而不辱，異而不怪，凡用而字者必有相反之兩義，若容即是與衆同矣，何以言容而與衆同乎？淮南原文當作與衆同容，容用聲近，即與衆同用也。淺人不達，改其文法，使與上句一律，而義不可通矣。

上言者常用也，下言者權用也。道德

樾謹按：兩用字皆涉上文而衍。淮南子汜論篇止作常也，權也，無兩用字。蓋此兩句申說上文上言、下言之意，上言謂經常之言，下言謂權變之言，經常之言，民所共由，故上文云：上言者下用也，權變之言，

非聖人不能用。故上文云。下言者上用也。上言是常。下言是權。若作常用。權用。義不可通。當據淮南正之。

夫趣合者。卽言中而益親。身疏而謀當卽見疑。

樾謹按。下句當從淮南子齊俗篇作身疏者卽謀當而見疑。與上句相對。

月望日奪光。陰不可以承陽。上德

樾謹按。陰之承陽。乃是正理。何言不可乎。承當爲乘。顏氏家訓篇引劉昌宗周官音。讀乘若承。是承。乘音同也。淮南子說山篇正作乘。

故與弱者金玉。不如之尺素。

樾謹按。弱當作溺。素當作索。言人方溺水。雖與金玉而無用。不如一尺之索。可以攀援而至岸也。淮南子說林篇作予拯溺者金玉。不若尋常之纆索。可證其義。舊注乃云。弱者。愚弱也。與之尺素。或可保。與之金玉。則爲害。殊非其義矣。

見其造恩。微明

樾謹按。恩乃思字之誤。淮南子泰族篇作見其造而思其功是也。此有脫誤耳。上下異道。易治卽亂。

樾謹按此本作上下異道即治易即亂言上下異道則治易之則亂也文有脫誤耳淮南子泰族篇作上下異道則治同道則亂可證

愛人即無怨刑

樾謹按怨當讀爲冤怨從妃聲與冤聲相近說文黑部黷讀若登是其證也

發一號散無競總一管謂之心

樾謹按號當作端競當作竟總一管上脫周八極三字當據淮南子人閒篇訂

禍福之數微而不可見聖人見其始終

樾謹按此本作聖人見其始而知其終當據淮南子繆稱篇補

得道之人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身也

樾謹按墨子經上篇曰知接也莊子庚桑楚篇曰知者接也外化所以知人猶曰外化所以接人蓋外化者與人交接之道也下文云外能屈伸與物推移是也淮南子人閒篇作外化所以入人疑非其原文矣

故肅者形之君也而寂寞者音之主也

自然

樾謹按肅當作蕭蕭下脫條字蕭條寂寞相對成文蕭條則無形也而爲形之君寂寞則無音也而爲

音之主。舊注不知訂正。訓肅爲靜。非其旨矣。淮南子齊俗篇。正作肅條。

是故重爲惠。重爲暴。卽道迂矣。

樾謹按。迂上當有不字。傳寫脫之。重爲惠者。不輕於爲惠也。重爲暴者。不輕於爲暴也。杜道堅續義曰。故惠不妄施。則刑不妄加。卽暴亂不興而順于道。是杜氏所據本。正作卽道不迂矣。故以順于道釋之。若作道迂。迂則逆矣。何言順乎。下文曰。爲惠者布施也。無功而厚賞。無勞而高爵。卽守職者懈于官。而游居者亟于進矣。此申說爲惠之不可不重也。又曰。夫暴者妄誅。無罪而死亡。行道者而被刑。卽修身者不勸善。而爲邪行者輕犯上矣。此申說爲暴之不可不重也。以下文證之。知重爲惠。重爲暴。自是美事。則迂之當爲不迂明矣。淮南子主術篇作則治道通矣。高注曰。通。猶順也。文雖不同而義同也。又按夫暴者妄誅句。當作爲暴者妄誅也。與上文爲惠者布施也。兩句相對。淮南子正作爲暴者妄誅也。可據訂。

無權不可爲之勢。而不循道理之數。

樾謹按。無當爲夫。聲之誤也。權當爲推。字之誤也。淮南子主術篇作夫推而不可爲之勢。而衍字。

又爲其懷智詐不以相教。

樾謹按。詐。衍字也。懷智不以相教。與下積財不以相分相對成文。若詐則本非可以爲教者也。衍此字。

於文義難通。淮南脩務篇無詐字。

若開其銳端而縱之放僻淫佚。而棄之以法。隨之以刑。下德

樾謹按。棄乃乘字之誤。乘之以法。隨之以刑。兩句。意義相稱。作棄者。字之誤也。淮南泰族篇作繩之以刑。則聲之誤也。

萬民莫相侵暴虐。

樾謹按。侵下脫欺字。當據淮南本經篇補。

仁義不用。而道德定于天下。

樾謹按。定字無義。乃足字之誤。淮南本經篇亦作定。誤與此同。

與道化者爲人。

樾謹按。此當作與道爲友。與化爲人。道德篇云。上與道爲友。下與化爲人。是其證也。

循自然之道。緣不得已矣。

樾謹按。淮南子本經篇作隨自然之性。而緣不得已之化。

國有亡主。世無亡道。人有窮而理無不通。

樾謹按。此本作國有亡而世無亡道。國有亡。人有窮。相對成文。衍主字。脫而字。與下句不一律。且國亡

卽主亡不必言主也。淮南子主術篇亦作國有亡主并改下句。作人有困窮以儷之。非其本文矣。惟上句世無廢道上尙有而字。

是以君臣久而相厭也。

樾謹按。厭上脫不字。當據淮南主術篇補。

王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

樾謹按。敗兵當作亡兵。上文言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此云王兵亡兵。卽承上文而言也。淺人不達其旨。改亡兵作敗兵。失之矣。淮南子兵略篇并改王兵作全兵。失之彌遠。

其言可行。不貴其辨。上仁

樾謹按。貴當作責。淮南子主術篇正作不責其辨。

關主則不然。羣臣盡誠效忠者。希不用其身也。而親習邪枉。賢者不能見也。疏遠卑賤。竭力盡忠者不能聞也。

樾謹按。此有衍字。希不用其身也。當作希用其身也。邪枉賢者當作邪枉者。其意謂羣臣盡誠效忠者。本希進用其身也。無奈關主昧于賢奸。於親習之人。雖有邪枉者不能見。於疏遠卑賤之人。雖有竭力盡忠者不能聞。此所以爲關主也。淮南子主術篇。無羣臣盡誠效忠句。下兩句則作所愛習親近者。雖

邪枉不正，不能見也。疏遠卑賤者，竭力盡忠，不能知也。可證明此文之義。

政教有道而令行爲古。上義

樾謹按：古字涉下文不必法古而誤。淮南子汜論篇作令行爲上。

無諸己者，不責于所立，立于下者，不廢于上。

樾謹按：所上脫人字，所下衍立字，當據淮南子主術篇正。

習險隘之利，明苛政之變。

樾謹按：苛政當作奇正，字之誤也。淮南子兵略篇正作明奇正之變。

上視下如弟，卽必難爲之死，下事上如兄，卽必難爲之亡。

樾謹按：兩難字皆衍文，言必爲之死，必爲之亡也。淮南子兵略篇作不難爲之死，不難爲之亡，文異而

義同。乃淺人據淮南而增益此文，作必難爲之死，必難爲之亡，則於義不通矣。

莫不竦身而思，戴聽而視。上禮

樾謹按：戴聽而視，義不可通。淮南子俶真篇作莫不竦身而載視聽，亦似有誤。疑本作竦耳而聽，載目而視。今作竦身者，身乃耳之誤也。載目卽側目，載側一聲之轉。詩七月，湛湛諸篇鄭箋並云：載之言則也。是其例也。淮南作載，尙得其字，此變作戴，於義更難曉矣。

古者被髮而無卷領。

樾謹按。而無卷領。本作無而卷領。無讀爲幪。荀子禮論篇。無帙絲髻縷髮。楊注。無讀爲幪。是其例也。幪乃冠名。儀禮士冠禮注曰。幪名出于幪。幪覆也。言所以自覆飾也。淮南子汜論篇作古者有鑿而縗領。注曰。鑿頭著兜鑿帽。彼言鑿。此言幪。文異而義同。荀子禮論篇。薦器則冠有鑿而毋縗。注曰。鑿之言蒙也。冒也。所以冒首。是幪者覆也。鑿者冒也。覆冒一也。淺人不知無爲幪之段字。移無字於而字之下。失之甚矣。

末世之禮。恭敬而交。爲義者布施而得。

樾謹按。淮南齊俗篇作今世之爲禮者恭敬而忤。爲義者布施而德。以彼證此文有脫誤。交與忤。形之誤也。得與德。古通用。布施而德。言以布施爲德也。

擿蟄蜃。

樾謹按。蟄乃蜃字之誤。蜃卽蚌字。淮南說林篇。蜃象之病。人之寶也。注謂大蛤中有珠。則蜃卽蚌字矣。淮南本經篇正作擿蚌蜃。

遽載驕主而象其亂人以成其事。

樾謹按。淮南覽冥篇作競載驕主而象其意。亂人以成其事。此有脫誤。當據以訂正。載者戴之段字也。

諸子平議補錄卷五 錄俞樓雜纂

公孫龍子

跡府弟一

樾謹按。楚辭惜誦篇。言與行其可迹兮。注曰。所履爲迹。跡與迹同。下諸篇皆其言也。獨此篇記公孫龍與孔穿相問難。是實舉一事。故謂之跡。府者聚也。言其事跡具此也。爲守白之論。假物取譬。以守白辯。

樾謹按。守之言執守也。執白以求馬。是謂守白。夫道不可以有執也。執仁以求人。義士不至。執智以求人。勇士不來。故公孫龍有守白之論也。

齊王之謂尹文曰。寡人甚好士。以齊國無士何也。

樾謹按。以字乃如字之誤。

尹文曰。唯見侮而不鬪。未失其四行也。是人未失其四行。其所以爲士也。

樾謹按。唯當爲雖。古書通用。說見王氏引之經傳釋詞。呂氏春秋正名篇。正作雖。見侮而不鬪。其所以爲士也。上脫是未失三字。當據呂氏春秋補。

意未至然與。

樾謹按。呂氏春秋作意者未至然乎。宋謝希聲注曰。意之所思。未至大道。失其旨矣。

且王辱不敢鬪者。必榮敢鬪者也。榮敢鬪者是而王是之。必以爲臣矣。必以爲臣者。賞之也。彼無功而王賞之。

樾謹按。榮敢鬪者是而王是之。當作榮敢鬪者是之也。無是而王是之。彼無功而王賞之。當作此無功而王賞之也。如此則與上文相對矣。又按上文無非而王辱之。當作無非而王非之。與此文無是而王是之相對。

故龍以子之言有似齊王。

樾謹按。齊王執勇以求士。止可以得勇士。而不可以得忠孝信順之士。孔穿執白以求馬。止可以得白馬。而不可以得黃黑之馬。故以爲有似也。

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也。不可謂無馬者。非馬也。白馬

樾謹按。非馬也。當作非馬邪。古也。邪通用。此難者之辭。言有白馬。不可謂無馬。既不可謂無馬。豈非馬邪。

使白馬乃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異馬也。

樾謹按一、猶言不異也。使白馬而卽是馬，則是求白馬卽是求馬，故曰白者不異馬也。

所求不異，如黃、黑馬有可、有不可，何也。

樾謹按此言所求既不異，則求白馬以黃馬應可也，以黑馬應亦可也，而無如其有可、有不可，何也。此

白馬所以非馬也。

白馬者，馬與白也。馬與白馬也。

樾謹按此兩句中各包一句。其曰馬與白也，則亦可曰白與馬也。其曰馬與白馬也，則亦可曰白馬與馬也。總之離白與馬言之也。

曰馬未與白爲馬，白未與馬爲白，合馬與白，復名白馬，是相與以不相與爲名未可，故曰白馬非馬未可。樾謹按此又難者之辭。馬未與白爲馬，則爲黃馬、爲黑馬皆可也。白未與馬爲白，則爲白牛、爲白犬皆可也。此就不相與言之也。合馬與白，則就相與言之也。既相與矣，而仍謂白馬非馬，則是相與而以不相與爲名，此未可也。未可，猶言不可也。又按馬初不與白爲馬，白初不與馬爲白，合馬與白，始有白馬之名。何得言復名白馬。復名，謂兼名也。荀子正名篇：單足以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楊倞注曰：單，物之單名也；兼，復名也。復名白馬，正所謂單不足喻則兼也。合馬與白，則單言之曰馬，不足以盡之，故兼名之曰白馬，是謂復名白馬，猶今言雙名矣。

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者。離白之謂也。是離者。有白馬不可謂有馬也。

樾謹按。有馬當作無馬。涉下文三言有馬而誤耳。此卽承上不可謂無馬而言。亦難者之辭。言吾所云有白馬不可謂無馬者。止論馬不馬。不論白不白。故曰離白之謂也。就此所離者而言之。白爲一物。馬爲一物。明明有白有馬。不可謂無馬也。

故所以爲有馬者。獨以馬爲有馬耳。非有白馬爲有馬。故其爲有馬也。不可以謂馬馬也。

樾謹按。此難者之辭。承上文而言。止論馬不馬。不論白不白。若必以白者爲非馬。則白者何物乎。白卽附於馬。不可分別。故見白馬止可謂之有馬而已。不然。白馬一馬。馬又一馬。一馬而二之。是馬馬矣。無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馬非馬。

樾謹按。言馬則無去者也。以白馬應可也。以黃馬。黑馬應可也。無所去也。言白馬則有去者也。取白馬則不得。不去黃馬。黑馬矣。一則無去。一則有去。明明分而爲二。豈可合而爲一。故曰白馬非馬。物莫非指。而指非指。指物

樾謹按。指。指目之也。見牛而指目之曰牛。見馬而指目之曰馬。此所謂物莫非指也。然牛。馬者。人爲之名耳。吾安知牛之非馬。馬之非牛歟。故指非指也。

天下無指物無可以謂物。

樾謹按此承物莫非指而言。無牛之名則無牛矣。無馬之名則無馬矣。何也。無以謂之也。故曰天下無指物無可以謂物。

非指者天下而物可謂指乎。

樾謹按此承指非指而言。天下而物當作天下無物。字之誤也。言我所謂非指者。天地之初有牛而無牛之名。則是無牛也。有馬而無馬之名。則是無馬也。俄而指之曰此牛也。俄而指之曰此馬也。天下本無此物。而我強爲之名。是強物以從我之指也。其可謂乎。其不可謂乎。

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者。非有非指也。

樾謹按有非卽有是。使有指之而非者。卽有指之而是者也。今天下之物。任人之所指而不辭。牛則牛矣。馬則馬矣。是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安有是指。

不爲指而謂之指。是兼不爲指。

樾謹按兼乃無字之誤。天下之物。本不爲指。而人謂之指。是無不爲指矣。下文云。以有不爲指。句之無不爲指。未可有不爲指。卽承此不爲指而言。無不爲指。卽承此無不爲指而言。謂以有不爲指之物。變而之於無不爲指。是不可也。無與兼相似而誤。上文云。指也者。天下之所無也。下文云。且指者。天下之所兼。兼亦無字之誤。

指非非指也。指與物非指也。

樾謹按：指非非指者，名有定物也。牛則牛，馬則馬也。指與物非指者，物無定名也。安知牛非馬，馬非牛也。

曰：謂變非不變，可乎？曰：可。通變

樾謹按：既謂之變，則非不變可知。此又何足問邪？疑不字衍文也。本作謂變非變可乎？曰：可。下文羊合牛非馬，牛合羊非雞，青以白非黃，白以青非碧，皆申明變非變之義。

曰：右有與，可謂變乎？曰：可。曰：變隻，曰：右。

樾謹按：變隻無義。隻疑奚字之誤。變奚者，問辭也。猶言當變何物也。問者之意，以爲右而變則當爲左矣。乃仍答之曰：右。此可證明上文變非變之義。

曰：得其所白，不可謂無白。得其所堅，不可謂無堅。而之石也，之於然也，非三也。堅白

樾謹按：也讀爲邪。非三邪，乃問者之辭。之石，猶此石也。言既得其堅，既得其白，而堅也，白也。此石實然也，非三邪。

曰：視不得其所堅，而得其所白者，無堅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堅，得其堅也，無白也。樾謹按：此當作視不得其所堅，而得其所白，得其所白者，無堅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堅，得其所

堅者無白也。文有脫誤。

曰。有自藏也。非藏而藏也。

樾謹按。視得其白而不得其堅。是堅自藏也。拊得其堅而不得其白。是白自藏也。自藏者。非有人藏之而藏也。既非有人藏之而藏。則又何人能得之乎。

曰。其白也。其堅也。而石必得以相盛盈。

樾謹按。盛。衍字也。謝注云。盈。滿也。其白必滿於堅石之中。其堅亦滿於白石之中。而石亦滿於堅白之中。故曰必得以相盈也。是其所據本無盛字。

曰。得其白。得其堅。見與不見離。一不相盈。故離。離也者。藏也。

樾謹按。不見離一句。當作見不見離一。蓋言得白失堅。得堅失白。有可見之堅。即有不可見之白。有可見之白。即有不可見之堅。有見者。有不見者。是見與不見離也。故必合見不見言之。乃不相藏耳。今舉其見之一。則離其不見之一。舉其不見之一。則離其見之一。是無論見不見。而皆離其一也。離其一。則有所者一而已矣。一則不能相盈。故離也。

曰。堅未與石爲堅。而物兼未與爲堅。而堅必堅其不堅。石物而堅。天下未有若堅。而堅藏。

樾謹按。物兼未與當作兼未與物。此言堅自成其爲堅之性耳。非與石爲堅也。豈獨不與石爲堅。兼亦

未與物爲堅也。而堅必堅其不堅者。如土本不堅。陶焉則堅。水本不堅。冰焉則堅。如此則其堅見矣。今以石之爲物而堅。天下未有堅於此也。堅其堅者。堅轉不見。故曰堅藏也。

白固不能自白。惡能白石物乎。若白者必白。則不白物而白焉。黃黑與之。然石其無有。惡取堅白石乎。故離也。

樾謹按。此與上文言堅文字不同。而意則相近。言使白而不能自白。安能白石之爲物乎。若白者必能白物。則就不白之物而白焉。或卽黃者而與之。或卽黑者而與之。人必曰黃者白矣。黑者白矣。如此則其白見矣。然石則無有此黃黑之色。又何從而取之乎。白其白者。白轉不見。故離也。

以其所正。正其所不正。疑其所正。名實

樾謹按。疑當讀如詩靡所止疑之疑。毛傳曰。疑。定也。謝注謂衆皆疑之。非是。

其以當不當也。不當而亂也。

樾謹按。此本作不當而當。亂也。傳寫脫當字。下文云。以當而當。正也。兩文相對。

知此之非也。知此之不在此也。明不謂也。

樾謹按。此當作知此之非此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則不謂也。下文云。知彼之非彼也。知彼之不在彼也。則不謂也。兩文相對。可據以訂正。

諸子平議補錄卷六 錄曲園雜纂

鵲冠子

所謂天者，物理情者也。 博選

樾謹按：物字古與勿通。莊子天道篇：中心物愷。釋文曰：物本亦作勿。尙書立政篇：時則勿有閒之。論衡譴告篇：作時則物有閒之。並其證也。物理情之物，疑古本有作勿者。陸佃注云：道無所治，則其所據本必作勿。理情矣。惟正文是勿理情，故以無所治釋之。猶下文所謂地者常弗去者也。注曰：道無所住，以無所住解弗去，以無所治解勿理，其義一也。今作物字，雖合古字通假之例，然其義當作勿，而不當作物。此讀者所宜知也。

貴者有知，富者有財。

樾謹按：知字無義，當讀爲制。大戴禮勸學篇：楔而舍之，朽木不知。荀子知作折。論語顏淵篇：片言可以折獄者。魯讀折爲制。蓋知、折、制三字古音相近，故得通假。鵲冠子以知爲制，亦猶大戴禮以知爲折也。國語越語曰：君行制。荀子解蔽篇曰：王也者盡制者也。並可證貴者有制之義。泰錄篇：道包之，故能知度之。知度卽制度也。此本書段知爲制之證。

故其威上際下交。其澤四被而不_{天則}。

樾謹按。交乃究字之誤。王鈇篇。神明者。下究而上際。可證。

歷寵歷錄副。所以付授。

樾謹按。下歷字。衍文也。上歷字。訓次。禮記月令篇。命宰歷卿大夫。至於庶民。土田之數。鄭注曰。歷。猶次也。是其義也。錄。讀爲祿。周官職幣注。杜子春云。祿當爲錄。是祿與錄。古字通也。歷寵祿副。所以付授。言次第其臣下之寵祿。必與所付受者相副也。陸注曰。歷錄。文章之貌。言更歷寵榮華煥如此。則其所據本已衍下歷字。又不知錄爲祿之段字。故所說非是。如其說。則歷寵歷錄。殊不成義也。

緩則怠。急則困。見閒則以奇相御。人之情也。舉以八極。信焉而弗信。天之則也。

樾謹按。陸佃所讀如此。然緩則怠三句。以爲人之情。說尙可通。舉以八極二句。何以爲天之則乎。疑陸氏失其讀也。緩則怠。急則困。見閒則以奇相御。當屬上讀之。卽上句所謂斯其離人情而失天則者也。此下又分說人之情。天之則。當合下文差繆之閒言。不可合讀之。乃倒句法也。人之情也。舉以八極。信焉而弗信。此言人情之不能見遠也。天之則也。差繆之閒言不可合。此言天則之不可稍失也。

蓋毋錦杠悉動者。其要在一也。

樾謹按。此毋乃母字之誤。說文。母。穿物持之也。今經典通用貫字而母廢矣。毋錦杠悉動。言有錦杠以

貫之而撩幅俱動也。淺人習見母字，改母爲毋，而陸氏承其誤，乃注曰：蓋無錦杠而撩幅俱動者，其要在杠也。既無杠矣，何云其要在杠乎？

文武交用而不得事實者，法令放而無以梟之謂也。

樾謹按：陸注曰：梟，斬刑也。後漢書張衡傳：咸以得人爲梟。注曰：梟，猶勝也。猶六博得梟則勝。此文梟字亦當訓勝，無以梟之，卽無以勝之。言法令弛放不足以勝小人之敢爲欺謾者，故雖文武交用而不得事實也。陸以斬刑說之，非是。

有意而有圖。環流

樾謹按：陸注曰：可以象矣。下云：有圖而有名，有名而有形，然則此時尙未有形，何象之有？爾雅釋詁：圖，謀也。有意而有圖，言既有意卽有所圖謀也。

積往生跂，工以爲師。

樾謹按：陸注曰：跂，跛踦也。師如師巫之師。巫步多跛，故積往生跂。工以爲師，陸氏不釋往字，往當讀爲尅。說文：尅，尤尅，曲脛也。古文作尅。

臨貨分財使仁，犯患應難使勇，受言結辭使辯，慮事定計使智，理民處平使謙，賓奏贊見使禮，用民獲衆使賢，出封越境，適絕國使信，制天地，御諸侯使聖。道端

樾謹按。所使必各當其任。理民處平。何獨以謙爲宜。下文說其效曰。貞謙之功。廢私立公。則亦非謙之謂也。此謙字乃廉之段字。又下文云。貧者。觀其所不取。足以知廉。卽覆說此九者。而字正作廉。是前兩處用段字。後一處用正字也。古書往往有此。詳見古書疑義舉例。又按貞謙之功。當作謙臣之功。方與上下文忠臣之功。義臣之功。信臣之功。禮臣之功。文法一例也。

內有挾度。然後有以量人。

樾謹按。陸注曰。操以爲驗。所謂道揆者是也。陸氏以操字釋挾字。然愚竊疑挾字乃揆字之誤。

富者。觀其所予。足以知仁。貴者。觀其所舉。足以知忠。觀其大裨。長不讓少。貴不讓賤。足以知禮。達。觀其所不行。足以知義。受官任事。觀其去就。足以知智。迫之不懼。足以知勇。口利辭巧。足以知辯。使之不隱。足以知信。貧者。觀其所不取。足以知廉。賤者。觀其所不爲。足以知賢。測深觀天。足以知聖。

樾謹按。觀其大裨四字。當在富者觀其所予之上。此一句乃總挈之辭。爲下九者發端也。大裨。猶言大端。儀禮士昏禮疏曰。注云。饌要方者。據大判而言耳。卽可說此大裨之義。淺人因長不讓少云云。無觀字。與上下不合。故移觀其大裨句於此。不知迫之不懼等句。亦無觀字。原不必每句有一觀字也。

滅門殘疾族。公謝天下。以讓敵國。近迭

樾謹按。疾字衍文。蓋卽族字之誤而衍者。王鈇篇。其誅柱國滅門殘疾。亦族字之誤。

今無數而自因無法而自備循。

樾謹按備字衍文亦即循字之誤而衍。

縱法之載於圖者其於以喻心達意揚道之所謂乃纔居曼之十分一耳。

樾謹按荀子正論篇曼而饋楊倞注曰曼當爲萬蓋古音萬讀如曼故得通用此文曼字亦當爲萬言居萬分中之十一也注曰曼作受蓋不得其解故并其字而誤之。

易一故莫能與爭先易一非一故不可尊增王鈇

樾謹按兩易字均無義乃尋字之誤尋古文得字一切經音義引衛宏古文官書曰尋得二字同體是也尋與易字形相似故誤爲易耳下云成鳩得一故莫不仰制焉即承此而言。

域不出著居不連塤。

樾謹按注曰著土著也毀牆曰塤以土著釋著字域不出土著義殊未明以毀牆釋塤字則何取乎既毀之牆而言之乎陸說皆非也著即宇也爾雅釋宮門屏之閒謂之宇又曰塤謂之坵此文塤字即彼坵字此文著字即彼宇字古著字通作宇昭十一年左傳朝有著定國語周語云大夫士日恪位著並其證也域不出著居不連塤皆極言其近著在門屏之閒塤在堂隅曰著曰塤正以類相從也。

夫物之始也傾傾泰鴻

樾謹按。注云。傾傾。未正之貌。此望文生訓也。傾。傾當作瀕。瀕。淮南子精神篇。瀕濛鴻洞。莫知其門。高誘注云。皆未成形之氣。瀕。瀕猶濛濛也。瀕。濛。疊韻。瀕。瀕。疊字。皆形況之辭。學者多見傾。少見瀕。因誤作傾耳。注言或作鴻鴻。此可見古本之作瀕瀕也。

兩治四致。

樾謹按。注於治下云。或作祭。作祭者是也。祭者。際之段字。兩際四致。卽淮南原道篇所謂施四海際天地也。上際天下際地。是謂兩際。東西南北。各至其極。是謂四致。

東方者萬物立止焉。

樾謹按。止乃基址之址。陸注曰。止猶植也。未得其義。

百化隨而變。終始從而豫。泰錄

樾謹按。注曰。豫。暇豫也。豫亦變也。荀子儒效篇。仲尼將爲司寇。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賈。淮南子覽冥篇。黃帝治天下。市不豫賈。史記循吏傳。子產爲相。市不豫賈。凡言不豫賈者。皆謂不變其價值也。而解者多以凡事豫則立之豫說之。殊失其解。王氏引之作經義述聞。於周官司市注使定物賈防誑豫也。始正其誤。然但云。豫猶誑也。而不知豫有變義。由未讀此文也。故知古書不厭多讀矣。

水激則旱。矢激則遠。世兵

樾謹按文選鵬鳥賦矢激則旱兮李善注引鵩冠子作悍且曰悍與旱同則知今本鵩冠子作旱者非是。

遲速有命必中三五。

樾謹按文選注引作遲速止息必中參伍。

合散消息孰識其時。

樾謹按文選注引作同合消散孰識其時。

衆人域域迫於嗜欲。

樾謹按文選注作衆人惑惑然陸注曰域域淺狹之貌則其所據本自作域域。

唯無如是時有所至而求時有所至而辭。備知

樾謹按陸注唯無如是句曰無其時命此未達古語也。無乃語辭唯無如是者唯如是也。古書多有此二字。或作唯毋毋與無通也。或作雖無雖與唯亦通也。管子立政九敗篇曰人君唯無好全生。又曰人君唯無聽私議自貴。此用唯無二字也。墨子尚賢中篇古者聖王唯毋得賢人而使之。又曰賢臣唯毋得明君而事之。此用唯毋爲唯無也。非樂上篇曰今王公大人雖無造爲樂器以爲事乎國家此以雖無爲唯無也。王氏念孫讀書雜誌所引甚詳不具錄。

表術裏原雖淺不窮中虛外博雖博必虛學問

樾謹按注曰術如術業之術原如原道之原此曲說也疑鶡冠子原文本作表衡裏厚雖淺不窮說文有衡字此則段爲淺字言其外雖似淺而其中實厚則雖淺而不窮也與下中虛外博雖博必虛相對成義上句用衡字下句用淺字上段字下正字古書多有此例今作表術裏原皆以形似而誤

合膊同根命曰宇宙天禮

樾謹按注曰二者相須而立故曰合膊陸氏說合膊之義甚爲無理膊乃膊字之誤膊又端之段字也膊從專聲端從嵒聲兩音相近故得相通大元元文篇福則有膊禍則有形之謂直膊亦端之段字也說詳諸子平議此云合端同根謂上之端則合而下之根則同也

昔行不知所往而求者則必惑

樾謹按昔行言夜行也穀梁莊七年辛卯昔釋文曰昔夜也陸注但以昔之亾羊者說之未達昔字之義

夫蔽象鬲塞之人未敗而崩未死而禽

樾謹按象乃蒙字之誤上文云周平弗見之謂蔽又曰蒙故知能與其所聞見俱盡鬲故奠務行事與其任力俱終塞故四發上統而不續此卽承上文而言

故先王之服飾術者呼往發蒙。

樾謹按。注曰。迷者不反。呼之使勿往也。注義迂曲。往疑狂字之誤。狂者呼之。蒙者發之。語意正相當也。成敗兆也。非而長也。能天

樾謹按。注曰。而。汝也。而當爲能。古字通用。成敗兆也。非能長也。與上文自然形也。不可改也。奇偶數也。不可增減也。文義一律。下文地弗能立。地弗能安。天弗能生。天弗能成。皆承此而言。

諸子平議補錄卷七

錄曲園雜纂

鹽鐵論

內空府庫之藏外乏執備之用本議

樾謹按執字無義疑必有誤

縱然被堅執銳有北面復匈奴之志又欲罷鹽鐵均輸

樾謹按此有脫誤大夫之意蓋責文學縱不能被堅執銳報復匈奴而又欲罷鹽鐵均輸也

憂邊用損武略

樾謹按憂字無義疑必有誤

是以盤庚萃居舜藏黃金

樾謹按尙書盤庚下篇盤庚既遷奠厥攸居又曰今我民用蕩析離居又曰鞠人謀人之保居盤庚萃居殆即此義萃居正對離居爲文也盤庚遷都事與舜藏黃金並言者蓋漢世經師之說皆謂盤庚去奢行儉也後漢書文苑傳杜篤論都賦盤庚去奢行儉于亳李賢注引帝王世紀曰盤庚以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來奢淫不絕盤庚乃南渡徙都于亳尙書正義引鄭注意亦略同蓋尙書家舊說

矣。

美玉珊瑚出於昆山，珠璣犀象出於桂林，此距漢萬有餘里，計耕桑之功，資財之費，是一物而售百倍其價，一也。一浥而中萬鍾之粟也，力耕

穡謹按：其價一也四字，文有錯誤。其價當作之價，屬上句讀。一也二字衍文，蓋卽下句一浥之誤而衍者。其本文云：是一物而售百倍之價，一浥而中萬鍾之粟也，兩句相對。

自京師東西南北，歷山川，經郡國，諸殷富大都，無非街衢五通，商賈之所臻，萬物之所殖者。

穡謹按：臻字無義，乃湊字之誤。園池篇：四方並臻同。

長沮桀溺，無百金之積，蹠躅之徒，無猗頓之富。

穡謹按：下二句義不可通。疑蹠躅當作跋躅。莊子天下篇曰：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跋躅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按說文：屨，草屨也。古書多以躅爲之。史記平原君虞卿傳：躅躅擔簦。漢書卜式傳：布衣草躅而牧羊，皆卽屨字。以跋躅爲服，蓋賤者之服也。長沮桀溺，取耦耕之義。言農夫無百金之積，跋躅之徒，則取微賤執役之義。言其終歲勞苦而無猗頓之富也。上文云：上士取諸人，中士勞其形，長沮桀溺與跋躅之徒，正所謂勞其形者。明不如商賈之追利乘羨爲上士，取諸人也。乃因跋躅字，他書罕見，改爲蹠躅，不特於義不安，且與上文不合矣。復古篇曰：負荷之商，不知猗頓之富，與此語意。

相近。

往古幣衆財通而民樂其後稍去舊幣更行白金龜龍民多巧新幣錯幣

樾謹按民多巧三字衍文。

夫鑄僞金錢以有法而錢之善惡無增損於政。

樾謹按錢之善惡豈得謂於政無增損乎於政二字疑衍文。鑄僞金錢以有法以讀爲已言鑄僞金錢已有重法而錢之善惡仍如故見其無益也。漢書食貨志曰盜鑄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不可勝數卽此義矣。

此用麋鬻之時後古

樾謹按麋當作麋。麋從米聲。麋從麻聲。古不通用也。刺復篇甲士麋敝同。

春秋曰末言介祭仲亡也。非缺

樾謹按介當作爾。蓋古字作介故誤爲介也。此本桓十五年公羊傳文。傳曰秋七月鄭伯突入于櫟。櫟者何。鄭之邑。曷爲不言入于鄭。末言爾曷爲末言爾。祭仲亡矣。卽此文所引也。

猶食毒肉愉飽而罹其咎也。

樾謹按愉讀爲偷。古字通也。淮南子說林篇曰狗彘不擇甌甌而食偷肥其體而顧近其死與此偷飽

義同。

誠心動於內，忘患之禍發於外。

樾謹按：禍字當在患之二字之上。

大抵逋流皆在大家。未通

樾謹按：下云細民不堪，流亡遠去，然則大家固不流亡也。此云逋流皆在大家，義不可通。逋流或當作逋賦，蓋大家所逋負，吏不敢責，而責之細民，遂至流亡矣。

上下交讓而頌聲作。

樾謹按：議字無義，疑當作讓。鹽鐵取下篇云：上下交讓而天下平。

夫賤不周知，貧不妨行。地廣

樾謹按：周字乃害字之誤，不害，猶不妨也。

故惟仁者能處約樂貧。

樾謹按：貧，衍字也。能處約樂，語本論語，增一貧字，即非其旨。

苟非其人，簞食豆羹，猶爲賴民也。毀學

樾謹按：賴讀爲厲，厲民，語本孟子。古厲，賴通用。論語子張篇：未信則以爲厲己也。鄭注曰：厲讀爲賴。此

賴民之讀爲厲民。猶彼厲己之讀爲賴己矣。

鴻鵠驕驕且同侶。況跛牂燕雀之屬乎。

樾謹按。且下當有不字。

商鞅困於彭池。吳起之伏王尸。願被布褐而處窮鄙之蒿廬。

樾謹按。以上文法例之。則蒿廬下當有不可得也四字。

及其囚於囹圄。車制於雲陽之市。

樾謹按。制乃裂字之誤。

齊魯儒墨薦紳之徒。肆其長衣。長衣官之也。負孔氏之禮器詩書。委質爲臣。褒賢

樾謹按。長衣官之也。五字無義。當爲衍文。

故非君子莫治小人。非小人無以養君子。當不耕織爲匹夫匹婦也。相刺

樾謹按。當不應作不當。

言直而行之枉。道是而情非。

樾謹按。之衍字。

諸卿都大府曰久矣。遼道

樾謹按。此曰字乃日月之日。諸卿者。大夫以稱丞相史也。都之義爲居。漢書東方朔傳注曰。都居也。大府。卽謂丞相府。言諸卿居丞相府爲日久矣。故下云通先古。明當世也。

殷周因修而昌。秦王變法而亡。〔註〕

樾謹按。修當作循。因循二字同義。因與修則不倫矣。古書修循二字往往互誤。說詳王氏讀書雜誌。

文學不足與權。當世亦無負累之殃也。

樾謹按。負累之殃。義不可通。之乃蒙字之誤。下論誹篇曰。此獨誰爲負其累而蒙其殃乎。卽承此而言。可知此文當作負累蒙殃也。

稱往古而言。譬當世。賤所見而貴所聞。論誹

樾謹按。言字衍文。卽譬字之誤。而衍者。

有賢子者。當路於世者。高堂邃宇。安車大馬。衣輕煖。食甘羶。無厭者。褐衣皮冠。窮居陋巷。有旦無暮。孝養

樾謹按。有賢子者。句。衍者字。有賢子當路於世者八字爲一句。無厭者衍厭字。無者對上有賢子句爲文。言無賢子當路於世也。

故禮菲而養豐。非孝也。涼困而以養。非孝也。

註：按俞氏引文，原作「殷周因修而亡」。缺「而」字下「亡」字上六字。今查鹽鐵論原文補正。——出版者

樾謹按。涼困。不知何義。疑當作京困。字之誤也。大困曰京。管子輕重丁篇。有新成京困者二家。正以京連文。此作困京。猶彼云京困也。蓋承禮非養豐而言。謂其禮苟非。則雖有困京之饒。不足爲養也。疑本作京困以養。非孝也。涉上句而衍而字。

孔子曰。雖不吾以。吾其與聞諸侯。刺議

樾謹按。侯。衍字。論語作吾其與聞之。此作諸義同。

諸生莫有能安集國中。懷臧之來遠方。使邊境無寇虜之災。租稅盡爲諸生除之。何況鹽鐵均輸乎。國病
樾謹按。莫字衍文。此乃反言也。言諸生誠有能安集懷來。使邊境無災。則雖國家之租稅亦可爲諸生除之。豈鹽鐵均輸而不可除乎。讀者不達其語意。以爲丞相史必當譏諸生。故臆增莫字。而文義轉不可通矣。又按。懷臧之來遠方六字無義。疑臧之二字衍文。懷來遠方與安集國中相對成文。

家之有鉏耒。器皿不居。況鉏耒乎。後刑

樾謹按。兩鉏耒字無義。皆鉏字之誤。鉏讀爲惡。上文云。人君不畜惡民。此惡民二字之證。上用正字。此用段字耳。言家有惡子。則器皿必不能存矣。況國之惡民乎。故宜以刑正之。

故循行於內。聲聞於外。水旱

樾謹按。循字當作修。言修其行於內。而其聲聞於外也。此修字誤爲循。與遵道篇誤爲修。可互證。

貧民或木耕、手耨、土耰、啖食。

樾謹按。啖當作淡。謂不食鹽也。木耕、手耨、土耰。以無農器故。由不得鼓鑄也。淡食以無鹽故。由不得煮鹽也。皆明鹽鐵之害。

辟鋒銳而收罷極。備胡

樾謹按。收字無義。乃收字之誤。言匈奴見漢兵鋒銳則避去。見漢兵罷極則起而收之也。或侵侮士卒。與之爲市。并力兼作。使之以不理故也。士卒失職而老母妻子感恨也。

樾謹按。故下衍也字。故士卒失職五字連讀。失職猶云失所。管子明法解曰。孤寡老弱。不失其職。漢書武帝紀曰。有冤失職。使者以聞。宣紀曰。其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毋令失職。蓋漢時常語。上文云舉失職者。謂察其失所者也。

吏皆廉正。故以奉職。執務

樾謹按。故乃敬字之誤。

夫坐言不行。則牧童兼烏獲之力。逢須苞堯舜之德。能言

樾謹按。逢須未知何謂。舊說以爲逢蒙。殆非也。牧童對烏獲言。是至無力者。逢須對堯舜言。必是至無知者。須疑卽歸妹以須之須。陸續讀爲孀。云妾也。須與童正對文成義。逢字未詳。又按說文皿部。橫盥。

負戴器也。盥從須聲。義得相通。櫝字。玉篇音公棟切。云小栢也。逢與櫝音近。逢須或卽櫝盥。殆以器喻人。若言斗筭之比乎。

兼此二者。君子也。無一者。烏獲逢須也。

櫝謹按。上文逢須與牧童對。不與烏獲對。此烏獲當作牧童。

同牀旃席侍御滿側者。取下

櫝謹按。同牀無義。當作匡牀。淮南子主術篇曰。匡牀翫席。

刑人者若刈菅芳。

櫝謹按。芳。香也。若刈菅芳。於義難通。芳疑茅字之誤。詩東門之池篇。釋文曰。茅已漚爲菅。故得連言之。若不恤人之急。不計其難弊。持以窮無用之地。弊之

櫝謹按。持當作恃。弊下脫所字。本作弊所恃。以窮無用之地。論菑篇曰。又安能忍殺其赤子。以事無用。

罷弊所恃而達瀛海乎。與此意同。

其後匈奴稍強。蠶食諸侯。故破走月支氏。伐功

櫝謹按。支字。衍文也。漢書韋元成傳。及漢興。冒頓始彊。破東胡。禽月氏。師古曰。氏讀曰支。此作月支氏者。殆因讀者以氏當讀支。旁注支字。遂誤衍耳。

故龜倡有介狐，貉不能禽，險固。

樾謹按：倡字無義，乃瑁字之誤。瑁，卽瑇瑁也。異物志云：瑇瑁如龜，生南海中，大者如籬籬，背上有鱗，是瑇瑁與龜相似，故以龜瑁連文。

故義之服無義，疾於原馬良弓。論勇

樾謹按：原當作驪，爾雅釋畜：驪馬白腹曰驪。禮檀弓篇：周人尙赤，戎事乘驪。此云驪馬，猶周之遺語也。淮南主術篇亦云：騎驪馬而服騶駼。

春秋傳曰：桓公之與戎狐，驅之爾。論功

樾謹按：狐乃狄字之誤。莊三十年公羊傳曰：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爾。

晉取郊沛。

樾謹按：昭二十三年，晉人圍郊，無取沛事。公羊傳：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爲不繫於周？不與伐天子也。何休注曰：與侵柳同義。按宣元年，晉趙穿帥師侵柳。公羊傳：與此同。然則晉取郊沛，疑當作晉取郊柳。執轡非其人，則馬奔馳，執軸非其人，則舩覆傷。昔吳使宰嚭持軸而破其舩，秦使趙高執轡而覆其車，刑德。

樾謹按：兩軸字皆當作舩。方言曰：船後曰舩。注曰：今江東呼柁爲舩。

諸子平議補錄卷八

錄曲園雜纂

潛夫論

士欲宣其義，必先讀其智。讀學

樾謹按：詩牆有茨篇，不可讀也。毛傳曰：讀，抽也。方言曰：抽，讀也。蓋讀與抽，聲近而義通。讀其智，卽抽其智。謂士欲宣明其義，必先抽引其智也。羣書治要改作必先讀其書，此不達其義而臆改，不可從也。

箕子陳六極，國風歌北門，故所謂不憂貧也。豈好貧而弗之憂邪？蓋志有所專，昭其重也。

樾謹按：箕子陳六極，國風歌北門，非不憂貧之謂。故所謂不憂貧也，當作何故謂不憂貧也。蓋承上文引孔子君子憂道不憂貧句而言。箕子陳六極，國風歌北門，古人未嘗不以貧爲憂，何故而言憂道不憂貧邪？乃反言以起下文，今作故所謂，則於義不可通矣。

或以喪亂替其年歲。

樾謹按：替與綦通。荀子王霸篇，目欲綦色，耳欲綦聲。楊倞注曰：綦，極也。字亦通作期。議兵篇，已替三年，然後民可信也。宥坐篇，綦三年而百姓往矣。兩篇文義正同，是替與期通也。或以喪亂替其年歲，言窮極其年歲也。汪氏繼培箋云：替，疑稽之誤，非是。

水師泛軸，解維則溺，自託舟楫，坐濟江河。

樾謹按：汪箋云：軸當作舳，謂舳艫也。說文云：漢律名船方長爲舳艫。如此則舳卽舟楫矣。軸當仍讀車軸之本字。蓋車軸不可以濟水，故一解其維，卽沈溺也。

入學則不亂，得義則忠孝。務本

樾謹按：上云：民富乃可教。學正乃得義。此承上文而言。當作可教則不亂。古學字作斲，故教、學字相近。易誤教誤作學，因臆改爲入學耳。

故衰闇之世，本末之人，未必賢不肖也。禍福之所，下有脫字勢不得無然耳。

樾謹按：人字乃失字之誤。賢字乃皆字之誤。言衰闇之世，本末之所以失者，未必皆不肖之故。乃爲禍福所迫，不得不然也。

夫令譽從我興，而二命自天降之。論榮

樾謹按：上文云：寵位不足以尊我，而卑賤不足以卑己。然則二命卽謂此二者也。下云：故君子未必富貴，小人未必貧賤。富貴、貧賤，此卽天所降之二命。汪氏不本上下文爲說，而泛舉援神契之遭命、隨命，以說此二命失之。

中堂生負苞。

樾謹按。中堂當作中唐。詩防有鵲巢篇。中唐有壁。傳曰。中。中庭也。唐。堂塗也。此卽用其語。負當作賁。說文艸部。賁。王賁也。苞。艸也。南陽以爲麤履。賁。苞。二草。下文山野生蘭。芷。蘭。芷。亦二草也。汪箋引王君說云。苞當爲芻。爾雅曰。賁。王芻是也。古者多云負芻。按爾雅釋草。葇。王芻。不云賁。王芻。王說殊誤。至春秋有曹伯負芻。史記有楚王負芻。孟子云。昔沈猶有負芻之禍。趙注云。時有作亂者曰負芻。則負芻自是人名。不可以說此也。

虞舜之所以放殛。子胥之所以被誅。

賢難

樾謹按。虞舜放殛。卽指蒼梧之崩。其意謂舜德衰。爲禹所放。故遠狩蒼梧而死。卽劉知幾疑經惑古之見也。史通所引囚堯。偃朱諸說。皆出汲冢。乃王符已有此言。則此說相傳。漢世已有之矣。汪箋引完廩浚井以證放殛事。恐非其旨。

或爵侯伯。或位公卿。尹據天官。東在帝心。

樾謹按。尹據天官句。尹字無義。疑尸字之誤。書序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此用尸字。卽本書序文也。明闇篇。尹其職而策不出於己。尹字亦當作尸。

隔損疏賤而信趙高。

明闇

樾謹按。損字無義。汪箋改作捐。然隔之與捐。義亦不倫。疑當作限。隔。限二字文義相屬。思賢篇曰。限隔。

九州。此云隔限。彼云限隔。其義一也。限與損字。形微似。因而致誤。

陳湯殺郅支而匡衡掾其功。

樾謹按。掾字無義。汪箋據羣書治要改作校字。義亦迂曲。疑本是佼字。淮南子覽冥篇。鳳凰之翔。至德也。雷霆不作。風雨不興。川谷不澹。草木不搖。而燕雀佼之。以爲不能與之爭於宇宙之間。佼蓋輕慢之意。上文云。赤蠭青虬之游冀州也。蛇鱣輕之以爲不能與之爭於江海之中。一云輕之。一云佼之。是佼與輕同。佼其功。卽輕其功也。校乃佼之誤。掾又校之誤耳。

皆當考治以効實爲王休者也。

考績

樾謹按。此言自守相令長至三公。皆當考績以効實而進退之。賢則任用。不賢則罷斥。王休二字借用五行王相休囚之說。亦因上文言三公典和陰陽。故卽從陰陽五行爲說也。淮南子地形篇。木壯水老。火生金囚。土死無王休之文。太玄玄數篇。五行用事者王。王所生相。故王廢。勝王囚王。所勝死。其文有王無休。然論衡難歲篇云。立春。艮王。震相。巽胎。離沒。坤死。兌囚。乾廢。坎休。則東漢時固已有此說。自王而相。而胎。而沒。而死。而囚。而廢。而休。故此文卽用王休二字以寓進賢退不肖之意。汪箋引詩對揚王休釋之。未得其義。相列篇。五色之見。王廢有時。彼云王廢。此云王休。其義一也。

夫聖人爲天口。賢人爲聖譯。

樾謹按。說文言部。譯傳譯四夷之言者。天無言而聖人代之言。故曰爲天口。聖人之言。人不易曉。而賢者爲通其指趣。故曰爲聖譯。周易序官象胥疏曰。譯卽易。謂換易言語使相解也。譯字不誤。汪箋云。疑當作鐸。非是。

是故養壽之士。先病服藥。養世之君。先亂任賢。是以身常安而國永永也。

思賢

樾謹按。汪箋云。兩永字有誤。程本作國脈永。疑非是。上永字不誤。下永字乃朶之誤。朶古文保字。見說文。身常安而國永保。兩文相對。

人君求賢。下應以鄙。與直不以枉。

樾謹按。與讀爲舉。古字通用。周官師氏職。王舉則從。故書舉爲與。是其證也。與直卽舉直也。不字乃下字之誤。以字上又脫應字。當作與直下應以枉。與上句求賢下應以鄙相對成義。

己不引真。受猥官之。

樾謹按。引字乃別字之誤。己不別真。受猥官之。與上文說治疾曰。己不識真。合而服之。文義一律。受猥官之四字。亦疑有誤。但莫可訂正耳。又按上文己不識真。句衍而字。當從王說刪。

令結怨於下民。縣罪於惡積過既成。豈有不顧隕者哉。

樾謹按。縣罪於下脫二字。當與上結怨於下民相對成文。惡下脫既字。惡既積過既成。亦相對成文。

已又定矣。還至讒如臣妾之飾僞言而作辭也。則君王失己心。而人物喪我體矣。潛歎

樾謹按。汪箋云。如。疑當作妬。屬上讀。作妬是也。屬上讀。非也。還。乃還字之誤。方言。廣雅並曰。還及也。還至。猶云及至。蓋承上言好之與惡。鹿之與馬。本屬易辨。已又先有定見。及至讒妬之臣妾飾言。則又爲之奪也。自還至至辭也。十四字。作一句讀。不當於妬字絕句。

人君內秉伐賢之斧。權噬賢之狗。而外招賢。

樾謹按。權字無義。當作確。廣韵二十九換云。喚呼也。確。上同。然則確卽喚字。猶云呼噬賢之狗耳。

油潰入海。連淮逆河。浮修

樾謹按。油潰。疑當作潰油。傳寫誤倒也。油。水名。說文水部云。油水。出武陵孱陵西。東南入江。潰。卽西都賦潰渭洞河之潰。章懷後漢書注引倉頡篇曰。潰。傍決也。潰油入海。蓋從油水入江。而由江入海也。大木之所出。多在楚。蜀。運木者必取道荆。襄。江表傳稱劉備爲荊州牧。立營油口。此卽古油水故道。謂之油口。則其爲往來之所經歷可知。潰油倒作油潰。遂失其意。汪箋云。油當作漕。非也。

是故求馬問馬。求驢問驢。求鷹問鷹。求駢問駢。實貢

樾謹按。鷹字不倫。駢則仍卽馬之一種。上旣言馬。不應下又言駢。疑皆字之誤。鷹當作雞。雞誤爲雅。因改爲鷹矣。駢當作尨。謂犬也。涉上驢字而加馬旁耳。求馬問馬。求驢問驢。馬。驢一類也。求雞問雞。求尨

問龙、雞、犬一類也。

有司奏事，又俗以赦前之微過，妨今日之顯舉。述赦

樾謹按：汪箋曰：俗疑欲作欲是也。惟欲上當補不字，蓋赦前之事不得復奏，故不欲以赦前之微過妨今日之顯舉也。無不字，則義不可通。

且夫列侯皆國大臣也，雖身在外而心在王室，宜助聰明，與智賢愚，以佐天子。三式

樾謹按：愚字，衍文也。與讀爲舉，古字通用。言宜舉智賢之人以佐天子也。下文云：當循王制，皆使貢士，可證其義。

法令鬻而役賦繁，則希民困於吏政，仕者窮於典禮。愛日

樾謹按：希民二字無義，疑當作布衣。以布衣與仕者對舉。猶微篇云：人君聞此，可以悚慙。布衣聞此，可以改容。以布衣與人君對舉也。慎微篇又云：由此言之，有希人君，其行一也。汪箋云：有希當作布衣。漢碑：布作帑，與此相似。然則此篇布字，亦因作帑而誤作希可知矣。衣與民，下半亦微似。

故先慎己喉舌，以元示民。斷訟

樾謹按：汪箋本如此。其說云：喉舊作唯，元當爲玄德之玄，唯作喉是也。讀元爲玄，則非是。汪又引荀子上周密則下疑玄，如此又讀玄爲眩，與前說歧異而義益不通矣。汪所據者元刻本，而漢魏叢書本作

以示小民。今鄂局本從之。文義明白。不必徇元本之譌。曲爲之說。

將帥以定令之羣。勸將

樾謹按。定令無義。當作守令。下文引孫子曰。將者民之司命。而國家安危之主也。是故諸有寇之郡。太守令長不可以不曉兵。又曰。是故選諸有兵之長吏。宜蹕蹕豪厚。越取幽奇。材明權變。任將帥者。然則此篇所謂勸將。卽指郡縣之守令而言。非命將出師之謂也。汪箋以管子朝定令於百吏說之。未得其旨。

草食散亂。未有都督。邊議

樾謹按。汪箋云。草食。疑當爲草舍。此說非也。草食當爲草創。創字缺其半。因誤爲食耳。實邊篇云。前羌始叛。草創新起。是其明證。

詔書法令二十萬口。邊郡十萬。歲舉孝廉一人。員除世舉廉吏一人。實邊

樾謹按。汪箋曰。詔書以下。文有脫誤。依文詮解。亦自可通。後漢書丁鴻傳。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又和帝紀。令緣邊郡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是漢制。舉孝廉內地與邊地不同。此文則合并言之。詔書法令二十萬口。此以內地言也。邊郡十萬。此以邊地言也。其下云。歲舉孝廉一人。則合內地邊地而言也。如分別言之。當云。詔書法令。郡國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邊郡十萬口。歲舉孝廉

一人則文義自明矣。員除世句。世乃三十二字之誤。除疑當爲際。淮南原道篇。高不可際。注曰。際。至也。際與至。一聲之轉。以際爲至。蓋漢人語。員際三十。舉廉吏一人。言滿三十員。則舉一廉吏也。下文云。廉吏世舉一人。世亦當爲三十。

龐勛。勃貂。一旦見收。亦立爲義報。況累舊乎。交際

樾謹按。汪箋云。龐勛未詳。疑豎須之誤。卽豎頭須。晉文公守藏者也。龐勛。豎須。字形絕遠。何得致誤。龐勛疑卽龐涓。涓字闕壞。止存右旁。遂誤爲勛耳。龐涓與孫臏同學。及旣事魏爲將軍。忌孫臏。乃以法刑而黥之。後卒爲孫臏射死。與寺人勃貂。皆反復小人。此言一旦見收。亦爲義報。故下文言桀之狗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明以桀狗。跖客。喻此兩人。則此兩人皆非良士。可知矣。

有傷賢之政。則賢多橫夭。德化

樾謹按。賢多橫夭。當作民多橫夭。汪箋引王先生說。已訂正矣。惟傷賢之政。義似不通。上文傷明之政。傷聰之政。汪箋旣引漢五行志以說之。則此傷賢疑當作傷睿。故云民多橫夭。卽六極所謂凶短折也。凶短折爲思不睿之罰。故知傷賢當作傷睿矣。

故略依易繫。記伏羲以來以遺後賢。雖多未必獲正。然罕可以浮游博觀。共求厥真。五德志

樾謹按。然罕二字絕句。言此義爲世所罕聞也。篇中所陳。與太史公五帝紀。三代世表絕異。太史公曰。

余讀課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課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然則當時原有異同今依潛夫說則舜無娶會祖姑之嫌而稷契皆非堯弟故自舜始舉之於事理爲近也此義在東漢時已爲罕聞故列之於後以張其說

伏羲 木德

帝嚳 棄

神農 火德

堯

軒轅 土德

舜

少皞 金德

禹

顓頊 水德

契

傷俗陵遲遂遠聖述 敘錄

樾謹按汪箋云述字誤述讀爲術詩日月篇報我不述釋文曰述本亦作術述術古通用非誤也

諸子平議補錄卷九

錄曲園雜纂

論衡

馬園之說無方。而野人說之。子貢之說有義。野人不聽。逢遇

樾謹按。呂氏春秋必已篇。孔子行道而息。馬逸。食人之稼。野人取其馬。子貢請往說之。畢辭。野人不聽。有鄙人始事孔子者曰。請往說之。淮南子人間篇載此事。則以爲子貢往說之。卑辭而不能得也。孔子乃使馬園往說之。此云馬園。卽馬園也。蓋用淮南子。然文選演連珠。東野有不釋之辯。注引呂氏春秋。孔子行於東野。馬逸。食野人稼。野人留其馬。子貢說而請之。野人終不聽。於是鄙人馬園乃復往說。與今本呂氏春秋絕異。且今本呂氏春秋及淮南子均無東野二字。而士衡之文。明言東野有不釋之辯。則疑唐以前呂氏春秋。自與今本殊也。

昔周人有仕數不遇。年老白首。涕泣於塗者。人或問之。何爲泣乎。對曰。吾仕數不遇。自傷年老失時。是以泣也。人曰。仕奈何不一遇也。對曰。吾年少之時。學爲文。文德成就。始欲仕宦。人君好用老。用老主亡。後主又用武。吾更爲武。武主又亡。少主始立。好用少年。吾年又老。是以未嘗一遇。

樾謹按。此與顏驕事相似。文選思玄賦。尉龍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遘武。注引漢武故事曰。顏驕不知

何許人。漢文帝時爲郎。至武帝嘗輦過郎署。見駟龙眉皓髮。上問曰。叟何時爲郎。何其老也。答曰。臣文帝時爲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至景帝好美而臣貌醜。陛下卽位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故老於郎署。疑古相傳有此說。顏駟事亦出依託也。

天施氣而衆星布精。天所施氣。衆星之氣在其中矣。人稟氣而生。含氣而長。得貴則貴。得賤則賤。貴或秩有高下。富或貲有多少。皆星位尊卑小大之所授也。命義

樾謹按。抱朴子辨問篇引玉鈴云。人之吉凶修短。於結胎受氣之日。皆上得列宿之精。其值聖宿則聖。值賢宿則賢。值文宿則文。值武宿則武。值貴宿則貴。值富宿則富。值賤宿則賤。值貧宿則貧。值壽宿則壽。值僂宿則僂。與此文大旨相近。卽後世星命之學所權輿也。

月令曰。是月也。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者。生子不備。必有大凶。

樾謹按。月令必有凶災。此云大凶。文異而義不殊。月令不戒其容止。鄭云。容止猶動靜。以動訓容。以止訓靜。字各一義。容猶動也。說文手部。搭。動搭也。容與搭通。故訓動。此云不戒其容。則是容儀之容矣。

人稟元氣於天。各受壽夭之命。以立長短之形。猶陶者用土爲簋廉。冶者用銅爲杵杵矣。無形

樾謹按。廉字無義。必廡字之誤。廡讀爲甌。禮記禮器篇。君尊瓦甌。注曰。瓦甌五斗。古字每以廡爲之。儀禮既夕禮注。古文甌皆作廡。是其證也。廡廉形似。因而致誤。

禮曰水潦降不獻魚鼈何則雨水暴下蟲蛇變化化爲魚鼈離本真暫變之蟲臣子謹慎故不敢獻

樾謹按曲禮篇水潦降不獻魚鼈注曰不饒多也正義曰天降下水潦魚鼈難得故注云不饒多或解以爲水潦降下魚鼈豐足不饒益其多是禮家止此二義論衡所說又成一義亦必漢儒舊說也

詩曰彼姝者子何以與之傳言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丹則赤率性

樾謹按本性篇文與此同毛傳無此說所引傳必三家說也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賜本不受天之富命所加貨財積聚爲世富人者得貨殖之術也

樾謹按何晏論語集解不受有二說一謂賜不受教命唯貨財是殖一謂雖非天命而偶富其後一說卽本此也

光祿大夫劉琨前爲宏農太守虎渡河光武皇帝曰偶適自然非或使之也初稟

樾謹按後漢書儒林劉昆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宏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

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訥帝歎曰此迺長者之言也顧命書之策此誤以昆對光武語爲光武之言蓋傳聞之失也當以史爲正

羊舌食我初生之時叔姬視之及堂聞其啼聲而還曰其聲豺狼之聲也本性

樾謹按昭三年左傳正義曰世譜云羊舌氏晉之公族也羊舌其所食邑名唯言晉之公族不知出何

公也。今以此文證之。叔向之母姬姓。然則羊舌氏非晉公族。

傳書言吳王夫差殺伍子胥。煮之於鑊。乃以鴟夷囊投之於江。書虛

樾謹按。子胥之死。左傳止曰。使賜之屬鏹以死。國語始言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鴟夷而投之於江。然上文但言吳王還自伐齊。乃訊申胥曰云云。并不載賜劍之事。賈誼新書耳痺篇。伍子胥見事之不可爲也。何寵而自投水。則又以爲自投於水矣。是子胥之死。言人人殊。而鑊煮之說。惟見此書。疑傳聞過實也。

傳書言聶政爲嚴翁仲刺殺韓王。此虛也。夫聶政之時。韓列侯也。列侯之三年。聶政刺韓相俠累。十二年。列侯卒。與聶政殺俠累相去十七年。而言聶政刺死韓王。短書小傳。竟虛不可信也。

樾謹按。國策言聶政刺韓傀。兼中烈侯。史記韓世家。烈侯三年。聶政殺韓相俠累。烈侯十三年。卒。子文侯立。文侯卒。子哀侯立。哀侯六年。韓嚴弑其君。是烈侯不見弑。哀侯固見弑也。據刺客傳。又以聶政事在哀侯時。且聶政之刺。乃嚴仲子使之。豈卽所謂韓嚴弑其君者乎。然則國策所載。自是當時之實。但誤以哀侯爲烈侯耳。

傳書言魯襄公與韓戰。戰酣日暮。公援戈而麾之。日爲反三舍。感虛

樾謹按。淮南子覽冥篇。魯陽公與韓搆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撝之。日爲之退三舍。高注曰。魯陽。楚之縣。

公。漢書地理志。南陽郡魯陽。師古曰。卽淮南所云與韓戰。日反三舍者也。然則魯陽非魯也。國語楚語。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韋昭注曰。文子。平王之孫。司馬子期子魯陽公也。墨子耕柱篇。子墨子謂魯陽文子曰。魯陽文君卽魯陽文子。與韓戰者未知卽此人否。要非魯之襄公也。

世或言東方朔亦道人也。姓金氏。字曼倩。變易姓名。游宦漢朝。道虛

樾謹按。洞冥記云。東方朔。字曼倩。父張夷。字少平。妻田氏女。夷年二百歲。顏如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時景帝三年也。鄰母捨而養之。據此。則朔又姓張也。蓋皆非實事。故傳聞各異。風俗通正失篇云。俗言東方朔太白星精。太白者金星也。此或姓金氏之說所本乎。

傳言秦滅周。周之九鼎入於秦。按本事。周赧王之時。秦昭王使將軍摎攻王赧。王赧惶懼奔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還王赧。王赧卒。秦王取九鼎寶器矣。若此者。九鼎在秦也。始皇二十八年。北遊至琅瑯。還過彭城。齊戒禱祠。欲出周鼎。使千人沒泗水之中。求弗能得。案時。昭王之後三世得始皇帝。秦無危亂之禍。鼎宜不亡。亡時殆在周。傳言王赧奔秦。秦取九鼎。或時誤也。傳又言。宋太丘社亡。鼎沒水中。彭城下。其後二十九年。秦并天下。若此者。鼎未入秦也。其亡從周去矣。儒曾

樾謹按。史記年表。宋太丘社亡。在周顯王之三十三年。則秦惠文王之二年也。後此二十年。爲惠文王之後九年。張儀欲伐韓。尙有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之言。安得已亡於周顯王之三十三年也。卽

如漢書郊祀志之說。謂社亡於顯王四十三年。至惠文王後九年。亦十二年矣。愚嘗謂秦取九鼎。著於周本紀。九鼎入秦。著於秦本紀。乃史公之實錄。封禪書又云。或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沒於泗水彭城下。此方士新垣平輩之妄說也。九鼎自在秦。而後世不見者。燬於咸陽三月之火也。秦所求泗水之鼎。漢所出汾陰之鼎。均非禹鼎。此言鼎未入秦。失其實矣。又按周考王二年。封其弟桓公於河南。是爲西周君。桓公卒。威公立。威公卒。惠公立。復封其少子於鞏。是爲東周君。而周天子自在成周。至赧王立。自成周遷於王城。王城卽河南也。於是始與西周君共居。及秦昭襄王五十一年。秦使將軍嫪毐攻西周。西周君自歸於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此西周君也。非赧王也。合史記周秦兩紀觀之。事迹甚明。此言王赧惶懼奔秦。亦失其實。

遽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曰。夫子何爲乎。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孔子曰。使乎使乎。非之也。說論語者曰。非之者。非其代人謙也。問孔

機謹按。集解引陳說。以爲善之。陳乃魏人。而此云非之。則漢儒舊說也。今皆宗陳說。而漢儒舊說固不知矣。又按非之也三字。卽是說論語者之說。下又引說論語者云云。則申說其故也。下文云。不明其過而徒云使乎使乎。又云。孔子之言使乎。何其約也。又云。使孔子爲伯玉諱。宜默而已。揚言曰。使乎使乎。時人皆知孔子之非也。出言如此。何益於諱。然則仲任所據。自同今本。止使乎使乎四字。無非之也三

字。近時翟氏灝作四書考異，疑其所據正文有此三字，非也。

段干木闔門不出。魏文敬之，表式其閭。秦軍聞之，率不攻魏，使魏無干木。秦兵入境，境土危亡。非韓

樾謹按：史記老子傳云：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集解曰：此云封於段干，段干應是魏邑名也。而魏世家有段干木、段干子。田完世家有段干明。疑此三人是姓段干也。木，蓋因邑爲姓。風俗通氏姓注云：姓段，名干木，恐或失之矣。今據此文云：使魏無干木，則亦以爲段姓。干木名，漢人舊說固如此也。

儒者或以旦暮日出，入爲近，日中爲遠，或以日中爲近，日出，入爲遠。其以日出，入爲近，日中爲遠者，見日出，入時大，日中時小也。察物近則大，遠則小，故日出，入爲近，日中爲遠也。其以日出，入爲遠，日中時爲近者，見日中時溫，日出，入時寒也。夫火光近人則溫，遠人則寒，故以日中爲近，日出，入爲遠也。二論各有所見，故是非曲直未有所定。如實論之，日中近而日出，入遠，日中去人近，故溫，日出，入遠，故寒。然則日中時日小，其出，入時大者，日中光明，故小，其出，入時光暗，故大。猶晝日察火光小，夜察之火光大也。說日

樾謹按：此論甚精，且以鎔火爲喻，遠視甚大，近視之轉小矣。列子湯問篇載兩小兒論日遠近，孔子不能答，此可以解之。

文王官人法曰：推其往行以揆其來言，聽其來言以省其往行。荅候

樾謹按。今大戴禮文王官人篇。王曰。太師女推其往言以揆其來行。聽其來言以省往行。與此不同。盧辨注引孔子曰。始吾於人。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聽其言而觀其行。然則無論來與往。皆以言揆行。不以行揆言。此所引或有誤也。

素者空也。空虛無德。飡人之祿。故曰素飡。無道藝之業。不曉政治。默坐朝廷。不能言事。與尸無異。故曰尸位。量知

樾謹按。素飡尸位之語。至今猶爲恆言。而實本於素飡尸祿之古語。文選潘安仁關中詩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何謂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朴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苟欲得祿而已。譬如尸焉。是古有素餐尸祿之語。後漢梁冀傳論。永言終制。未解尸官之尤。注曰。尸官猶尸祿。尸祿二字。卽本韓詩。然變祿言官。官卽位矣。此言素飡尸位。當是漢人常語。至東晉古文出。乃有太康尸位之文。然僞傳訓尸爲主。義又有別。

曾皙對孔子言其志。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曰。吾與點也。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又曰。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明零

樾謹按。包注以暮春爲季春三月。自是建辰之月。周頌臣工篇。維暮之春。鄭箋。謂周之季春。於夏爲孟

春。則以爲建寅之月。而此乃以爲建卯之月。在夏正爲仲春。不得爲暮。在周正爲孟夏。并不得言春。雖漢人舊說。不敢從也。桓五年左傳云。啓蟄而郊。龍見而雩。杜注。龍見建巳之月。禮記月令篇。仲夏之月。乃命百縣雩祀。鄭注曰。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亦脩雩禮以求雨。因著正雩此月。失之矣。然則正雩當在建巳之月。而午未申三月不雨。亦得行雩禮。若卯月非雩祭時也。左傳言啓蟄而郊。此乃改爲啓蟄而雩。未知其說。

光武將五千人。王莽遣二公將三萬人。戰于昆陽。恢國

樾謹按。二公者。王莽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也。袁宏後漢紀載此事。亦屢言二公。殆由東漢時修言光武昆陽之戰。以爲美談。人所熟習。故於尋邑止言二公。不舉其名也。

孔子葬母於防。旣而雨甚至。防墓崩。孔子聞之。泫然流涕曰。古者不脩墓。遂不復脩。論死

樾謹按。禮記鄭注。於防墓崩下注云。言所以遲者。脩之而來。是謂門人已脩訖也。正義引庾蔚之說。解防墓崩爲防守其墓。備擬其崩。則是墓並不崩。而如論衡之言。則又崩而不脩。三說乖異。自以鄭義爲安。

晉惠公改葬太子申生。秋。其僕狐突適下國。遇太子趨登僕車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死僞樾謹按。左傳曰。太子使登僕。杜注曰。狐突本爲申生御。故復使登車爲僕。是狐突登太子之車也。此文

所云則是太子登狐突之車也。下云許之遂不見則似以太子登狐突之車爲是。若狐突登太子之車則其象既沒突將焉在乎。疑左傳之文有誤。王仲任所見與今本殊也。

一日之中分爲十二時。平旦寅日出卯也。調時

樾謹按。日知錄有古無一日十二時之說。未及引此文。顧氏之博猶有所遺。

故書列七卜。辨崇

樾謹按。洪範篇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鄭讀卜五占用爲句。二衍忒爲句。王肅讀卜五爲句。占用二爲句。衍忒爲句。兩讀不同。並見正義。若依此文則又以七卜二字連讀。當云凡七卜。句五占用。句二衍忒。句是亦漢世異說也。

宋公鮑之身有疾。祝曰。夜姑掌將事於厲者。厲鬼杖楸而與之言曰。何而粢盛之不膏也。何而芻犧之不肥碩也。何而珪璧之不中度量也。而罪歟。其鮑之罪歟。祀義

樾謹按。此事見墨子明鬼下篇。夜姑。墨子作祐觀辜。字書無祐字。未詳也。厲鬼杖楸而與之言曰。墨子作祿子杖揖出與言曰。揖字不知何義。余作諸子平議。疑杖揖當作揖杖。引尙書大傳八十者杖於朝。見君揖杖爲證。今觀此文乃知揖爲楫字之誤。此作楸。彼作楫。一字也。然楫爲舟楫字。施之於此亦非所宜。仍當闕疑。又按如墨子所載。則舉楫而橐之者。祿子也。祿卽祝之異文。是鬼神假手祝史以殺之。

非能自殺之也。王仲任殆未見墨子之文。不然。則更足爲鬼神手不能擊之證。何不卽此以曉難者乎。
韓非著書。李斯采以言事。楊子雲作太玄。侯鋪子隨而宣之。非斯同門。雲鋪共朝。案書
樾謹按。侯鋪卽侯芭。芭與鋪。一聲之轉也。世知侯芭。不知侯鋪。故表而出之。

諸子平議補錄卷十 錄曲園雜纂

中論

故學者如登山焉。動而益高。如寤寐焉。久而愈足。故所由來。則杳然其遠。治學

樾謹按。故所由來。當作考所由來。考字作攷。因誤爲故耳。考僞篇曰。考其所由來。可證此文之誤。

小子勉之。斯可謂師人矣。

樾謹按。師人無義。當作人師。謂古與爲通。可謂人師。即可爲人師。淺人不知。謂之當讀作爲。因倒人師

爲師人。以成其義耳。

志者。學之師也。才者。學之徒也。

樾謹按。志不得云學之師。師乃帥字之誤。孟子曰。夫志。氣之帥也。此語卽本孟子有志然後可學。故志爲學之主帥。而才特其徒役也。非以師徒爲喻。

述千載之上。若共一時。論殊俗之類。若與同室。

樾謹按。共字亦當作與。乃字之誤。若與一時。若與同室。兩文一律。

禍敗之由也。則有媒慢以爲階。法象

樾謹按。有字。衍文也。禍敗之由也。則媒慢以爲階。猶繫辭傳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書曰。慎始而敬終。以不困。

樾謹按。終下當更有終字。左傳衛太叔文子引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是其證也。僞古文尙書繫其語曰。慎厥初。惟其終。終以不困。亦有兩終字。

昔晉惠公以慢端而無嗣。

樾謹按。端乃瑞字之誤。僖十一年左傳。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弃也已。其何繼之有。慢瑞。卽謂惰於受瑞也。

夫行異乎言。言之錯也。無周乎智。言異乎行。行之錯也。有傷於仁。是故君子務以行前言也。條本

樾謹按。周當作害。篆書相似而誤。此謂行異於言則可言。異於行則不可。故一則曰無害乎智。一則曰有傷於仁。而承之曰君子務以行前言也。卽先行其言之意。害篆書作𠂔。與周相似。故誤。

夫珠之含礫。瑾之挾瑕。斯其性與良工爲之。以純其性。若夫素然。

樾謹按。夫素疑當作太素。列子天瑞篇曰。太素者。質之始也。

乘扁舟而濟者。其身也安。粹大道而動者。其業也美。

樾謹按。漢書貨殖傳。范蠡乃乘扁舟。浮江湖。注引孟康曰。特舟也。特舟則不可以爲安。且與上文優者。

取多焉之旨不合矣。疑古稱扁舟有兩義。范蠡扁舟當讀爲偏。後漢書隗囂傳乘偏舟於五湖字正作偏是也。若此文扁舟則當讀爲編。言編列衆舟以濟。若諸侯維舟大夫方舟之類。

不要而遵。不徵而盛。四時嘿而成。不言而信。德配乎天地。功侔乎四時。

樾謹按。四時嘿而成句。文義不倫。疑當作不行而成。行誤爲時。涉下文而誤不爲四。乃又加嘿字以成義耳。

然行善而不獲福。猶多爲惡而不得禍。猶少。總夫二者。豈可舍多而從少也。

樾謹按。行善句衍不字。蓋謂世之亂也。行善者不獲福。爲惡者不得禍。然究而言之。則行善獲福者猶多。爲惡不得禍者猶少。故不可舍多而從少也。涉下句而誤衍不字。義不可通。

衛人誦其德。爲賦淇澳。且曰睿聖。虛道

樾謹按。且乃目字之誤。

謗言也。皆錄類而作。倚事而興。加其似者也。貴驗

樾謹按。皆字乃者字之誤。

事自名也。聲自呼也。貌自眩也。物自處也。人自官也。

樾謹按。眩當作炫。乃炫耀之謂。非眩惑之義。方與上下句一律。

故善釣者不易淵而殉魚。君子不降席而追道。

樾謹按。易字無義。疑變字之誤。說文又部。𠂔。入水有所取也。學者罕見。𠂔。故誤爲易字。

君夫父慈。子孝。姑愛。婦順。兄友。弟恭。夫敬。妻聽。朋友必信。師長必教。則有司日月慮知乎州閭矣。貴言

樾謹按。知。衍字。慮。讀爲攄。司馬相如封禪文。攄之無窮。此攄字。義與彼同。言上文所陳父慈。子孝諸事。則有司固已日月攄之州閭矣。周官州長諸職。所謂屬民讀灋。卽此事也。後人不知慮爲攄之段字。不得其解。因下文有達其知慮句。妄加知字。殊失之矣。

故賓玉之山。土木必潤。盛德之士。文藝必衆。藝紀

樾謹按。賓乃寶字之誤。

存乎六藝者。著其末節也。謂夫陳籩豆。置尊俎。執羽籥。擊鐘磬。升降趨翔。屈伸俯仰之數也。

樾謹按。著。衍文。蓋卽上者字之誤而衍也。

故孔子曰。小人毀譽以爲辯。絞急以爲智。不遜以爲勇。覈辯

樾謹按。論語惡微以爲知者。釋文出微以云。鄭本作絞。此云絞急以爲智。義與鄭同。

或曰。俱謂賢者耳。何乃以聖人論之。智行

樾謹按。俱乃但字之誤。

召忽仗節死難。人臣之美義也。仲尼比爲匹夫匹婦之爲諒矣。

樾謹按。論語集解引王肅曰。管仲、召忽之於公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多非。死事旣難。亦在於過厚。故仲尼但美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不當死也。然皇侃義疏引或云。召忽投河而死。故云溝瀆。則論語舊說自有以匹夫匹婦爲指召忽者。後漢書應劭傳亦云。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蓋古人所貴者於事有濟。而不在乎一死。以一死邀名。乃戰國俠士之風。而非聖人之中道也。

微子介於石不終日。

樾謹按。此豫六二爻辭。自來言易家。未有以微子言者。集解引干寶。亦止引周公聞齊魯之政。辛有見被髮而祭二事。徐氏所云。殆漢儒言易之佚說。宜表出之。下云。君子以微子爲上。箕子次之。比干爲下。然則論語所列三仁。先後之閒。自有微旨。亦可補論語注所未備。

故內關之疾。疾之中天。而扁鵲之所甚惡也。以盧醫不能別。而遘之者不能攻也。考僞

樾謹按。扁鵲二字與遘之者三字當互易。文本云。故內關之疾。疾之中天。而遘之者之所甚惡也。以盧醫不能別。而扁鵲不能攻也。如此則文義明順。然疾之中天四字。尙疑有誤。

孔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者。雖語我曰。吾爲善。吾不信之矣。

樾謹按。此與論語文別。孔子曰。下衍不字。本作患人之不已知者。雖語我曰。吾爲善。吾不信矣。蓋其人惟以人不已知爲患。則其爲善固不誠也。淺人據論語妄加不字。則二語不相連屬矣。

問者曰。齊豹之殺人以爲己名。故仲尼惡而盜之。今爲名者。豈有殺之罪邪。

樾謹按。豈有殺之罪邪。句。殺下脫人字。

春秋之中。其殺人者不爲少。然而不盜不已。

樾謹按。然而不盜不已。句有脫誤。以文義論。當作然而不書盜。言春秋殺人者雖多。不以盜書。以見爲名者之罪浮於殺人者也。下云。夫爲名者使眞僞相冒。是非易位。而民有所化。此邦家之大災也。殺人者一人之害也。安可相比也。是其義。

自王公至於列士。莫不成正畏相。厥職有恭。不敢自暇自逸。謹交

樾謹按。尙書酒誥篇。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卽此文所本。書作成王畏相。此作成正畏相。書作厥棐有恭。此作厥職有恭。自來考今古文異同者所未及也。

不勤乎四職者。謂之窮民。役諸圜土。

樾謹按。周官大司寇。以圜土聚教罷民。又曰。以肺石達窮民。然則役諸圜土者罷民而非窮民也。此文謂之窮民。乃罷民之誤。

五比爲閭使之相憂。

樾謹按周官大司徒職作使之相受。然憂字義亦通也。

以歲時登其大夫察其衆寡。

樾謹按大夫當作夫家。周官鄉大夫職曰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卽此文所本也。民數篇曰戶口漏於國版。夫家脫於聯伍。亦用周官夫家字可證。

知富貴可以從衆爲也。知名譽可以虛譁獲也。

樾謹按從衆疑當作徒衆。虛譁疑當作虛華。皆字之誤。

莫不相商以得人。自矜以下士。

樾謹按相商無義。當作相高。

若夫求名之徒。殘疾厥體。冒厄危戮。以徇其名。則曾參不爲也。天壽

樾謹按厄當作犯。

天雖欲福仁。亦不能以手臂引人而亡之。

樾謹按舊校云仁一作人。作人是也。亡之疑當作與之。與作与。故誤爲亡。

酒醴也如漸滌。亡國

樾謹按。荀子勸學篇。其漸之滸。楊注曰。滸。溺也。淮南子人間篇。及漸之於滸。高注曰。滸。臭汁也。此用滸字正合。惟滸字似非所用。周官司烜氏注。司農曰。明盥。謂以明水滸滸。秦盛黍稷。雖亦滸滸連文。然施之此。則義正反矣。滸。疑淺字之誤。國語晉語。少淩於豕牢。而得文王。韋注。淩。便也。滸淩連文。猶言便溺耳。

諸子平議補錄卷十一

錄曲園雜纂

抱朴子

因兆類而爲有，訕潛寂而爲無。暢玄

樾謹按：爾雅釋訓，訕，亂也。此用訕字爲無義，疑當作託字，形相似而誤也。

紆鸞龍之翼於細分之伍，養浩然之氣於蓬蓽之中。

樾謹按：細分二字無義，細疑魴字之誤，分疑魴字之誤。外篇任命篇曰：魴鰕踴悅於泥濘，此云魴魴，卽

彼云魴鰕，魴卽鰕也。爾雅釋魚，魴，鰕，疏曰：魴魚一名鰕。

班秋不能削，瓦石爲芒鉞，歐冶不能鑄，鉛錫爲干將。論僊

樾謹按：秋字誤，宋葉大慶考古質疑引作班輸。

枝離爲柳，秦女爲石。

樾謹按：據此則以柳生左肘爲楊柳之柳，晉人舊解固然矣。

及見武皇帝試左慈等，令斷穀近一月。

樾謹按：淮安丁氏刻曹子建集，採此文，試下有閉字。

乃知天下之事不可盡知，而以臆斷之可任也。

樾謹按：淮安丁氏刻曹集，採此文可任也，作不可任也。然古人也，邪通用。此句讀也爲邪，則不必有字矣。

故不見鬼神，不見僊人，不可便謂世間無僊人也。

樾謹按：不見鬼神下，當有不可便謂世間無鬼神也一句。

彭生託形於玄豕。

樾謹按：左傳云：見大豕，齊世家止云見斃，均無玄字。此云玄豕，未詳。玄，或立字之誤。左史並有立字。法苑珠林六道篇云：齊殺彭生，立豕爲祟。

此所謂以分寸之瑕，棄盈尺之夜光，以蟻鼻之劍，捐無價之淳鈞。

樾謹按：此言良玉寶劍，不可以微疵棄之也。蟻鼻之劍，義不可通。劍疑刮字之誤。說文刀部：刮，缺也。言蟻鼻之微缺，無損乎淳鈞之寶劍也。如此方與上句一律。

勢可以總攝羅，對俗。

樾謹按：據此則閻羅之名，酆都之說，晉世已有之。

夫金丹之爲物，燒之愈久，變化愈妙。黃金入火，百鍊不消，埋之畢天不朽。服此二藥，鍊人身體，故能令人

不老不死。金丹

樾謹按。夫金丹之爲物。本作夫丹之爲物。蓋燒之愈久。二句止言丹。黃金入火云云。方說金耳。金與丹分而言之。丹者丹砂。金者黃金。故云二藥。下文云。丹砂燒之成水銀。積變又還成丹砂。卽此所云燒之愈久。變化愈妙也。

胡巫活絕氣之蘇武。至理

樾謹按。漢書蘇武傳。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爲坎。置燼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然則此巫字疑鑿字之壞。卽醫字也。上言越人。下言淳于。華佗皆是醫而非巫。下云。此醫家之薄技。猶能若是。可知其不言巫矣。

比之琴瑟。不可以了絃求五音也。微旨

樾謹按。了字無義。疑了字之誤。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靡有孑遺。注曰。孑然獨立貌。了絃。猶言獨絃也。

大者奪紀。紀者三百日也。

樾謹按。尙書畢命篇。既歷三紀。傳曰。十二年曰紀。枚傳亦出魏晉間。而說紀與此不同。大急之極。隱於車軼。

樾謹按。字書無軼字。必軼字之誤。軼與極爲韻。

萊生無不遂之類。而項楊無春彫之悲矣。塞難

樾謹按。自敍篇亦云。項子有含穗之歎。楊烏有夙折之哀。項子未知何人。疑顏子之誤。

瓊壤土不足以減其峻。挹勺水不足以削其廣。一世不過有數僇人。何能有損人物之軼掌乎。釋滯

樾謹按。北山篇毛傳。軼掌。失容也。箋云。言促遽也。如此文。則軼掌當爲繇多之意。與傳。箋均異。又辯問篇。其軼掌罔極。與西京賦云。泱泱無疆。鵬鳥賦云。塊圯無垠。文法相似。軼掌或亦泱泱。塊圯之類。形況之辭。本無定義也。勤求篇。方策旣山。積於儒門。而內書亦軼掌於術家。可悟抱朴用軼掌之義。亦可爲說詩者備一解。

吳大帝時。蜀中有李阿者。穴居不食。傳世見之。號爲八百歲公。〔註〕後一旦忽失去。不知所在。後有一人。姓李名寬。到吳而蜀語。能祝水治病。頗愈。於是遠近翕然。謂寬爲李阿。因共呼之爲李八百。而實非也。
通意

〔註〕查抱朴子原文。「公」字下尙有「人往往問事。阿無所言。但占問顏色。若顏色欣然。則事皆吉。若顏色慘戚。則事皆凶。若阿含笑者。則有大慶。若微歎者。卽有深憂。如此之候。未曾一失也。」五十八字。可能俞氏因其冗長。故加刪節引用者——出版者。

樾謹按。宋史陳從信傳。有李八百者。自言八百歲。從信事之甚謹。冀傳其術。竟無所得。又魏漢津傳。自言師事唐人李八百。授以丹鼎之術。則宋時猶有所謂李八百者。然大約皆李寬之流也。

昔汝南有人於田中設繩罾。以捕麋而去。猶念取之。不事其上。有鮑魚者。乃以一頭置罾中而去。本主來於罾中得鮑魚。怪之。以爲神。

樾謹按。此文有脫誤。風俗通載此事云。汝南鮑陽有於田得麋者。其主未往取也。商車十餘乘。經澤中行。望見此麋。著繩因持去。念其不事。持一鮑魚置其處。有頃。其主往。不見所得麋。反見鮑魚。澤中非人道路。怪其如是大。以爲神。

遂千里來就石人治病。初但鷄肋。後用牛羊。

樾謹按。鷄肋當是鷄豚之誤。

又玉脂芝生於有玉之山。常居縣危之處。玉膏流出。萬年已上。則凝而成芝。有似鳥獸之形。色無常采。率多似山玄水蒼玉也。僊藥。

樾謹按。玉藻篇。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注曰。玉有山玄水蒼者。視之文色所似也。正義曰。玉色似山之玄。而雜有文。似水之蒼。而雜有文。然則山玄水蒼。初非一色。此玉芝殆亦或玄或蒼者歟。

風生獸。似豹。青色。大如狸。生於南海大林中。張網取之。積薪數車以燒之。薪盡而此獸在灰中不燃。其毛

不燋，斫刺不入，打之如皮囊。以鐵鎚鍛其數千下，乃死。死而張其口以向風，須臾便活而起走，以石上菖蒲塞鼻即死。取其腦以和菊花服之，盡十斤，得五百歲也。

樾謹按：玉篇犬部，獼猴獸，有尾，小打即死。因風更生。廣韻：一東，獼猴狀如猿，逢人則叩頭，小打便死。得風還活，出異物志。二書所言小打即死，與此云鐵鎚鍛數千下乃死者不同。意抱朴亦止就書籍所載言之，未必親見也。鐵鎚句疑脫頭字，言鍛其頭數千下也。

玉鈴云：主命原由人之吉凶，修短於結胎受氣之日，皆上得列宿之精。其值聖宿則聖，值賢宿則賢，值文宿則文，值武宿則武，值貴宿則貴，值富宿則富，值賤宿則賤，值貧宿則貧，值壽宿則壽，值僇宿則僇。辯問樾謹按：世之談星命者，大率以唐張果之說爲祖。今所傳有果老問答一書是也。以此篇觀之，則古有此說矣。

海上之女逐酷臭之夫。

樾謹按：呂氏春秋遇合篇：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識無能與居者，自苦而居海上。海上人有說其臭者，晝夜隨之而弗能去。此所云即此事，而以爲海上之女。未知別有所據歟，或其所見呂覽與今異也。

又安期先生者，賣藥於海邊。瑯玕人傳世見之，計已千年。秦始皇請與語，三日三夜，其言高，其旨遠，博而

有證。始皇異之。乃賜之金璧。可直數千萬。安期受而置之於阜鄉亭。以赤玉鳥一量爲報。補言

樾謹按。東坡安期生詩引云。安期生。世知爲仙者也。然太史公曰。蒯通善齊人安期生。生嘗以策干項羽。羽不能用。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予每讀此。未嘗不廢書而歎。嗟乎。仙者非斯人而誰爲之。故意戰國之士。如魯連。虞卿。皆得道者歟。以上並東坡說。今以此篇觀之。則安期又嘗見秦始皇矣。蓋安期初意固思用世者。故秦皇。項籍皆得見之。東坡之言是也。因其後傳爲仙去。故道家附會其說如此。

老子真形。從黃童百二十人。左有十二青龍。右有二十六白虎。前有二十四朱雀。後有七十二玄武。前道十二窮奇。後從三十六辟邪。雜應

樾謹按。窮奇有三說。左傳少皞氏有不才子。謂之窮奇。杜預注。其行窮。其好奇。一說也。淮南子地形篇。窮奇廣莫。風之所生也。高誘注。以爲天神之名。二說也。山海經西山經。邽山。其上有獸焉。其狀如牛。蝟毛。名曰窮奇。音如獬狗。是食人。神異經西北荒經。西北有獸焉。狀似虎。有翼能飛。知人言語。聞人鬪。輒食直者。聞人忠信。輒食其鼻。聞人惡逆不善。輒殺獸往饋之。名曰窮奇。三說也。此與青龍白虎等物相次。則亦獸名。不知何取此惡獸而以爲前導乎。

雲雨霜雪。皆天地之氣。而以藥作之。與真無異也。黃白

樾謹按。列子周穆王篇。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播校四時。冬起雷。夏造冰。然則起雷造冰。皆幻術也。且亦列子之寓言。未必實有其事。後漢書張楷傳。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時關西人裴優亦能爲三里霧。魏書西域悅般傳。其國有大術者。能作霖雨。狂風。大雪。是霧雨風雲有能爲之者。要亦術士之爲。人間固不恆有也。而抱朴乃言雲雨霜雪。以藥作之。與真無異。且抱朴此言。因人不信黃金之可作。故以此曉之。然則以藥作雲雨霜雪。在當時固人所共見而共信者歟。唐書明崇儼傳。盛夏。帝思雪。崇儼坐頃取進。自云往陰山取之。此必亦以藥作之者。今西人飲饌喜用雪。能以藥作雪。供飲饌。不知古固有之。西法之出於中法。此亦其一端也。

魏武帝亦刑罰嚴峻。果於殺戮。乃心欲用乎孔明。明自陳不樂出身。武帝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於汙君之朝也。逸民

樾謹按。此孔明。非諸葛武侯也。乃胡昭之字耳。三國魏志管寧傳。附載潁川胡昭。字孔明。始避地冀州。亦辭袁紹之命。遁還鄉里。太祖爲司空丞相。頻加禮辟。昭往應命。既至。自陳一介野生。無軍國之用。歸誠求去。太祖曰。人各有志。出去異趣。勉卒雅尚。義不相屈。昭乃轉居陸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此篇所云。即其人也。譏惑篇云。如中州有鍾元常。胡孔明。張芝。索靖。各一邦之妙。則其人又以善書著名。庾肩吾書品。胡昭孔明。列上之下。張彥遠法書要錄云。潁川鍾繇。同郡胡昭。二子俱學於德昇。而胡

書肥鍾書瘦晉荀勗傳立書博士置弟子教習以鍾胡爲法然則胡昭在魏晉間其名固卓犖在人口者故抱朴但舉其字也若今人則不知者多矣故詳說之

除惡犬以遏酒醕之患君道

樾謹按醕乃酸字之誤韓非子外儲說宋人有酤酒者然不售酒酸問長者楊倩倩曰汝狗猛邪此所用卽其事

尊事老叟以敦孝弟之行

樾謹按蔡邕獨斷五更或爲叟叟老稱與三老同義也此言尊事老叟卽謂三老五叟用蔡說

唐虞之盛象天用刑用刑

樾謹按虞書象以典刑馬融以爲但有其象無其人也僞孔傳則訓象爲法云法用常刑用不越法二說均無法天之義至蔡傳出乃始云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而抱朴子已云象天用刑後人之義固有與古闢合者歟

鉛鋒充太阿之寶犬羊佻虎狼之資矣名實

樾謹按佻字下舊有注曰勅高切獨行貌詩大東篇佻佻公子毛傳佻佻獨行貌然施之於此則有未安爾雅釋言佻偷也此佻字當訓偷言以犬羊而偷冒虎狼之資也下文云觀彼佻竊若草芥也疾謬

篇或因變故。佻竊榮貴。刺驕篇。或佻竊虛名。並以佻竊連文。可證此文佻字之義。又疾謬篇云。或因時運以佻榮位。義亦同此。

辯給者借錄以刺敵。疾謬

樾謹按。說文金部。錄之。更也。然則此文錄字。必是段音。其字當爲銖。玉篇矛部。銖爲矛古文。

顏生整儀於宵浴。譏惑

樾謹按。王伯厚困學紀聞引劉子謹獨篇。顏回不以夜浴。改容云。未詳所出。而不知抱朴已有此語。

野馬六月而後息。守堵

樾謹按。莊子逍遙遊篇。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郭注曰。此皆鵬之所馮以飛者耳。然則野馬鵬之所馮以扶搖者。鵬之徙南溟也。以六月息。則野馬亦可云以六月息矣。故云野馬六月而後息。此野馬字。正代鵬字用。不然。則野馬特遊氣耳。何六月息之有。

牛缺以載珍致寇。

樾謹按。呂氏春秋必已篇。牛缺居上地。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盜求其囊中之載。則與之。求其車馬。則與之。求其衣被。則與之。列子說符篇。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盡取其衣裘車牛。兩書皆載此事。文有詳略。而皆不言載珍之事。此抱朴以意增成其說也。安貧篇又

曰牛缺以載寶灰塵牛缺囊中之載不知何物千載之後抱朴子侈之爲珍爲寶安得起緇沙之盜而問之聊書以爲笑焉

門人共論仁明之先後各具所見乃以諮余余告之曰三光垂象者乾也厚載無窮者坤也乾有仁而兼明坤有仁而無明卑高之數不亦邈乎仁明

樾謹按抱朴之意以仁可以力爲而明必由天授故謂明居仁上篇末又雜引孔子曰聰明神武不云聰明昔者明王之治天下不曰仁王春秋傳明德惟馨不曰仁德書云元首明哉不曰仁哉以證明其意要皆曲說也抱朴固非經生於經義所得殊淺其實明不得先仁在論語固有明證何也孔子論令尹子文陳文子皆曰未知焉得仁則知淺而仁深知卑而仁高大可見矣釋文曰知鄭音智漢書人表引此語師古注曰智者雖能利物猶不及仁者所濟遠也師古此義必是康成舊說抱朴不知此旨故以明居仁之上殊非正論豈當時何晏之集解已行學者已不知有鄭義乎

或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文行

樾謹按此下並與尙博篇復

且案周典九土之記及漢氏地理之書天下女數多於男焉詰鮑

樾謹按漢書地理志所言女數男數卽述周禮職方氏之文至所載元始二年戶口之數則不分男女

未詳抱朴所據。

諸子平議補錄
抱朴子

諸子平議補錄卷十二 錄曲園雜纂

文中子

漢之統天下也。其除殘穢。與民更始而興其視聽乎。王道

樾謹按。興。猶動也。發也。義見考工記弓人注。興其視聽。謂發動民之耳目也。阮逸注曰。變民耳目。使知有王道。興。疑注文興字誤衍。本作變民耳目。使知有王道。蓋興有發動之義。故以變字釋之。禮記檀弓注。變動也。是變與興義同也。後人不知阮注。變字卽釋興字之意。而於王道下竄入興字。興以王道言。則不得云興其視聽矣。

子曰。化至九變。王道其明乎。

樾謹按。阮注曰。變。變於道也。孔子曰。三年有成。九成。二十七年。化至九變。本作化至九成。故注引論語三年有成。而以九成二十七年釋之也。今作九變者。蓋涉下文樂至九變而誤。不知下文曰。故樂至九變而淳氣洽矣。此自以樂言。下文又曰。夫樂象成者也。正見樂之九變。象化之九成。不得以樂言九變。并化亦言九變也。因正文誤爲九變。遂於注首妄增變變於道也。五字以從既誤之正文。而於九成二十七年之文不合矣。是宜據注訂正。并以正注文之誤。

于之家。六經畢備。朝服祭器。不假曰三綱五常。自可出也。

樾謹按。自可出也。文不成義。本作所自出也。所自二字。傳寫誤倒。又草書相似。誤所爲可耳。下文曰。大哉神乎。所自出也。與此正同。

元齡志而密。天地

樾謹按。注曰。志精而用密。志而密。本作精而密。故注以志精而用密釋之。謂精以志言。密以用言也。猶上文收也。曠而達。注曰。薛收體曠而志肅。謂曠以體言。肅以志言也。今作元齡志而密。則亦可云收也。曠而志矣。於義難通。蓋卽涉注文而誤。

于居家雖孩孺必狎。

樾謹按。孩孺乃人所易狎者。必狎疑不狎之誤。人所易狎而不狎。所以爲難也。今作必狎。蓋涉下文其使人也。雖童僕必斂容而誤。阮注云不威。則其所據本已誤作必狎矣。

吾視千載而下。未有若仲尼焉。

樾謹按。此本作吾視千載已上。聖人在下者。未有若仲尼焉。與上文吾視千載已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兩文一律。仲尼與周公雖時有先後。然以文中子視之。則皆在上不在下也。下文云。千載而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見也。千載而下。有紹宣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也。然則周公。仲尼均在

千載以上明矣。文有奪誤。所宜訂正。

常曰。心迹固殊乎。子曰。自汝觀之。則殊也。而適造者。不知其殊也。問易

樾謹按。注曰。適造。謂我適至於道。適造無義。造疑道字之誤。阮注以適至於道釋之。是其所據本正作適道也。

薛收曰。古人作元命。其能至乎。子曰。至矣。

樾謹按。尙書呂刑篇。自作元命。薛收所謂作元命者。本此。上云。非聖人孰能至之哉。故薛收問。若古人所稱。自作元命者。其能至乎。阮注曰。元命包易書也。非是。

名實相生。利用相成。是非相明。去就相安也。

樾謹按。利用。疑利害之誤。名實利害。是非去就。皆兩字相對。彼時書法。猶存隸體。害或作閤。因誤爲用。阮注曰。利在有用。用則成利。其所據本已誤矣。

子曰。吾於禮樂。正失而已。禮樂

樾謹按。正失。本作正文。阮注曰。正禮樂沿革之文而已。是其所據本作正文也。蓋文中子自言。於禮樂不過考正其文云爾。不敢當制作之任也。若曰正失。則卽是制作矣。

古之有道者。內不失真。而外不殊俗。

樾謹按。阮注曰。知道。可與適道者也。不失真。可與立者也。不殊俗。可與權者也。以阮注證之。則正文當作古之知道者。

或曰。禮豈爲我輩設哉。子不答。既而謂薛收曰。斯人也。殯行而不流矣。安知教意哉。

樾謹按。殯行而不流。乃周易說聖人之德如此。韓康伯所謂應變殯通而不流淫也。孔穎達曰。言聖人之德。應變旁行。无不被及。而不有流移淫過。此豈阮籍之徒所及哉。如阮籍之徒。正孔穎達所謂不應變化非理。而動則爲流淫者。文中子何爲以此許之。疑文中子原文本作斯人也。殯行而流矣。蓋借易語而反用之。後人習於周易之文。遂誤衍不字。

有坐而得者。有坐而不得者。有行而至者。有不行而至者。

樾謹按。有不行而至者。當作有行而不至者。與上文有坐而不得者相對成文。阮注曰。坐之。行之一也。而有得。有不得。有至。有不至。此言人性差殊。各由所習。遂相遠也。以阮注證之。則正文無不行而至之意明矣。

子曰。君子不受虛譽。不祈安福。不避死義。

樾謹按。死義當作義死。言死固當避。以義而死。則君子不避也。義死與上句安福對文。安福者安而得福。義死者義而致死。今作死義。於文不可通矣。

或問嚴光、樊英名隱。子曰：古之避言人也。

樾謹按：下文問東方朔，子曰：人隱者也。又曰：仲長子光，天隱者也。名隱與天隱，人隱一例，皆當是文中子評論之辭，不當爲或人問語。疑本作或問嚴光、樊英，子曰：古之避言人也。名隱蓋旣以避言人斷之，而又定其爲名隱也。傳寫脫名隱二字，而誤補之於或問嚴光、樊英句下耳。

董常曰：元經之帝元魏，何也？子曰：亂離斯瘼，吾誰適歸？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卽吾君也。且居先王之國，受先王之道，予先王之民矣，謂之何哉？述史

樾謹按：阮注曰：予，文中子自謂。言予自晉陽穆公已來事魏，故曰先王之民。此阮據誤本爲注也。予當作子。言元魏入主中國，其所居者先王之國，其所受者先王之道，其所子者先王之民，故不得不帝之也。三句本一氣相屬，誤作予字，文義不屬矣。

二帝三王，可與憂矣。

樾謹按：阮注曰：堯禪舜，舜禪禹，天下共樂矣。湯伐桀，武王伐紂，天下共憂矣。據此，則本文當作二帝、三王可與憂樂矣。蓋言二帝可與樂，三王可與憂也。今奪樂字，於文不備。且上文云：可與共樂，未可與共憂，可與共憂，未可與共樂。吾未見可與共憂樂者也。本以憂樂對言，此文不當專言憂也。

文中子曰：天下有道，聖人藏焉；天下無道，聖人彰焉。董常曰：願聞其說。子曰：反一無跡，庸非藏乎？因貳以

濟能無彰乎。

樾謹按。注曰。貳異端也。異端乖於大義。我則闢之爾。如尼父因史法之貳。作春秋以濟之。孟子因邪說之貳。舉仁義以濟之。文中子因亂華之貳。尊元經以濟之。蓋有爲之典也。阮說美矣。然非文中子之意。因貳以濟。本周易繫辭傳之文。釋文曰。因貳音二。鄭云當爲式。集解引虞翻曰。二。謂乾與坤也。韓康伯注曰。貳則失得也。是虞韓之注與鄭讀同。皆爲一二之二。自唐以前。固無異說。文中子以反一無跡。因貳以濟。相對成文。則貳亦讀爲二可知矣。不當如阮注云云也。

謂陳思王善讓也。能汙其迹。可謂遠刑名矣。魏相

樾謹按。阮注曰。求小責。免大患。是遠刑也。莊子養生主篇。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郭注曰。忘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爲。悶然與至當爲一。故刑名遠已。而全理在身也。文中子之謂陳思王。正用莊子之意。阮注未得。

賈瓊曰。中山吳欽。天下之孝者也。其處家也。父兄欣欣然。其行事也。父兄焦然若無所據。

樾謹按。子弟行事。而使父兄焦然若無所據。尙得謂之孝哉。此必有誤。疑事字衍文。本作其處家也。父兄欣欣然。其行也。父兄焦然若無所據。行者對處家而言。謂行而出外不處家也。故父兄焦然若無所據也。下文子曰。吾黨之孝者異於是。其處家也。父母晏然。其行事也。父兄恬然若無所思。事字亦衍文。

蓋吳欽之孝。其處家父兄欣然。不處家父兄焦然。尙未能使父兄相忘於形跡之間。若吾黨之孝。則處家晏然。不處家恬然。無往不有以安親之心。故行與處一也。誤衍事字。失其義矣。

聞謗而怒者。讒之由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

樾謹按。由乃圖之段字。說文口部。圖。譯也。率鳥者。繫生鳥以來之名。曰圖。或作圖。玉篇。圖。鳥媒也。圖同上。廣韻。圖。鳥媒。圖上同。並以圖爲一字。廣雅釋言。圖。圖也。則以爲二字。據其字。一從化聲。一從絲聲。義同而音異。廣雅得之。古書圖字。或以游爲之。文選潘岳射雉賦。恐吾游之晏起。盧原禽之罕至。徐爰注。游。雉媒名。江淮閒謂之游。此以游爲圖也。或以由爲之。唐呂溫有由鹿賦。是也。文中子之意。亦是段由爲圖。故以讒之由。佞之媒相對爲文。阮注不釋由字。殆止以爲由來之義。而古義亡矣。

問則對。不問則述。竊比我於仲舒。

樾謹按。此用論語文法。疑當作竊比我仲舒。

無諾責。無財怨。無專利。無苟說。無伐善。無棄人。無畜憾。

樾謹按。此七無者。惟無財怨。句難解。阮注曰。不以財使人怨。增成其義。非塙詰也。疑本作無怨財。荀子哀公篇。富有天下而無怨財。楊倞注曰。怨。讀爲蘊。言雖富有天下。而無蘊畜私財也。此云無怨財。正本荀子之文。亦猶無諾責本禮記。無伐善本論語也。學者不達怨字之義。到其文爲財怨。而義不可通矣。

薛收問聖人與天地如何。子曰：天生之地，長之。聖人成之。故天地立而易行乎其中矣。薛收問：易子曰：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收退而歎曰：乃今知人事修，天地之理得矣。

樾謹按：薛收問聖人與天地。子告之以天生之地，長之。聖人成之。其義已足。不應忽言及易。故天地立而易行乎其中矣。一句疑當在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之下。因兩章相次，故寫者亂之耳。

命之立也。其稱人事乎。立命

樾謹按：此稱字乃稱物平施之稱。言適與人事相稱也。下文云：無遠近高深而不應也。無洪纖曲直而不當也。應與當正相稱之義。阮注曰：因人而稱，似失其旨。

薛收曰：敢問地祇。子曰：至哉！百物生焉。萬類形焉。示之以民，斯其義也。

樾謹按：阮注曰：古祇字，示旁作民。古無祇字。阮說非。文中子本意也。蓋隸書苟簡，從氏從民，往往相亂。如昏字本從氏省，而唐人五經文字云：緣廟諱，偏旁準式省從氏，則以昏字從民爲正矣。阮注謂古祇字，示旁作民，蓋亦此類。

諸子平議補錄卷十三 錄讀書餘錄

鬼谷子

夫賢不肖、智愚、勇怯、仁義有差。捭闔

樾謹按。仁義二字與賢不肖、智愚、勇怯不一律。蓋衍文也。陶宏景注曰。言賢不肖、智愚、勇怯材性不同。各有差品。賢者可捭而同之。不肖者可闔而異之。智之與勇可進而貴之。愚之與怯可退而賤之。賢愚各當其分。股肱各盡其力。是其所據本無仁義二字也。

審定有無以其實虛。

樾謹按。以與古通用。儀禮鄉射禮。各以其耦進。鄭注曰。今文以爲與是也。以其實虛。卽與其實虛。秦氏恩復校曰。一本以作與。則非古字矣。

貴得其指。

樾謹按。貴字乃實字之誤。上云以求其實。此云實得其指。兩文相承。陶注但曰。實情既得。而不解貴字。其所據本未誤也。

審明其計謀。

樾謹按此本作明審其計謀故注云必明審其計謀以原其同異即依正文爲說也上文審察其所先後注云故審察其所宜先者先行所宜後者後行之也又曰審定有無注云必審定材術之有無是注文皆依正文爲說正文言審察注亦言審察正文言審定注亦言審定若此文是審明注何以到其文而爲明審乎

四時開閉以化萬物縱橫反出反覆反忤必由此矣

樾謹按反出反忤四字衍文也此文當讀至萬物絕句四時開閉以化萬物縱橫反覆必由此矣其文甚明寫者衍反出反忤四字陶氏遂於橫字絕句反出反覆反忤並列爲三義雖曲爲之說不可通矣裨闡者道之大化說之變也必豫審其變化

樾謹按大字衍文也道之化說之變相對成文注云言事無開闔則大道不化言說無變故開閉者所以化大道變言說注中文字乃陶氏加以足句正文本無大字猶言說之言亦陶氏加以足句正文本無言字也正文大字即涉注文而衍

其有象比以觀其次反應

樾謹按其當作既注云前事既有象比更當觀其次是其所據本作既有象比其鈞語合事得人實也其張置網而取獸也

樾謹按。釣語謂人所隱藏不出之言。以術釣而出之。若孟子所稱以言餽。以不言餽。皆是矣。此本云其釣語合事。得人實也。若張置網而取獸也。蓋謂釣取人之言語。合之其人之行事而得其實。猶之乎張置網而取獸也。若字誤作其字。陶氏遂分釋之。而其義失矣。見其情隨而牧之。

樾謹按。方言。牧。察也。此牧字當訓察。故下文曰。其變當也。而牧之審也。牧之不審。得情不明。陶注訓爲牧養。則與下義不合矣。下文又曰。象而比之。以牧其辭。牧其辭。卽察其辭也。注曰。徐徐牧養。令其自言。斯曲說矣。

其相知也。若比目之魚。見形也。若光之與景也。

樾謹按。魚字絕句。太平御覽引此文云。其和也。若比目之魚。和卽知之異文。是古讀於魚字絕句也。見形上當補其字。御覽所引又有曰。其伺言也。若聲與響。疑古本作其相和也。若比目之魚。其伺言也。若聲之與響也。其見形也。若光之與景也。御覽所引正合古本。但節去數虛字耳。此本有闕文。而和字又誤作知。陶注遂以我能知己。彼須知我解之矣。

己不先定。牧人不正。

樾謹按。廣韻曰。正。正當也。牧人不正。謂伺察人不當也。注謂牧人之理。不道其正。非是。蓋由學者止知

有牧養之義。不知有牧察之義。故皆失其解。

己審先定以牧人。

樾謹按。此本作己先審定以牧人。故注曰。己能審定以之牧人也。今作己審先定者。涉上文己不先定而誤。

內者進說辭。內鍵

樾謹按。內讀爲納。故曰內者進說辭。以進字釋內字也。注謂說辭既進。內結於君。未得內字之義。此篇名內鍵。鍵卽鍵也。周官司門掌授管鍵。司農注曰。管謂籥也。鍵謂牡。然則內鍵者。謂納鍵於管中。陶氏解篇名曰。言上下之交。必內情相得。然後結固而不離。殆非其旨。

若欲去之。因危與之。

樾謹按。危讀爲詭。古字詭與危通。漢書天文志。司詭星出正西。史記天官書。詭作危。淮南說林篇。尺寸雖齊。必有詭。文子上德篇。詭作危。並其證也。文選幽通賦。變化故而相詭。今曹大家注曰。詭。反也。淮南齊俗篇。禮樂相詭。服制相反。是詭與反同。若欲去之。因詭與之。猶反應篇所謂欲高反下。欲取反與也。巘者罅也。罅者罅也。抵巘。

樾謹按。古本巘。罅二字。當皆不從山。文選蜀都賦。劇談戲論。劉逵注曰。鬼谷先生書有抵戲篇。是巘字。

古止作戲也。戲且不從山。𡵓字從可知矣。

能因能循爲天地守神。

樾謹按。國語魯語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社稷之守爲公侯。故此云爲天地守神。注謂爲天地守其神祀。失之。

因之所多所少。忤合

樾謹按。因字無義。據注云。所多所少。謂政教所宜多。所宜少也。是多少以政教言。則因字或國字之誤。材質不惠。不能用兵。

樾謹按。惠讀爲慧。古字通。

是謂權量。揣

樾謹按。權量當作量權。上文云。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權。而揣諸侯之情。是量權二字。不平列。不當倒其文爲權量也。下文云。故計國事則當審權量。說人主則當審揣情。權量亦當作量權。方與篇首相應。

情欲必失其變。

樾謹按。失字無義。疑當作知。知字闕壞。僅存右旁矢字。因誤爲失矣。下文曰。感動而不知其變者。卽承

此文而言。陶氏作注時已誤作失。乃曲爲之說曰。情欲因喜懼而失。於文義殊未安也。

此謀之大本也。而說之法也。

樾謹按。大字衍文也。謀之本說之法。相對爲文。不當有大字。本與大上半相似。每易致誤。漢書董仲舒傳。元者辭之所謂大也。漢紀武帝紀。大作本。是其證也。此文本字誤作大。校者旁注本字。傳寫因作大本矣。注但曰揣情者乃成謀之本而無大字。是其所據本未衍。

常有事於人。人莫先事而至。此最爲難。

樾謹按。人莫下奪能先二字。據注云。故有事於人。人莫能先也。又能窮幾盡變。故先事而至。是其所據本未奪。

可以生事美。生事者幾之勢也。

樾謹按。美當作變。言蜎飛蠕動之蟲。無不有利害。可以生事變也。變美形近而誤。決篇。危而美名者。秦氏校本曰。美。一本作變。即其例矣。注曰。可以成生事之美。是其所據本已誤。

摩之符也。摩

樾謹按。此本作摩者。揣之術也。傳寫奪者。揣二字。又涉下句內符而誤。術爲符耳。注曰。謂揣知其情。然後以其所欲摩之。故摩爲揣之術。是其所據本正作摩者。揣之術也。當據以訂正。太平御覽引此文云。

摩者揣之也。則又奪術字。

說者聽必合乎情。

樾謹按者衍字。上云夫事成必合於數。與此句正相對成文。

成而不抱。

樾謹按抱當爲保。釋名釋姿容曰抱保也。相親保也。是抱與保義通。詩楚茨篇神保是饗。箋云保居也。思齊篇無射亦保。箋云保猶居也。然則成而不保猶云成而不居。注云功成不拘何抱之有。不拘卽不居之誤。

佞言者諂而于忠。權

樾謹按于當讀作爲。古字通用。儀禮士冠禮宜之于假。鄭注曰于猶爲也。又聘禮記賄在聘于賄注曰于讀曰爲。並其證也。諂而于忠卽諂而爲忠。下文並同。秦氏恩復疑是于字之誤。未得古義。

所以窺見閒姦邪。

樾謹按此本作窺閒姦邪。閒當讀爲見。窺閒卽窺見也。後人因閒爲見之段借。旁識見字。傳寫不知而並存之。遂作閒見矣。禮記祭義篇見閒以俠鍼。王氏引之曰古見閒同聲。故借見爲閒。後人因閒爲見之段借。旁識見字。傳寫不知而並存之。遂成見閒以俠鍼。說詳經義述聞通說。與此正可互證。

變易而不危者。

樾謹按。危讀爲詭。與內鍵篇危與之危。同言變易而不詭譎也。

古人有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言者有諱忌也。衆口鑠金。言有曲故也。

樾謹按。者字衍文。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言有諱忌也。乃引古人之言而釋之。衆口鑠金。言有曲故也。亦引古人之言而釋之。兩云言有文義一律。陶注曰。言者觸忌諱。故曰有忌諱也。是其所據本已衍者字矣。

終日不變而不失其主。

樾謹按。此本作終日變而不失其主。與上文終日言不失其類相對。注云。不亂故不變。是其所據本已衍不字。

故同情而俱相親者。其俱成者也。同欲而相疏者。其偏害者也。

謀

樾謹按。偏害當作偏成。下文云。同惡而相親者。其俱害者也。同惡而相疏者。偏害者也。彼上言俱害。故下言偏害。然則此上言俱成。下宜言偏成矣。今作偏害。卽涉下文而誤。

故爲強者積於弱也。有餘者積於不足也。

樾謹按。積於弱也。下本有爲直者積於曲也一句。注曰。柔弱勝於剛強。故積弱可以爲強大。直若曲。故

積曲可以爲直，少則得衆，故積不足可以爲有餘。是陶氏作注時，此句未奪，可據補微而正之。

樾謹按：正本作證，故注曰：雖恐動之，尙不知變者，則微有所引據以證之。是陶氏所據本作證，不作正也。俗書每以証字代證字，故證誤爲正。

其身內其言外者疏。

樾謹按：說文夕部，外，遠也。其身內，其言外，謂其身雖居密邇，而其言反涉疏遠也。下云：其身外，其言深者危，謂其身雖在疏遠，而其言反甚深切也。一見疏，一見危，職此之故。注云：身在內而言外泄，未達外字之義。

無以人之近所不欲而強之於人。

樾謹按：近字衍文，蓋卽所字之誤而衍者。兩字並從斤，故致誤也。注云：謂其事雖近，彼所不欲，則其所據本已衍矣。

智用於衆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於衆人之所不能見。

樾謹按：而能二字，衍文也。用於衆人之所不能知，用於衆人之所不能見，皆蒙智字爲文，非以智能並列也。注曰：衆人所不能知，衆人所不能見，智獨能用之，所以貴於智矣。其義甚明，不當有而能二字。

既用見可否擇事而爲之。所以自爲也。見不可擇事而爲之。所以爲人也。

樾謹按。此以見可。見不可相對爲文。不當云見可否也。否。衍字。注云。所見可否。擇事爲之。將此自爲。所見不可。擇事而爲之。將此爲人。亦猶伯樂教所親相驚駘。教所憎相千里馬也。否亦衍字。

則可與穀遠近之義。

樾謹按。穀當讀爲穀。爾雅釋詁。穀。盡也。史記秦始皇紀。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索隱曰。穀。音學。謂盡也。穀遠近之義。卽盡遠近之義。作穀者。古字通耳。陶注曰。穀。養也。養遠近之人。誘於仁義之域也。此未達段借之旨。正文言遠近之義。不言遠近之人。訓穀爲養。豈可通乎。

害至於誘也。終無惑。決

樾謹按。此言天下禍福之來。皆先有以誘之。能終不爲其惑。乃可以言決矣。陶注斷終無惑三字屬下節。則害至於誘也。句文義未足。雖曲爲之說而不可通。

公王大人之事也。

樾謹按。此七字衍文。陶注亦不及。是其本無此七字。

有主位。符言

樾謹按。有當爲右。右主位。題目上事也。此篇分爲九節。自安徐正靜。至以待傾損爲一節。題目右主位。

自目貴明至則明不可塞爲一節。題曰右主明。自德之術至其莫之極歟爲一節。題曰右主德。自用賞貴信至而況姦者干君爲一節。題曰右主賞。自一曰天之至熒惑之處安在爲一節。題曰右主問。自心爲九竅之治至固能久長爲一節。題曰右主因。自人主不可不周至不見原也爲一節。題曰右主周。自一曰長目至莫不聞變更爲一節。題曰右主恭。自循名而爲至和生於當爲一節。題曰右主名。因皆段有爲右。注家遂不得其解矣。此篇亦見管子九守篇。有字並作右。可證。

聽之術曰。勿堅而距之。

樾謹按。堅乃望字之誤。疑段望爲望。形與堅似。因誤爲堅也。管子九守篇作勿望而距。勿望而許。可據以訂正。句上亦應有勿望而許之五字。宜據管子補。

用賞貴信。用刑貴正。賞賜貴信。必驗耳目之所見聞。其所不見聞者。莫不聞化矣。

樾謹按。此本作用賞貴信。用刑貴必。刑賞信必。驗於耳目之所見聞。其所不見聞者。莫不聞化矣。管子九守篇作用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則其所不見。莫不聞化矣。是其證也。四方上下。左右前後。熒惑之處安在。

樾謹按。此以人事言。非言天象也。注云。熒惑。天之法星。所居災眚吉凶尤著。失其旨矣。君因其政之所以求。因與之。則不勞。聖人用之。故能賞之。

樾謹按此本作君因其所以來因而與之則不勞聖人因之故能掌之傳寫有奪誤今據管子訂正家于其無常也

樾謹按隸書寂字每作𠂔孔靈碑𠂔兮冥冥老子銘顯虛無之清𠂔張納功德鈸四竟𠂔謚孫根碑闔門守𠂔任伯嗣碑官朝𠂔靜皆是也此文家于二字乃𠂔乎二字之誤管子七守篇正作寂乎其無端也可爲塙證陶注曰家猶業也羣臣既亂故所業者無常據誤文而臆爲之說漫無訂正抑何鄙陋之至謂出隱居之手或未必然

有主恭

樾謹按此題目上事也恭字之義與上所言一曰長目二曰飛耳三曰樹明全不相涉恭乃參字之誤三者皆主乎參稽也管子七守篇正作右主參可證陶注曰主於恭者在於聰明文思斯曲說矣循名而爲實安而定

樾謹按實安當作按實循名而爲按實而定相對爲文管子九守篇作按實而定名是其證

是以德養五氣

本經陰符

樾謹按德得古通用德養五氣即得養五氣也其下云五氣得養務在舍神可證注曰循理有成謂之德五氣各能循理則成功可致故曰得養五氣也斯曲說矣

欲多志則心散。

樾謹按。秦校云。一本無志字。當從之。注曰。此明縱欲者不能養氣志。是其所據本未衍。不能養氣志。乃說心散之義。非正文有志字也。正文志字。卽涉注文而衍。

以變論萬義類。說義無窮。

樾謹按。萬義之義。衍文也。注曰。故雖神道混沌。妙物杳冥。而能類其萬類之變。說無窮之義也。以萬類連文。則陶氏所據本。未衍義字。惟解變字未得其旨。禮記禮運篇。大夫死宗廟。謂之變。鄭注曰。變當爲辯。儀禮鄉飲酒禮。衆賓辯有脯醢。燕禮。大夫辯受酬。鄭注竝曰。今文辯皆作徧。是變。辯。徧。古字通用。此云變論萬類。卽徧論萬類也。以爲萬類之變。失其旨矣。

損兌法靈著。

樾謹按。老子曰。塞其兌。河上公注。兌。目也。陶氏卽用以說此兌字。而又引莊子心有眼之說。謂兌者以心眼察理。損者減損他慮。專以心察。其說迂曲。殆不可從。據下文曰。益之損之。皆爲之辭。疑此文亦當作損益。揲著求數。有多有少。故曰損益法靈著也。下文曰。兌者知之也。損者行之也。兌亦當作益。知貴乎博。爲學日益之事。故曰益者知之也。行貴乎約。爲道日損之事。故曰損者行之也。若作兌。字義皆不可通矣。

謂爻爲之主也。中經

樾謹按。爻乃交字之誤。交讀曰狡。爲讀曰僞。竝古通用字也。此言狡僞之主。其中無守。故可以象貌得之。若有守之人。不可象貌而得矣。陶注未達假借之旨。乃謂用卦爻占而知之。殊誤。

以道爲形。以聽爲容。

樾謹按。聽乃德字之誤。道德形容皆對文。

故勝者鬪其功勢。

樾謹按。鬪乃聞字之誤。上云。稱勝者高其功。盛其勢。此云聞其功勢。卽謂彼聞我之功高勢盛也。下云。弱者聞哀其負。亦承上文弱者哀其負而言。與此正同。可以爲證。俗書鬪字作聞。與聞相似。因而致誤耳。

攝心者。謂逢好學伎術者。則爲之稱遠方驗之。

樾謹按。伎術之人。聲譽遠聞。故爲稱遠方以驗之。陶注讀遠字絕句。則方驗之三字不成句矣。喜以自所不見之事。終可以觀。

樾謹按。終可以觀。本作終以可觀。陶注可證。

諸子平議補錄卷十四 錄讀書餘錄

新語

莫之効力爲用。盡情爲器。道基

樾謹按。莫之當作莫不。蓋言驢騾、駱駝、犀象、瑋瑁、琥珀、珊瑚、翠羽、珠玉之類。莫不爲我用也。下文故曰聖人成之。所以能統物通變。治情性。顯仁義也。卽承此而言。今作莫之。則與下意不貫矣。將氣養物。

樾謹按。將亦養也。詩桑柔篇。天不我將。箋云。將猶養也。氣言將。物言養。文異而義同。

直立邪亡。道行姦正。

樾謹按。正乃止字之誤。道行姦止。相對成文。

夫謀事不竝仁義者。後必敗。

樾謹按。竝當讀爲傍。列子黃帝篇。並流而承之。釋文曰。史記。漢書。傍河傍海。皆作並。是古竝。傍字通用。不竝仁義者。不傍仁義也。謀事不依傍仁義。故後必敗。

乾坤以仁和合。八卦以義相承。

樾謹按。乾坤八卦互言之。古人屬文。自有此體。劉琨答盧諶詩。宜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謝惠連秋懷詩。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六朝時人。猶識斯意也。

書以仁敍九族。君臣以義制忠。

樾謹按。書之所陳。非止敍九族而已。乃云書以仁敍九族。義不可通。忠者臣之所以事君也。故論語稱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乃云君臣以義制忠。義亦不可通。疑此文本作九族以仁敍。君臣以義制。淺人見上文言春秋言詩。而乾坤八卦又易之事也。乃竄入書字以配上文。遂作書以仁敍九族。而下句又妄增忠字。使句法相稱耳。非陸氏之舊。

禮以仁盡節。樂以禮升降。

樾謹按。上下文皆以仁義對言。此亦當同。乃云以禮升降。何歟。疑此文本作樂以仁盡節。禮以義升降。禮記樂記云。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故樂應言仁。禮應言義。淺人不達此理。以禮樂恆言。皆先禮後樂。乃改上句作禮以仁盡節。則下句宜作樂以義升降。今乃作樂以禮升降者。蓋既以樂字易禮字。又誤以禮字易義字。此竄改之迹之未泯者也。

德仁爲固。仗義而強。

樾謹按。德當讀爲得。古字通用。爲固當作而固。字之誤也。得仁而固。仗義而強。二句一律。襄十四年左

傳射爲禮乎。太平御覽工藝部引作射而禮乎。孟子滕文公篇方里而井。論語顏淵篇正義引作方里爲井。古書爲而二字往往混淆。蓋由艸書相似而誤。

聖人貴寬而世人賤衆。術事

樾謹按。寬字無義。疑實字之誤。隸書實字或作寬。見孫叔敖碑。形與寬似。因誤爲寬矣。下文舜棄黃金於嶄巖之山。禹捐珠玉於五湖之淵。皆聖人貴實之事。

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至三王。述齊桓。晉文之小善。魯之十二公。至今之爲政。足以知成敗之效。

樾謹按。魯下衍之字。至今二字當在政字下。本作述齊桓。晉文之小善。魯十二公之爲政。至今足以知成敗之效。

合之者善可以爲法。因世而權行。

樾謹按。之者字。可字竝衍文。本作合善以爲法。因世而權行。兩句相對成文而義則相因。蓋言合古人之善以爲法式。又因當世所宜而權度其行也。

躁疾者爲厥速。遲重者爲常存。輔政

樾謹按。厥速當作速。厥與蹶通。言躁疾者必速。蹶蹶也。

尙勇者爲侮近。溫厚者行寬舒。懷急促者必有所虧。柔懦者制剛強。

樾謹按。柔懦者一句。當在尙勇者一句之下。尙勇與柔懦相對。溫厚與急促相對。傳寫亂之。則語意不倫矣。惟此四句尙有衍字。無可訂正。

商賈巧爲販賣之利。而屈爲貞良。

樾謹按。屈當讀爲拙。拙與巧正相對成文。釋名釋言語曰。拙。屈也。使物否屈不爲用也。是拙。屈聲近義通。宋氏翔鳳疑屈字是不可二字之誤。非也。

天道以大制小。以重顛輕。

樾謹按。顛當讀爲誅。不填服之填。隱五年穀梁傳。誅不填服。注曰。來服者不復填厭之。此云以重顛輕。謂以重者填厭輕者也。穀梁釋文曰。填。音田。故與顛聲近而得段用。

使司馬行法斬焉。首足異河而出。辨惑

樾謹按。宋氏翔鳳依子彙本改河爲門。云穀梁傳亦作門。穀梁作門。新語作河。未可據彼以改此。河字實非誤文也。漢時隸書每以河字作何字。童子逢盛碑。無可奈何。吳仲山碑。感痛奈何。皆其證也。異河而出。卽異何而出。說文人部。何。儋也。蓋今人所用負荷字。古人止作何。異何而出。謂使一人何其首。又使一人何其身。則首足異何矣。使作首足異荷而出。其文卽明顯無疑。乃古人荷字止作何。而漢人書何字又往往作河。異河之文。讀者不曉。萬曆間刻子彙。遂據穀梁改作異門。明人率臆妄改。大率類此。

宋氏從之誤矣。

故曰無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夫。慎微

樾謹按。此引論語。與今本不同。句末有夫字。則已矣夫三字爲句。翟氏灝作論語考異。引此文不連夫字。疏矣。按下文云。言道因權而立。德因勢而行。不在其位者。則無以齊其政。不操其柄者。則無以制其剛。此自說論語。吾末如之何之義。句首不當用夫字。此夫字自屬上讀。爲論語之文。蓋漢初論語與今本不同。猶上文引周易二人同心。其義斷金。今本周易皆作其利斷金。此亦可見漢初古本之異也。分財取寬。服事取勞。

樾謹按。寬字無義。疑寡字之誤。

故隱之則爲道。布之則爲文。詩在心爲志。出口爲辭。

樾謹按。文。衍字。隱之則爲道。布之則爲詩。兩句相對。在心爲志。出口爲辭。則承詩而言。

上爲帝王之御物。下則賜公卿。庶賤不得以備器械。資質

樾謹按。宋氏翔鳳據羣書治要。改不字爲而字。不字是。而字非也。此當於卿字絕句。上者爲帝王御物。下者猶以賜公卿。則庶賤固不得而用之矣。此正見樞柅豫章之爲天下名木也。治要不達此意。改不字爲而。殊非其旨。宋氏從之。誤矣。

各受一性。不得兩兼。兼則心惑。二路者行窮。懷慮

樾謹按。兼則心惑。本作兩兼則心惑。與二路者行窮相對成文。

夫子陳蔡之厄。豆飯菜羹。不足以接餒。二三子布弊緼袍。不足以禦寒。本行

樾謹按。弊者褊之段字。廣雅。褊。袂也。布褊。謂布袂也。古無褊字。或以敝爲之。禮記緇衣篇。苟有衣。必見其敝。謂有衣必見其袂也。說本王氏念孫。此又作弊。蓋以聲近而通用。本無定字耳。

故安危之要。吉凶之符。一出於身。存亡之道。成敗之事。一起於善行。明誠

樾謹按。此文宋氏翔鳳據治要改補。末句善字亦據治要而增。然與上文一出於身句法不倫矣。竊疑此句本作一起於言。上文說湯。周公之事曰。斯乃口出善言。身行善道之所致也。此云安危之要。吉凶之符。一出於身。與上身行善道相應。此云存亡之道。成敗之事。一起於言。與上口出善言相應。因言字誤作善。淺人乃更加行字以成其義。治要所據本是也。至今本則又刪去善字。止作一出於行。并其錯誤之迹而泯之矣。

諸子平議補錄卷十五 錄讀書餘錄

說苑

君曰。命在牧民。死之短長時也。君道

樾謹按。牧當作致。卽養之古文也。左傳正作命在養民。

必自他聽之。必自他聞之。必自他擇之。必自他取之。必自他聚之。必自他藏之。必自他行之。

樾謹按。七他字皆不可解。上文云。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言者。其得言也少。然則明上之於言。豈必由他乎。他乃也字之誤也。乃語詞。言自聽之。自聞之也。又按聽與聞無異義。取與聚古字通用。既云聽之。又云聞之。既云取之。又云聚之。語意重複。賈子新書述此文。作必自也聽之。必自也擇之。必自也聚之。必自也藏之。必自也行之。他字正作也。而無聞之。取之兩句。可據以訂正。

齊景公遊於蕪。聞晏子卒。公乘輿。素服駟而驅之。

樾謹按。素駟二字。乃繁駟二字之誤。服字當在輿字之下。本作公乘輿。服繁駟而驅之。晏子外篇作公乘侈輿。服繁駟驅之。是其證也。韓非子外儲說左篇。景公曰。趨駕煩且之乘。繁駟與煩且同。煩且之乘。

乃是馬名。此作素服駟而驅之。蓋後人不達而臆改。

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田澤之臣也。敢辭。臣衛

樾謹按服裘自有典衣者主之。非田澤之臣所當進。田澤二字誤也。晏子襍篇作嬰非君茵席之臣也。敢辭。疑此文亦當作茵席。茵與田形似。席與澤音近。故茵席誤爲田澤矣。

公曰諾。酌者奉觴而進之。

樾謹按公曰諾下當有晏子至三字。上云望見晏子。則是晏子未至也。故必有此三字。於文方備。傳寫奪之耳。晏子襍篇公曰諾下有晏子坐三字。坐乃至字之誤。

若夫弊車駑馬以朝。主者非臣之罪也。

樾謹按朝字絕句。主者當作意者。晏子襍篇作若夫弊車駑馬以朝。意者非臣之罪乎。是其明證。古書邪也不分。非臣之罪也。卽非臣之罪邪。後人不達古語。疑下用也字。上不當用意者。故妄改之。

簡子有臣尹綽。赦厥。

樾謹按呂氏春秋達鬱篇止載簡子之言。云厥也。鐸也。而不著其姓。高誘注曰。厥。趙厥。趙簡子家臣也。鐸。尹鐸。亦家臣也。是尹綽當爲尹鐸。聲之誤也。至趙厥當從此作赦厥。彼注蓋涉下趙簡子之文而誤。故傳曰。傷善者國之殘也。蔽善者國之讒也。愬無罪者國之賤也。

樾謹按賤字無義。乃賊字之誤。

治政有理矣。而能爲本。建本

樾謹按家語作治政有理矣。而農爲本。

康叔封與伯禽見商子曰某某也。曰吾二子者。朝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啓。

樾謹按吾二子三字衍文也。某某也猶云封也。伯禽也。自舉其名也。不當又自稱吾二子。

今夫辟地殖穀以養生送死。銳金石。雜草藥以攻疾。各知構室屋以避暑雨。累臺榭以避潤濕。

樾謹按今夫當作今人。各知二字當在辟地殖穀之上。

河閒獻王曰。湯稱學聖王之道者。譬如日焉。靜居獨思。譬如火焉。夫捨學聖王之道。若捨日之光。何乃獨思。若火之明也。可以見小耳。未可用大知。惟學問可以廣明德慧也。

樾謹按夫捨學聖王之道。至若火之明也。文有奪誤。當作夫捨學聖王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如捨日之明。而就火之光也。文義方明。賈子新書載此文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如若火。夫捨學聖人之道。而靜思獨居。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然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其文較此爲詳。可據訂。

夫走者之遠也。而過二里止。步者之遲也。而百里不止。

樾謹按。走者之遠也。當作走者之速也。方與下句遲字相對。呂氏春秋亦載此事。其文云。矢之速也。而不過二里止也。步之遲也。而百舍不止也。雖取喻不同。然正以速對遲可證。

豐牆堦下。未必崩也。流行潦至。壞必先矣。

樾謹按。豐牆堦下。本作高牆。豐上堦下。韓詩外傳作高牆。豐上激下。是其證。流行潦至。衍行字。外傳正作流潦至。

其父曰。使有祿於國。立義於庭。汝樂。吾無憂矣。立節

樾謹按。立義於庭。當作有立於庭。立。古位字。有立於庭。卽有位於庭也。後人不知立爲位之段字。改作立義於庭。失之矣。韓詩外傳作使汝有祿於國。有位於廷。汝樂。而我不憂矣。是其明證。

荷節之使〔註〕不用。

樾謹按。荷疑符字之誤。

邢蒯賁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

樾謹按。能當作而。古字通用。而猶爾也。韓詩外傳作荆蒯蒯曰。善哉而言也。是其證。

故臣能明君之過以死。杜伯之無罪。

〔註〕按說苑原文「使」作「信」。

樾謹按。此當作故臣以死。能明君之過。杜伯之無罪。能卽而字。

武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貴德

樾謹按。此當作武王廣乎若平天下矣。尙書大傳曰。武王曠乎若天下之已定。是其證。曠。廣古字通。今隱公貪利而身自漁。濟上而行八佾。

樾謹按。貪利而身自漁。卽春秋所書公矢魚于棠也。濟上而行八佾。當作僭上而行六佾。隱五年。初獻六羽。穀梁子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初獻六羽。始僭樂矣。此云僭上而行六佾。卽穀梁子之說。僭誤作濟。六誤作八。失其旨矣。隱公無用八佾之事。故知其誤。

故其元年始書螟。言災將起。國家將亂。

樾謹按。據上文。是言隱公事。隱元年不書螟。書螟在隱五年。則此元年是五年之誤。不出環堵之內。而聞千里之外。

樾謹按。家語作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兩文均有奪誤。當云不出環堵之室。而知衝千里之外。知衝。卽折衝也。晏子襍篇。夫不出於尊俎之間。而知衝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今本誤刪衝字。而於下文增出可謂折衝矣五字。大謬。辨見王氏讀書稊志。家語作知千里之外。亦後人誤刪衝字。此作聞千里之外。則誤而又誤。古書所以難讀也。

今主一謀而媿人君相。

樾謹按。謀誤字。國語作今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

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龜要而哭。

復恩

樾謹按。龜衍文也。要。隸書作甌。見斥彰長田君碑。與龜字相似。故要誤爲龜。校者旁注要字。而寫者兩

存之。遂作持龜要而哭矣。史記趙世家正作持要而哭。無龜字。

景公疾。問韓厥。

樾謹按。疾衍字。涉上文晉景公疾而衍。史記無此疾字。

養及親者。身更其難。

樾謹按。更讀爲伉。更與伉聲近。故得通用。說文土部。秦謂阬爲埂。此亢。更聲近之證。又糸部。綆。汲井索也。漢書枚乘傳。單極之統斷幹。統卽綆之異文。然則抗之與更。亦猶埂阬。綆統之比耳。晏子襍篇正作身伉其難。

方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

樾謹按。當作與見國之必侵也。不若先死。上文云。今去齊國。齊國必侵矣。則此亦當以必侵連文。傳寫誤跳在上耳。與本作与。故形似方字而致誤。

順針鏤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政理

樾謹按。順字無義。疑積字之誤。

去民之所事。奚獄之所聽。

樾謹按。去民之所事。當作去民之所爭。爭。隸書作𢇛。韓勅碑。工不𢇛賈是也。故形似事字而致誤。奚獄之所聽。衍所字。蓋卽涉上句而衍。

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

樾謹按。有當作在。

不幸宮室以費財。

樾謹按。幸字無義。乃辛字之誤。辛者新之段字。言不新宮室也。文選甘泉賦。列新雉於林薄。注曰。新雉。辛夷也。是新與辛。猶雉與夷。古字並通。

仲尼見梁君。

樾謹按。仲尼時無梁君。當從家語作宋君爲是。

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問於丘者多矣。未嘗有如主君問丘之術也。

樾謹按。術字無義。當依家語作悉。

魯哀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諭臣。」

樾謹按：諭字無義。乃論字之誤。呂氏春秋當染篇：「古之善爲政者，勞於論人。」注曰：「論，猶擇。」荀子王霸篇：「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注曰：「論，謂討論選擇之也。」此云政在論臣，亦討論選擇之謂。史記孔子世家作「政在選臣」，是其證。

子貢爲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

樾謹按：家語作「勤之慎之」。

廉平之守，不可攻也。

樾謹按：攻，家語作「改」。

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以齊趙至。尊賢

樾謹按：賈子新書作「自齊魏至」。以燕世家考之，鄒衍自齊往，樂毅自魏往，則新書是也。此作趙誤。

簡主聞之，絕食而歎。

樾謹按：絕字無義。當讀爲綴。禮記樂記篇：「禮者所以綴淫也。」注曰：「綴，猶止也。」綴食而歎者，止食而歎也。綴與絕聲近。是故舞者之位謂之綴。見樂記注。而史記叔孫通傳注云：「束茅以表位爲藋，藋卽綴之異文。」此綴、絕聲近之證。

於是齊王忿然，乃更使盼子將。

樾謹按：此上有奪文。當據上文補云：齊使田居將，楚發二十萬人，使上將軍將之，分別而相去，如此方與上下文相應。

便游赭盡而峻城闕。正諫

樾謹按：盡字無義，疑盡字之誤。盡讀爲夷，兩字並從留聲，故得通用也。詩采芣篇：路車有夷。傳曰：夷，赤貌。然則赭、夷二字皆是赤色。便游赭夷，謂便游之地圖畫赫然也。而峻城闕，當作不峻城闕，方與上文不治城郭相應。

以人事諫我，我盡知之。若以鬼道諫我，我則殺之。

樾謹按：殺、誤字。戰國策載此事云：孟嘗君曰：人事，我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可知以鬼道諫者不殺也。若云我則殺之，下又何以云有客以鬼道聞乎？殺字之誤無疑，但不知爲何字之誤。或本作我則察之，殺、察聲近而誤。禮記鄉飲酒義：愁以時察，守義者也。注曰：察或爲殺，是其例矣。

子先士也，持子以爲人。

樾謹按：持字無義，乃埏字之誤。埏，誤爲埏。又誤爲持矣。老子：埏埴以爲器。河上公注曰：埏，和也。以土爲人，必埏之而後成，亦猶埏埴爲器也。戰國策正作埏土以爲人，是其證。

諸子平議補錄卷十六

錄曲園雜纂

韓詩外傳

故君子矯褐趨時。

樾謹按趙懷玉本矯作橋。校云本或作矯。周廷案本作矯。云疑當爲蹻蹻擔簦之蹻。橋矯並段字。周疑爲蹻。非也。矯褐乃雙聲連語。卽文選射雉賦之揭驕。語有倒順耳。射雉賦云。眄箱籠以揭驕。睨驍媒之變態。徐爰注曰。揭驕。志意肆也。又曰。楚辭揭驕。字作拮矯。善曰。楚辭曰。意恣睢以拮矯。今按揭驕。蓋有急欲赴之之意。故射雉賦用之。其下云。鬱軒翥以餘怒。思長鳴以效能。正其義也。此云矯褐趨時。矯褐之與揭驕。聲異而義同。亦猶楚辭之爲拮矯。古義存乎聲。不泥其形也。

君人者降禮尊賢而王。

樾謹按趙校云。降禮疑是隆禮。周云。降字當從荀子爲隆。說文生部。隆。豐大也。從生降聲。是隆字本從降得聲。故古字通用。書大傳。隆谷。鄭注曰。隆讀如龐。降之降。齊策。歲八月。降雨下。風俗通。義祀典篇。降作隆。並其證也。荀子天論篇作隆禮。乃正字。此作降禮。乃段字。不必改降爲隆。

不仁之至忽其親。

樾謹按。忽當作忍。字之誤也。忍其親。與下倍其君。欺其友。文義相稱。字誤作忽。則無義矣。

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

樾謹按。趙校云。柳下惠不證岑鼎。呂氏春秋審己篇。新序節士篇。皆載之。此所謂成其信也。說苑立節篇作尾生。此泥殺身而失之者也。尾生之信。豈可與比干。夷。齊並論哉。此當從說苑作尾生。方與殺身義合。若柳下惠豈有殺身之事哉。至云尾生之信。豈可與比干。夷。齊並論。則古人之語固不斤斤於此。史記蘇秦傳。今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陳丞相世家。魏無知曰。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無益於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漢書東方朔傳。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是尾生之信。固古人所盛稱。莊子盜跖篇。世之所謂賢士者。亦以伯夷。叔齊與尾生相連而及。何必改此文之尾生爲柳下惠。而轉使柳下惠受殺身之誣乎。

行旣已尊之。

樾謹按。周校云。尊。荀及家語並作由。下云。言旣已由之。則此文自作尊。與荀子。家語不同。惟尊字無義。當讀爲遵。後漢書蔡遵傳。遵美屏惡。漢平都相蔣君碑。遵五迸四。今論語作尊五美。是尊與遵通也。爾雅釋詁。遵。循也。行旣已遵之。與言旣已由之同義。

故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齠齒。

樾謹按。下云。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齠齒。是男毀齒謂之齠。女毀齒謂之齠也。說文無齠字。齒部。齠。毀齒也。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齠。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齠。是男女同謂之齠。初無異名。後漢書閭后紀引大戴禮。男八歲而齠。女七歲而齠。與說文合。說文玉篇。均無齠字。然則此文之誤無疑。庾信齊王憲碑。未逾齠齒。已議論天下事。顏氏家訓序致篇。昔在齠齒。便蒙誨誘。齠齒連文。或疑本此。然彼所謂齠齒者。齠謂毀齒。齠謂垂髮也。後漢書伏湛傳注。髻髮。謂童子垂髮也。字亦作齠。文選七命。元齠巷歌注曰。髻與齠。古字通也。是齠卽髻字。因變從髟爲從齒。又遼與齠連文。讀者誤以爲亦毀齒之名。遂成此誤矣。家語本命解。男女並作齠。與後漢書引大戴合。說苑辨物篇。男女並作毀齒。與今本大戴記合。此文於女旣云齠齒。則於男亦必同文。其齠齠異文者。淺人妄改。不可不正。

於是靈公乃興師而從之。

樾謹按。趙校云。興。本皆譌與。今案文義。改作與者是也。與者。舉之段字。周官師氏。王舉則從。故書舉爲與。是與。舉古通用。與師而從之。卽舉師而從之。趙以爲興之誤。非也。

鮑焦衣弊膚見。挈畚持蔬。

樾謹按。持疑捋字之誤。詩芣苢篇。薄言捋之。傳曰。捋。取也。新序節士篇作將。此作持。皆捋字之誤。御覽作採。則後人以意改之。

江水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矣，趣歸於毫。毫亦大矣。

樾謹按：周校云：毫，新序作薄。上句薄下有兮字，而上無於字矣。亦作兮。按此既爲歌，則當從新序也。新序刺奢篇：下二句作趣歸薄兮，薄亦大兮。趙謂此矣字當從新序作兮是也。謂趣歸於毫，當作趣歸薄兮，則未可從。蓋此歌，今上一字皆是韻。沛，敗，廢，大四字爲韻，而毫字非韻，則不當用兮字也。下文又歌之，辭曰：樂兮樂兮，四牡驕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樂，驕，沃，樂爲韻，皆用兮字。善字非韻，則不用兮字。兩歌正一律也。去不善而從善，今本誤作去不善兮。善，周已訂正。

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

樾謹按：趙校云：脂車，本皆作指車。御覽四百七十二引作枝車，皆不可曉。此當以作指爲是。指者，櫓之段字。櫓從木耆聲，耆與指並從旨聲，故得通用。爾雅釋言：櫓，柱也。今櫓柱字皆以支爲之。周語：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又或以枝爲之。莊子齊物論篇：師曠之枝策也。司馬注曰：枝，拄也。御覽引此作枝。枝亦櫓之段字也。處師氏觴於韞丘之上，則其所乘之車必止而勿駕。車止必有木以櫓其輪，使之勿動。古謂之軻。說文車部：軻，礙車也。詩正義引說文作礙車木，離騷：朝發軻於蒼梧兮。注曰：軻，櫓輪木也。然則櫓車猶云軻車。秦策：陛下嘗軻車于趙矣。卽此櫓車之義。因其字作指作枝，皆非本字。周氏不達段借之義，臆改爲脂字。此大謬也。膏車秣馬，則車將行矣。處師氏方觴於韞丘，何爲遽脂

其車乎。若謂其先曾脂車而來，因謂之脂車，則義尤迂曲而不可通矣。

詩曰：勝殷遏劉，耆定爾功。言伐紂而殷亡武也。

樾謹按：趙校云：言本或作信也。本或作乎。今皆從毛本。似尚有脫文。移武於言下。作言武伐紂而殷亡也。則無脫文。

孝成王避席仰首曰：寡人雖不敏，請依先生之兵也。

樾謹按：趙校云：仰首當是抑首之誤。比干篇於是衛靈公避席抑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兩文相似，則此文仰首亦當作抑手。

今東郭牙安在。

樾謹按：趙校曰：說苑權謀篇作東郭垂。此作牙者，牙乃手之誤。手者垂之古文。見說文我部。

夫文王非無便辟親比，已者超然，乃舉太公於舟人而用之。

樾謹按：周校云：舟，荀作州。疑州字誤。太公雖釣於渭濱，然不可以爲舟人也。荀子君道篇作州人。楊倞注：於此篇獨缺。未知州人作何解。竊謂州者國名也。水經陰溝水注引世本云：許州向申姜也。炎帝後，太公姜姓，疑本州國之人，故曰州人。舉太公於州人而用之，正見文王舍便辟親比而用他國之人也。此作舟者，同音假借字，當從荀子作州。

禮者首天地之體。

樾謹按趙本首作則校云則本多作首今從毛本首疑負字之誤負讀爲負禮記樂記篇禮樂負天地之情鄭注曰負猶依象也說文無負字蓋古字止作負此作首者字之誤也本或作則者後人以意改之。

以告獵爲化。

樾謹按趙校曰告獵字疑譌當謂告訐耳毛本作較獵似臆改毛本誠臆改而趙氏亦未得獵字之義太元毅上九測曰豨豸其牙吏所獵也范望注曰獵捕也此告獵之獵亦當訓捕謂告於官而捕治之故盈把之木無合拱之枝榮澤之水無吞舟之魚。

樾謹按尙書禹貢榮波既豬馬注澤名閔二年左傳及狄人戰于榮澤衛師敗績杜注此榮澤當在河北水經濟水又東至礪谿南東出過榮澤北注引京相璠曰榮澤在榮陽縣東南是其字或作榮或作榮而同爲澤名則是一定之地名非可虛舉以與盈把之木相配也疑榮澤乃榮澤之誤說文水部澤潏澤也榮澤疊韻字蓋小水之貌文選七命何異促鱗之游汀澤李善引說文澤絕小水也段氏玉裁謂其奪榮字是也榮澤之水無吞舟之魚言小水無巨魚也學者多見榮澤罕見榮澤于是改爲榮澤全失其義矣。

昔者晉文公與楚戰，大勝之，燒其草，火三日不息。

樾謹按：周校云：草，穀也。劉作軍，非。穀不可謂之草。古無以草爲穀者。當從說苑君道篇作軍爲是。學者特疑軍不可燒，故不之從耳。此未知軍之本義也。說文車部：軍，圍也。從車，從包省。一切經音義引字林曰：軍，圍也。包車爲軍，是軍之本義。車在其中而包裹其外，正爲營壘之象。古書軍字，如晉軍、函陵、秦軍、汜南之類，其本義也。如卻穀將中軍，狐偃將上軍之類，其引申義也。宣十二年左傳：君盍築武軍。杜注曰：築軍營以章武功。襄二十三年，張武軍於熒庭。杜曰：張武軍謂築壁壘。然則此云燒其軍，謂燒其壁壘也。左傳明言晉師三日館穀，何嘗燒其穀乎。

其所以任賢使能而霸天下者，始遇之於是也。

樾謹按：趙校云：始義同殆。始乃殆字之誤耳。其義固不同也。遇當作得。言莊王所以霸者，殆得之於是也。本書得字有誤作遇者。子夏問篇：獨明夫先王所以遇之者，所以失之者。遇與失對文，則亦得之誤。得與遇形聲俱遠而致誤，不可解也。齊桓公篇：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者，非獨管仲也。亦遇之於是。此遇字亦當作得。

夫志不得授履而適秦楚耳。

樾謹按：趙本據御覽改授爲揆。玉篇手部：揆，挾也。扶也。廣韻十三佳：揆，挾物。然履不可云挾。且將適秦

楚則屨又不可挾之而行也。御覽作撰。未足據。俗本作授。更爲無義。說苑尊賢篇作納屨而去。然不言適秦楚。則兩文不同。又未可引以爲證也。疑此傳本作鞵。廣韻十三佳。鞵。屨也。是鞵與屨同類。考說文。鞵爲革鞵。屨爲草屨。二者不同。然不詳言其制。釋名。屨。草屨也。屨。躡也。出行著之。躡躡輕便。因以爲名也。鞵。解也。著時縮其上如屨。然解其上則舒解也。因悟鞵之制。蓋與今草屨同。特以革爲之耳。出行者跋涉山川。履必易敝。故履之外。或著草屨則爲屨。或著革鞵則爲鞵。皆承籍屨下。使耐跋涉也。莊子天下篇釋文。躡。紀略反。一音居玉反。以籍鞋下也。是屨之籍鞋下。古有明訓。而廣韻訓鞵爲屨。則鞵亦籍鞋下可知矣。說文。屨亦訓屨。蓋屨也。鞵也。屨也。三者皆同類。以革爲之則曰屨。以革爲之則曰鞵。以木爲之則曰屨耳。蹊屨而適秦楚者。蓋人之行必以屨。而將有遠行則又著蹊。故連言之曰蹊屨也。叱而去。墓上振憤者不可勝數。

樾謹按。叱而去。謂菑丘訴怒叱而去也。振當作震。憤當作憤。言墓上之人震懼而憤仆者不可勝數。皆極言菑丘訴之勇也。

齊使使獻鴻於楚。鴻渴。使者道飲鴻。獲咎潰失。

樾謹按。趙校云。獲咎。說苑作空籠。此咎當亦謂籠也。獲疑是獲字。周云。獲咎。蓋籠名。下云。獲咎。在此則獲咎二字相連爲義。趙以咎爲籠。而疑獲當爲獲。非也。周以獲咎爲籠名。然籠何以名獲咎。亦不可曉。

筭疑筭字之誤。玉篇。筭。力各切。籠。答也。其云獵答者。獵與答本疊韻字。急言之曰答。長言之則曰獵答也。獵答二字合音。卽爲籠字。亦猶終葵爲椎。不律爲筆之類矣。答與筭形似而誤。遂失其義。

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此夫差所以自喪於干遂。

樾謹按。周云。吳王夫差自殺於秦餘杭山。一名卑猶山。其冢猶在亭西。近太湖。去縣十七里。干遂未聞也。史記蘇秦傳。臣聞越王句踐戰。敝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索隱曰。干遂。地名。不知所在。然干是水旁之高地。故有江干河干是也。又左思吳都賦云。長干延屬。是干爲江旁之地。遂者道也。於干有道。因爲地名。正義曰。在蘇州吳縣西北四十餘里。萬安山西南一里大湖。夫差敗於姑蘇。禽於干遂。相去四十餘里。據蘇秦傳。則夫差禽於干遂。乃相傳之舊說。司馬貞不知其所在。而張守節則固言之鑿鑿也。周云未聞。故錄此補之。

諸子平議補錄卷十七 錄曲園雜纂

吳越春秋

吳太伯傳。吳人或問何像而爲句吳。太伯曰。吾以伯長居國絕嗣者也。其當有封者吳仲也。故自號句吳。樾謹按。仲雍所以稱吳仲者。以其後君吳而稱之也。此乃云太伯因仲雍名吳仲而號其國爲吳。漢人之異說有如此。

餘祭十二年。楚靈王會諸侯伐吳。圍朱方。誅慶封。

樾謹按。徐天祐注曰。左傳襄公二十八年。慶封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杜預云。句餘。吳子夷昧也。索隱曰。餘祭以二十九年卒。則二十八年賜慶封邑。不得是夷昧。但句餘或別是一人。今按春秋。於明年書闔閭殺吳子餘祭。又年表。餘祭四年守闔閭。殺餘祭。則句餘非別爲一人矣。世家年表皆在餘祭三年。卽襄公二十八年也。年表既云餘祭四年卒。此乃書十二年。何也。二十三年皆當刪十字。十七年亦改從四年可也。以上並徐天祐注文。餘祭。夷昧二王享國之年。春秋史記不同。春秋襄二十五年。吳子遏卒。二十九年。闔閭殺吳子餘祭。則餘祭在位四年。昭二十五年。吳子夷末卒。則夷末在位十七年。史記世家。十七年。王餘祭卒。四年。王餘昧卒。則兩王之年。適與春秋相反。考之年表亦同。吳越春秋從史記而不

從春秋。則所載當悉如史記。楚誅慶封。據史記在王餘祭十年。則此云十二年者。二乃衍字也。當刪二字。不當刪十字。徐氏欲刪十字。非也。其下云。十三年楚伐吳。至乾谿。依史記在餘祭十二年。則三字乃二字之誤。而十字亦不當刪也。兩王之年。自以春秋爲正。但治古書者。當各治其書。吳越春秋既從史記。則但當改正其文字之誤。而不得改從春秋也。又史記年表並無餘祭四年。守闢殺餘祭及餘祭四年卒之文。徐氏所引。未知何據。

王僚使公子光傳。吳師敗而亡舟。光懼。因捨。復得王舟而還。

樾謹按。徐注曰。捨字不通。疑當作揜。蓋揜其不備取之以歸。捨固不通。改爲揜字。亦於義未足。捨乃舍字之段借。軍行一宿爲舍。吳師時已奔北。因公子光欲復得王舟。故又止一宿。而以計取舟也。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員父奢。兄尙。其前。名曰伍舉。

樾謹按。徐注曰。前名當作前人。徐以前名二字連讀。誤也。其前。猶云其先。言伍員之先世名曰伍舉也。下文。胥乃解百金之劍。以與漁者。此吾前君之劍。又專諸及公子光稱前王餘昧。前君壽夢。是此書前字皆作先字用。

八年。僚遣公子伐楚。大敗楚師。因迎故太子建母於鄭。鄭君送建母珠玉簪珥。欲以解殺建之過。

樾謹按。昭二十三年左傳。楚大子建之母在鄭。召吳人而啓之。冬十月甲申。吳大子諸樊入郢。取楚夫

人與其寶器以歸。杜注曰：鄢，鄢陽也。平王娶秦女，廢太子建，故母歸其家。又曰：諸樊，吳王僚之太子。正義曰：吳子諸樊，吳王僚之伯父也。僚子又名諸樊，乃與伯祖同名。吳人雖是東夷，理亦不應然也。此久遠之書，又字經篆隸，或誤耳。然則左傳諸樊二字顯有錯誤，今以此書證之，似鄢字亦誤也。杜解鄢爲鄢陽，正義以爲蔡地。夫太子建母雖蔡女，然既歸母家，自應居蔡國都，不應居鄢陽也。史記世家云：吳使公子光伐楚，敗楚師，迎楚故太子建母於居巢以歸，則又以爲在居巢而不在鄢。夫楚太子建母何緣得在居巢，亦未詳也。此書以爲在鄢，疑得其實。蓋太子建之出奔，實奉其母以行，先奔宋，後奔鄭，及建見殺，而其母仍在鄭。至是建之子勝與伍員俱奔吳，故吳迎其母於鄭以歸，使依其孫也。鄭字隸書或作鄭，故左傳誤爲鄭，殆與諸樊同爲字誤也。

階席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使坐立侍，皆操長戟交軹。

樾謹按：此軹字當讀爲枝。古字通用。枝從支聲，軹從只聲，兩聲相近。軹或作肢，卽其證也。戟者有枝之兵，交軹卽交枝，言戟枝相交也。下文立戟交軹義同。徐注云：謂戟之立如軹之交，未達古人段借之例。闔閭內傳：闔閭復使子胥屈蓋餘，燭庸習術戰騎射御之巧。

樾謹按：上傳蓋餘，燭庸已降楚矣，此傳錯也。

樂師扈子援琴爲楚作窮劫之曲，其詞曰：王耶王耶何乖烈，不顧宗廟聽讒孽，任用無忌多所殺，誅夷白

氏族幾滅。二子東奔適吳越。吳王哀痛助忉忉。垂涕舉兵將西伐。伍胥白喜孫武決。三戰破郢王奔發。留兵縱騎虜荆闕。楚荆骸骨遭發掘。鞭辱腐屍恥難雪。幾危宗廟社稷滅。嚴王何罪國幾絕。卿士悽愴民惻悵。吳軍雖去怖不歇。願王更隱撫忠節。勿爲讒口能謗襲。

樾謹按。昔人謂招魂大招去其些只。卽是七言詩。今觀此曲。則更在前。可爲七言詩之祖矣。又句踐伐吳外傳載句踐伐秦歸。軍士作河梁之詩曰。渡河梁兮渡河梁。舉兵所伐攻秦王。孟冬十月多雪霜。隆寒道路誠難當。陣兵未濟秦師降。諸侯怖懼皆恐惶。聲傳海內威遠邦。稱霸穆桓齊楚莊。天下安寧壽考長。悲去歸兮河無梁。亦是七言詩。然詞意均淺薄。不似春秋人語。

波太子夫差。日夜告於伍胥曰。王欲立太子。非我而誰。

樾謹按。徐注曰。詳下文。則夫差爲太子波之子。此太子下當又有子字。下文子胥曰。今王欲立太子者。莫大乎波泰之子夫差。徐注曰。泰字疑衍。徐氏以夫差爲太子波之子。則闔閭之孫也。而左傳載夫差使人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史記世家作闔廬之言曰。爾而忘句踐殺汝父乎。兩文不同。然皆足徵夫差是闔閭子。非孫也。徐注非是。此云波太子夫差。下云波泰之子夫差。蓋衍之字。波太子卽波太子也。惟是時聘齊女之太子波已卒。而此復言波太子。殊不可曉。疑波字乃次字之誤。蓋夫差是太子波之弟。故謂之次太子。實卽次子耳。曰次太子。乃吳俗尊之之稱也。

句踐入臣外傳。身居而名尊。

越謹按。居字無義。疑當取蹲踞之意。凡人蹲踞則身必卑。故借作卑下之義。言身雖卑下而名則尊也。今臣遂天文。按墜籍。

越謹按。墜當作墜。古地字也。天文地籍相對。

寡人將去入吳。以國累諸侯大夫。

越謹按。侯衍文。

功曹爲滕蛇而臨戊。

越謹按。戊字誤當作巳。功曹者寅也。范蠡占此爲十二月戊寅日卯時。以日辰起貴神。則寅爲滕蛇而臨地盤巳位。

巳句午青未空申白

辰六酉常

卯朱戌元

寅騰丑貴子后亥陰

句踐歸國外傳。晉竹十度。

櫂謹按徐注曰。庾當作搜。漢溝洫志。漕船五百搜。今文作艘。音騷。或作搜。依說文則以作艘爲正。又徐氏未釋晉字。晉當讀爲箭。晉竹卽箭竹。所謂會稽之竹箭是也。周官職方氏。其利金錫竹箭。注曰。故書箭爲晉。杜子春曰。晉當爲箭。

句踐陰謀外傳。何易見而難使也。

櫂謹按。見當作得。此傳所載越王及計倪之言。與國策齊策管燕田需之言相似。彼作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韓詩外傳。管燕作宋燕。田需作陳饒。亦曰何士大夫易得而難用也。二書皆是得字。故知此傳見字之誤。得古作曷。見說文。故往往誤作見。史記趙世家。踰年歷歲。未得一城。趙策得誤作見。卽其例也。

大夫種曰。夫欲報怨復讎。破吳滅敵者。有九術。

櫂謹按。徐注曰。史記作七術。下文越王曰。善。乃行第一術。又云。越王曰。善哉。第二術也。又云。越王曰。善哉。第三術也。越王於九術止行其三。故伐吳外傳云。九術之策。今用三。已破強吳。其六尙在子。史記則云。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雖有九術七術之異。而以爲用其三術則同。據越絕書。以九術名篇。疑史記誤也。惟下文請籙之舉。實卽九術中所謂貴籙粟棗。以虛其國者。而吳王之殺子胥。則又所謂彊其諫臣使之自殺者。越王所用。實五術而不止三術。疑史記本作子教寡人伐

吳九術。寡人用其五而敗吳。其四在子。後人據吳越春秋改用其五爲用其三。又以其四在子不得爲九。因又改九術爲七術也。

立東郊以祭陽。名曰東王公。立西郊以祭陰。名曰西王母。

樾謹按。竹書穆天子傳並載西王母。其名古矣。至東王公之名。則始見於此。

乃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臣種敢因下吏聞於左右。賴大王之力。竊爲小殿有餘材。謹再拜獻之。

樾謹按。宋葉大慶考古質疑。歷舉秦漢以前之言殿者。以辨石林燕語殿名起於秦之非。而於此事援引未及。

黃帝之後。楚有弧父。弧父者。生於楚之荆山。生不見父母。爲兒之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以其道傳於羿。羿傳逢蒙。逢蒙傳於楚琴氏。琴氏以爲弓矢不足以威天下。當是之時。諸侯相伐。兵刃交錯。弓矢之威。不能制服。琴氏乃橫弓著臂。施機設樞。加之以力。然後諸侯可服。琴氏傳之楚三侯。所謂句亶、鄂、章。人號麋侯、翼侯、魏侯也。

樾謹按。此陳音所言射法之源流頗悉。春秋時楚人養由基以善射名。蓋亦得弧父之法者歟。句踐伐吳外傳。范蠡旣去。越王乃收其妻子。封百里之地。有敢侵之者。上天所殃。

樾謹按。據此則范蠡之去。妻子不從。後世乃有載西子泛五湖之說。非事實矣。

無玉去無余六世。

樾謹按。以無余外傳證之。則無玉當爲無王。又其下有無皞。夫康兩君。以無余傳證之。無皞當作無暉。夫康當作夫譚。或傳刻之誤。

諸子平議補錄卷十八

錄曲園雜纂

越絕書

問曰。何爲越絕。越者。國之氏也。何以言之。按春秋序齊魯。皆以國爲氏姓。是以明之。絕者。絕也。謂句踐時也。外傳本事

樾謹按。此說絕字之義未明。下文又曰。於是句踐抑強扶弱。絕惡。反之於善。又曰。貴其內能自約。外能絕人也。轉展申釋而愈不明。愚謂此絕字。卽絕筆獲麟之絕。下云。賢者辯士。見夫子作春秋而略吳越。又見子貢與聖人相去不遠。脣之與齒。表之與裏。是以此書爲繼春秋而作。春秋絕筆於獲麟之年。吳越之事。略而未詳。此書踵而成之。直至句踐之霸而絕。故曰。絕者絕也。謂句踐時也。敍外傳記云。聖人沒而微言絕。賜見春秋改文尙質。譏二名興。素王亦發憤記吳越章句。其篇以喻後賢。賜之說也。又曰。聖人發一隅。辯士宣其辭。聖文絕於彼。辯士絕於此。故題其文。謂之越絕。然則越絕名義。固可見矣。

吳有子胥之教。霸世甚久。北陵齊楚。諸侯莫敢叛者。乘。薛。許。邾。婁。莒。旁轂趨走。
樾謹按。哀十三年公羊傳注云。時吳疆而無道。敗齊臨菑。乘勝大會中國。齊晉前驅。魯衛驂乘。滕薛挾轂而趨。據此。則此文有脫誤。乘上當補魯衛驂三字。

諸侯從之。若果中之李。

樾謹按。此語未詳。宋書張敷傳。梨爲百果之宗。豈古語本謂李而後世訛爲梨乎。

漁者渡於千釜之津。荆平王內傳

樾謹按。吳越春秋作千澗之津。疑彼誤也。此書外傳紀策考及敍外傳記並作千釜。

武王封太伯於吳。到夫差計二十六世。吳地傳

樾謹按。以史記吳世家計之。太伯一。仲雍二。季簡三。叔達四。周章五。熊遂六。柯相七。彊鳩夷八。餘橋疑吾九。柯廬十。周繇十一。屈羽十二。夷吾十三。禽處十四。轉十五。頗高十六。句卑十七。去齊十八。壽夢十九。故史公曰。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自壽夢之後。諸樊也。餘祭也。餘昧也。王僚也。闔廬也。其後卽夫差矣。則自太伯至夫差止二十五世。而此云二十六世者。按吳越春秋分熊與遂爲二世。作越絕者蓋亦同之。故比史記多一世也。至唐陸廣微吳地記所載名號世次與史記迥異。未知所據何書。姑錄以廣異聞。

周繇王在位三十七年。子熊遂立之。熊遂在位四十九年。子早軫立之。早軾在位五十九年。子款吾立之。款吾在位三十八年。兄夷處立之。夷處在位三十九年。姪壁羽立之。壁羽在位三十六年。子齊宏立之。齊宏在位五十年。子柯廬立之。柯廬在位二十七年。弟柯轉立之。柯轉在位二十四年。子矯夷立之。

矯夷在位二十四年。姪鴟夷立之。鴟夷在位三十年。子界嗣立之。界嗣在位三十五年。子知濟立之。知濟在位二十七年。子諸樊立之。諸樊在位十四年。弟餘濟立之。餘濟在位十七年。弟餘昧立之。餘昧在位二十一年。子僚立之。子僚在位十三年。堂弟子光立之。子光在位二十年。子光諸樊之子殺僚篡位。號闔閭。子夫差立之。夫差在位二十三年。爲越王句踐所殺。國滅。

按吳地記。首云仲雍生季簡。季簡生叔達。叔達生周章。則其敍世系宜首周章。以周章固武王所始封之君也。乃首周繇。疑誤。以後名號世系。均與史記絕異。壽夢見春秋甚顯。而此則云知濟。其云某人立之。文法甚古拙。而云姪。云堂弟。又甚俗。未知其何本也。

吳古故從由拳辟塞。度會夷。奏山陰。

樾謹按。會夷。卽會稽之異文也。王充論衡力辨夏禹巡狩會計之說。而未知古有會夷之名。虎邱北莫格冢。古賢者避世家。去縣二十里。

樾謹按。此吳下名賢之祖也。好事者宜表章之。

吳北野胥主嚠者。吳王女胥主田也。去縣八十里。

樾謹按。人君女稱主。始見於史記六國年表。秦靈公八年。初以君主妻河。乃於此又得胥主之稱。亦人君女稱主之一證。

三臺者，太宰嚭，逢同妻子死所在也。

樾謹按：逢同事見請籛內傳，乃太宰嚭之友，譖殺伍子胥者。及越滅吳，殺太宰嚭，逢同與其妻子事迹甚明。外傳記范伯篇，又作馮同，馮與逢一聲之轉耳。而史記句踐世家乃以逢同爲越大夫，教句踐結齊親楚附晉者，何歟？據吳越春秋越大夫爲扶同，意者扶同，逢同本二人。史公誤以扶同爲逢同乎？吳兩倉春申君所造，西倉名曰均輸。

樾謹按：漢桑宏羊置均輸以通貨物，漢書百官表，大司農屬官有均輸令，其名蓋戰國時已有，漢循用之也。

晉公子重耳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力政，強者爲君，文公爲所侵暴，失邦奔于翟。三月得反國政。吳內傳樾謹按：晉文公出亡返國事，甚明顯，而此書所述乖異如此。

湯獻牛荆之伯，之伯者，荊州之君也。湯行仁義，敬鬼神，天下皆一心歸之。當是時，荆伯未從也。湯於是乃飾犧牛以事荆伯，乃媿然曰：失事聖人禮。

樾謹按：此卽葛伯事，而傳聞異辭。

昔者越王句踐旣得反國，欲陰圖吳，乃召計倪而問焉，曰：吾欲伐吳，恐弗能取，山林幽冥，不知利害所在，西則迫江，東則薄海，上屬蒼天，下不知所止，交錯相過，波濤滄流，沈而復起，因復相還，浩浩之水，朝夕旣

有時動作若驚駭，聲音若雷霆，波濤援而起，船失不能救。計得內經

樾謹按：此言江水海水交錯相過，而波濤潄流，聲若雷霆，即今錢唐江之潮也。自來言濤者，莫先於此。其時句踐初反國，則子胥猶未死，文種更無論矣。亦足破世俗前潮子胥、後潮文種之說。

范蠡其始居楚也，生於宛，或伍戶之虛。外傳紀策考

樾謹按：伍戶當作三戶。史記越世家正義引會稽典錄云：范蠡字少伯，本是楚宛三戶人。

昔者吳王分其人民之衆，以殘伐吾邦。內傳陳成恆

樾謹按：分字無義，乃介字之誤。漢書南粵傳：欲介使者權。師古曰：介，恃也。此介字亦當訓恃。言吳恃其衆以伐吾邦也。襄二十四年左傳：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義與此同。

乃身被賜夷之甲。外傳記地璽

樾謹按：賜當作賜。古文唐字也。吳越春秋載此事，正作唐夷之甲。

離臺周五百六十步，今安城里。

樾謹按：吳越春秋句踐歸國外傳：起離宮於淮陽，是離宮，非離臺也。此書作離臺，與吳越春秋異。今按上文稷山者，句踐齋戒臺也。即吳越春秋所謂齋臺在於襟山者也。又曰：龜山者，句踐起怪游臺也。即吳越春秋所謂東武起游臺其上也。又曰：駕臺周六百步，今安成里。即吳越春秋所謂駕臺在於成丘。

也。又曰：中指臺馬丘，周六百步，今高平里丘，卽吳越春秋所謂中宿臺在於高平者也。而吳越春秋又有靈臺，所謂冠其山巔以爲靈臺者，此書不載。水經漸江水篇注：怪山越起靈臺於山上。據本書云：龜山一曰怪山，則所謂怪游臺卽是靈臺矣。吳越春秋又有燕臺，所謂燕臺在於石室是也。此書亦不載。吳越春秋云：越王雖有五臺之游，未嘗一日登翫，計所謂五臺者，靈臺也，中宿臺也，駕臺也，燕臺也，齋臺也。若離宮是離臺，則臺六而非五矣。然則彼作離宮不誤也。此書無燕臺，則以離宮爲離臺，仍合五臺之數。

獨山大家者，句踐自治以爲冢，徙琅玕冢不成。

越謹按：此生曠之始。秦始皇初卽位，卽穿治鄞山冢，亦有所本也。馬噪者，吳伐越，道逢大風，車敗馬失，騎士墮死，疋馬啼嗥，事見吳史。

越謹按：太史公六國年表序曰：秦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此吳史當亦在秦所燒之列矣。

王孫駱移記曰：今日壬午，左校司馬王孫駱受教告東掖門亭長公孫聖，吳王晝臥覺寤，而心中惆悵也。如有悔，記到車馳詣姑胥之臺。外傳紀吳王占夢

越謹按：此古公牘文字，雖未必春秋時格式如此，要亦漢人之遺。

昔者越王句踐竊有天之遺，西施鄭旦，內經九術。

樾謹按。遺下當有女字。吳越春秋作越王句踐竊有二遺女。

外傳紀軍氣篇

算於廟堂以知強弱。一、五、九、西、向、吉。東、向、敗。亡、無、東。二、六、十、南、向、吉。北、向、敗。亡、無、北。三、七、十一、東、向、吉。西、向、敗。亡、無、西。四、八、十二、北、向、吉。南、向、敗。亡、無、南。此其用兵日月數吉凶所避也。

樾謹按。孫子始計篇。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是古兵家有廟算之說。此書所云。必是古法。惜不得其詳。

韓、角、亢也。鄭、角、亢也。燕、尾、箕也。越、南、斗也。吳、牛、須、女也。齊、虛、危也。衛、營、室、壁也。魯、奎、婁也。梁、畢也。晉、觜也。秦、東、井也。周、柳、七、星、張也。楚、翼、軫也。趙、參也。

樾謹按。十二分野。見於周官保章氏注。星紀、吳、越也。元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乃此書則爲十四國。蓋分吳越爲二。增韓梁而無宋也。吳越雖分。然同一星紀之次。則仍與不分同。其增韓而與鄭同爲角亢。則仍與不增同。惟所增之梁屬畢。則大梁之次而占趙之分野。移趙屬參。則實沈之次而占晉之分野。晉爲觜。則其爲實沈如故。然趙、韓、梁皆晉之所分。舊說有晉又有趙。已爲無理。此則分別晉、趙、韓、梁爲四國。更無理矣。其無宋未詳。疑有闕誤。又按晉皇甫謐帝王世紀。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曰實沈之次。今晉魏分野。然則晉與魏同屬實沈。此書梁與趙宜互易。梁卽魏也。晉梁並屬實沈。與帝王世紀合。趙則仍爲

大梁與舊說無不合矣。

諸子平議補錄 越絕書

諸子平議補錄卷十九 錄俞樾雜纂

山海經

南山經

其名曰祝餘。

樾謹按。郭注曰。或作桂茶。桂字當是柱字之誤。祝與柱一聲之轉。周禮瘍醫注曰。祝當爲注。讀如注病之注。柱與注並從主聲。祝得讀如注。故亦通作柱。祝餘或作柱茶。乃古文聲近假借之恆例。俗人不察。以其言草。輒改柱爲桂。失之矣。

多蝮虫。

樾謹按。注曰。虫。古虺字。說文。虫一名蝮。蝮。虫也。是蝮與虫同物。旣云蝮。不必言虫矣。疑古本止作多蝮。或本作多虫。而寫者誤合之耳。凡下文言蝮虫者同。此郭注以虫爲古虺字。非是。然郭注亦疑經後人移易失次。別詳後。

可以爲底。

樾謹按。注曰。底。躡也。爲。猶治也。外傳曰。疾不可爲。一作疰。猶病愈也。前一說是也。躡當作蹠。乃傳寫之

誤。文選難蜀父老注引郭璞三倉解詁曰：「𦞦，𦞦也。此注正與彼同。郭意底卽𦞦之假字也。𦞦者𦞦之後出字。漢書貢禹傳師古注曰：「𦞦，𦞦也。古字止作𦞦。」後又從足作𦞦。因誤爲𦞦，非其義矣。至後一說，義所未詳，說文無𦞦字，但有𦞦字，從氏從氏，音不相同。𦞦字訓病，亦不得云病愈。且旣病愈，又何治爲？是後一說非也。

其羽在𦞦下。

樾謹按：注曰：「亦作𦞦。」𦞦當作𦞦。說文：「𦞦，亦下也。亦卽今腋字。腋下謂之𦞦。」與𦞦相近。廣雅釋親：「𦞦，𦞦也。是𦞦之與𦞦，古得通稱。故𦞦亦作𦞦也。後人以其言魚變而從魚，失其義矣。」

其音如留牛。

樾謹按：注曰：「莊子曰：執犂之狗，謂此牛也。留牛卽犂牛也。留與犂本雙聲字。人有離婁，鳥有麗留，物有留犂，鳥有流離，並以雙聲字爲名。雙聲之字，例得通用。故留牛卽犂牛也。東山經：鰣鰣之魚，其狀如犂牛。郭注曰：牛似虎文者，卽此經犂牛也。郭此注引莊子爲證，則固以犂訓留矣。今莊子天地篇云：執留之牛成狗。釋文云：本亦作留。一本作狸，無作犂之本。司馬云：留，竹鼠也。亦無訓牛之說。殆郭氏所見與今本不同，而說亦有異乎？狗能執鼠，不能執牛。郭義難曉，不如竟以東山經之犂牛說之爲得也。字亦作𦞦。戰國魏策曰：𦞦牛之黃也似虎。」

食者不蠱。

樾謹按。注曰。噉其肉。令人不逢妖邪之氣。或曰。蠱。蠱毒。二說皆非。是蠱乃病名。內經玉機真藏論脾傳之腎病。名曰疝瘕。少腹冤熱而痛出白。一名曰蠱。

其狀如反有距。

樾謹按。畢氏沅新校正曰。別本反作豚。反乃疝字之誤。古文豕字也。說文作疝。玉篇變作疝。寫者不識古文。因誤爲反矣。豕卽豚也。故別本作豚。

其音如痺。

樾謹按。注曰。未詳。畢氏校正曰。疑爲贅字之假音。畢說非也。痺亦鳥名。爾雅釋鳥。鵠鶉其雄鶉。牝。痺。是痺乃鵠鶉之牝者也。其字本當作庫。阮氏爾雅校勘記曰。釋文。唐石經。單疏本。雪窗本皆作庫。注疏本誤。今此經作痺。亦誤矣。

多蝮虫。

樾謹按。注曰。蝮也。上文。蜚翼之山。多蝮虫。注曰。蝮虫色如綬文。鼻上有鍼。大者百餘斤。一名反鼻。虫。古虺字。不云虺也。何以於此經別釋爲虺。疑郭氏所據本上文蜚翼之山下止作多蝮。此文羽山下止作多虫。上注虫古虺字四字。本在此經。因後人傳寫於上經蝮下誤增虫字。疑郭氏不應舍前而注後。故

移此四字入上注耳。郭意上文多蝮。此文多虫。兩經不同。故不從說文。虫一名蝮之說。而以爲古虺字。說文虺以注鳴。虻。榮。蛇。醫以注鳴者。是虺。虻同類之物。故曰虻也。

多博石。

樾謹按。注曰。可以爲博碁石。畢校正曰。郭說非。古碁字從木。不以石爲之。博石蓋言大石。畢說近之。而未盡也。博石當爲薄石。薄石卽盤石也。荀子富國篇。國安于盤石。楊注曰。盤石。盤薄大石也。盤薄本雙聲字。盤薄之石。可謂之盤石。亦可謂之薄石。重言之曰盤薄。單言之則或曰盤。或曰薄。其義一也。經字作博者。博。薄古音同耳。畢氏未達此旨。以爲是博大之石。殊非古義矣。

西山經

華山冢也。

樾謹按。注曰。冢者神鬼之所舍也。畢氏校正曰。爾雅曰。山頂曰冢。釋詁曰。冢。大也。郭說固望文生訓。而畢說亦未安。用山頂之說是。猶曰華山頂也。用冢大之說是。猶曰華山大也。以文義論。皆屬不辭。今按下云。隃。山神也。兩句爲對文。冢。猶君也。神。猶臣也。蓋言華山爲君。而隃山爲臣。此乃古語相傳如此。尙書牧誓篇。我友邦冢君。傳訓冢爲大。武王與友邦諸君言。尊爲大君。義亦可通。乃國語鄭語。史伯與鄭武公私論當時之諸侯曰。惟謝酈之閒。其冢君侈驕。史伯於謝酈之閒。虢郇之君。何必以大君尊之乎。

可知冢君連文。冢亦君也。古語自有此例。至神之爲臣。亦見國語魯語曰。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又曰。山川之靈。足以綱紀天下者。其守爲神。社稷之守者爲公侯。是稱神不過與稱公侯同。禮記月令篇。其帝太皞。其神句芒。猶言其君大皞。其臣句芒也。鄭注曰。此蒼精之君。木官之臣。以君釋帝。以臣釋神。正合古義。詩皇矣篇。毛傳致其社稷羣神。釋文曰。本或作羣臣。亦神。臣聲近義通之證。此經冢神對言。乃古語之僅存者。後人不通古語。宜不得其旨矣。

其陰多榘木之有若。

榘謹按。畢氏校正本。讀其陰多榘爲句。木之有若爲句。然木之有若四字無文義。殆失其讀也。郭注云。榘木。大木也。言其上復生若木。大木之奇靈者爲若。見尸子。然則郭讀其陰多榘木爲句。下云之有若。猶云是有若之。是古通用。

槐鬼離侖居之。

榘謹按。注曰。離侖其神名。槐鬼未詳。疑鬼爲衍字。槐當作槐字之誤也。說文。槐卽鬼古文。此經本云槐。離侖居之。蓋用古字耳。習其讀者。恐人不識槐字。旁記鬼字。其後誤入正文。遂作槐鬼。又誤作槐鬼。而其義益晦矣。郭但云離侖其神名。不釋槐字。或所見本與今異乎。

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時。

樾謹按。注曰。主九域之部界。天帝苑囿之時節也。畢校正曰。時。疑當讀爲播時百穀之時。二說並於文義未安。說文广部。序儲置屋下也。字通作時。後漢章帝紀。所經道上郡縣。無得設儲時。此經時字亦序之段字。囿。謂苑囿也。時。謂儲時也。

西望日之所入其氣員。

樾謹按。注曰。日形員。故其氣象亦然也。此當作其氣員員。古書重文。每於字下作二小畫識之。傳寫脫去耳。上文於槐江之山曰。南望昆侖。其光熊熊。其氣魂魂。此云員員。猶魂魂也。員。魂古字通。詩出其東門篇。聊樂我員。韓詩作聊樂我魂。卽其證也。郭不達此旨。以日形爲說。迂曲甚矣。

是多衆蛇。

樾謹按。畢氏校正曰。水經注引經作象蛇。當爲衆蛇。其地無象。畢說誤也。象蛇乃鳥名。北山經。陽山有鳥焉。其狀如雌雉。而五彩以文。是自爲牝牡。名曰象蛇。此經象蛇。亦卽是鳥。畢氏誤以象蛇爲二物。遂以其地無象。謂當爲衆蛇。旣云多。又云衆。不辭矣。

北山經

其鳥多蕃。

樾謹按。注曰。未詳。或云卽鴉。音煩。蕃乃番之段字。說文采部。獸足謂之番。此山之鳥。多似獸足者。故曰

其鳥多番。番或作蹕。郭音煩是也。或說卽鵠。非是。下文號山云。其鳥多寓。寓從禺聲。禺從由從內。說文內部。內獸足蹂地也。引爾雅曰。狐狸羆貉醜。其足蹕。其跡內。然則此經兩文相連。其鳥多番。其鳥多寓。皆取鳥而獸足之義。番卽其足蹕之蹕。聲近而義通。寓雖非其迹內之內。而禺下從內。本取內義。則其鳥多寓。亦卽其鳥多內矣。

其中多駢焉。

樾謹按。注曰。音勃。畢氏校正引張駿山海經圖畫讚。敦山有獸。其名爲敦。麟形一角。此卽後漢書班超傳所謂符拔也。李賢注引續漢書。符拔形似麟而無角。雖一角無角。兩書不同。然駢拔音近。又皆似麟。其爲一獸無疑。或彼所云無角者誤耳。

北望惟號之山。其風如荔。

樾謹按。注曰。荔。急風貌也。音戾。或云飄風也。郭說望文生訓。如其說。則兩句之義不貫矣。說文荔部。荔。同力也。從三力。山海經曰。惟號之山。其風若荔。苟荔爲風貌。則於同力之義無涉。許君何爲而泛引之乎。愚疑此句非說風也。風當讀爲分。玉篇風部。風。甫融切。八部。分。甫墳切。風與甫爲雙聲。分與甫亦爲雙聲。故風得轉爲分。淮南子原道篇。春風至。注曰。風或作分。是其例也。荔從三力。訓爲同力。得有合并之義。北望惟號之山。其分若荔。言毋逢之山與惟號之山。雖分而似合也。風爲分。荔爲合。蓋古語如此。

協從姦聲。而尙書協和萬邦。協時月正日。史記並作合。即可證姦有合義矣。故許君引此經以證同力之義。玉篇襲用其文。而增益之曰疾也。則不解此經。并未達許意矣。

東山經

有獸焉。其狀如兔。而鳥喙。鵠目。蛇尾。見人則瞑。名曰玃狵。

樾謹按。注曰。几餘二音。畢校正曰。舊本經文玃作狵。傳几作仇。非。玉篇有玃狵字。皆云。獸似兔。玃音几。無玃字。廣韻有玃。云獸名如兔喙蛇尾。見則有蝗災。又有玃字。蓋非。今從玉篇。畢說非也。玃玃二字並不見於說文。畢氏特以玉篇有玃無玃。故改經爲玃。改注爲几。不知玃狵本雙聲字。古鳥獸往往取雙聲字爲名。則玃狵是而玃狵非也。此二字古止作仇餘。淮南子精神篇。夫仇由貪大鍾之賂而亡其國。高誘注曰。仇讀仇餘之仇。所謂仇餘者。卽謂此獸。乃山海經原文也。後人傳寫變而從犬。然郭氏音仇餘。則雖變其形。未變其音。玉篇分出狵玃二字。文不相屬。且先狵後玃。注但言獸似兔。而不云玃狵獸名。則玃字未必本此經也。疑顧野王所見山海經餘已作狵。而玃猶作仇。故不收玃字耳。廣韻十八尤有玃字。五旨有玃字。注語略同。於是經字始歧矣。然九魚狵字下。明引山海經云。餘我之山。有獸如兔。鳥喙。鵠目。蛇尾。遇人則眠。名曰玃狵。見則有螽蝗爲害也。其字作玃。不作狵。則雖尤旨兩韻玃狵兼收。而魚韻狵下言玃狵不言玃狵。準三占從二之例。自當從玃。畢氏反以玃字爲非。何歟。

中山經

南望瑱渚。禹父之所化。

樾謹按。注曰。鯀化於羽淵爲黃熊。今復云在此。然則一已有變化之性。亦無往而不化也。鯀化於羽淵。已屬不經之說。今復云在此。豈一化而再化乎。殆失其義也。此化字非變化之化。化者治也。素問六元正紀大論篇注曰。化。治也。是化得訓治。禹父之所化。猶云禹父之所治耳。國語周語。有崇伯鯀。注曰。崇。鯀國。不詳崇在何地。今按崇古嵩字。周語融降于崇山。注。崇。崇高山也。說文山部。新附有嵩字。注云。韋昭國語注云。古通用崇字。愚疑崇伯之國。即在中岳嵩高山。漢武於其地置密高縣。師古曰。密。古崇字。蓋因乎古也。此經所言青要之山。據水經注。在新安縣。今嵩縣正在新安縣之南。經云。南望瑱渚。畢校正云。渚在今河南嵩縣。瑱渚爲禹父所治。則崇伯之國在嵩高山無疑矣。俗儒不知化字之義。但知作變化解。古義湮沒。可歎也。

中山經其上有石焉。名曰帝臺之棋。

樾謹按。注曰。帝臺。神人名。棋。謂博棋也。畢校正曰。言基址。碁字從木。則古不用石。郭說非也。畢以爲碁之段字。然下云如鵲卵。則此石甚小。不足言基址。畢說亦非也。棋當爲琪。爾雅釋地。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玞珣焉。郭注曰。珣。玞。琪。玉屬。此帝臺之石。五色而文。故以美玉之名名之。作棋者段字。

其名曰嘉榮服之不霆。

樾謹按注曰不畏雷霆霹靂也不畏雷不得但言不霆西山經之橐蜚中山經之飛魚並云服之不畏雷此何以變其文曰不霆乎霆疑挺之段字說文女部挺女出病也其義未詳然挺下卽繼以嫫字曰女病也則挺亦必婦女病名矣。

其名曰猿服之不夭。

樾謹按注曰言盡壽也或作笑服之不夭是上藥也而其名曰猿郭以狼戾音之則非美名矣玉篇曰猿毒草安得有延年益壽之功乎此字當從或本作笑笑卽笑字也愚嘗作笑字形聲考謂古笑字作咲從口笑聲或卽以笑爲之古文以聲爲主也漢書或作咲或作笑咲者笑之誤詳見第一樓叢書八之二今此經作笑正可證成余說服之不笑者謂人服此草易生悲怒故不笑也正與萱草皋蘇厥性相反後人不知笑爲笑之段字疑笑亦草名義不可通去草作夭遂與古義違矣。

熊山席也。

樾謹按注曰席者神之所馮止也郭說望文生訓未得古義凡言某山冢也某山神也其義猶君臣說已具前矣此經言文山勾欄風雨颺之山是皆冢也則亦當云熊山神也乃變文言席義不可曉據下經塔山冢也颺山帝也疑此文席字亦帝字之誤冢也神也則冢尊於神冢也帝也則帝又尊於冢蓋

冢不過君之通稱。而帝則天帝也。古人屬辭初無一定之例。而其意仍相準耳。

有九鍾焉。是知霜鳴。

樾謹按。注霜降則鍾鳴。故言之也。霜降則鍾鳴。不得但言是知霜鳴。文不成義。郭說非也。鳴乃塢字之誤。塢者唯之或體。廣韵音戶公切。與洪同音。此塢字當讀爲降。古降字音亦如洪。明陳第毛詩古音考云。降音洪。歷引詩騷爲證。其說是也。廣韵。降亦音戶公切。孟子曰。洚水者。洪水也。古洚。洪同聲。則降。洪古亦同聲。是知霜塢者是知霜降也。後人不知古音。又不識古字。改塢爲鳴。以爲合於鍾鳴之義。祇見其陋矣。

食者不風。

樾謹按。注曰。不畏天風。此解與上文不霆之義同爲不辭。殆非也。風亦病名也。素問風論篇。黃帝問曰。風之傷人也。或爲寒熱。或爲熱中。或爲寒中。或爲癘風。或爲偏枯。或爲風也。其病各異。其名不同。是風亦病名。素問以風論痺論痿論厥論並列。然則此言食者不風。猶大苦之山。有草曰牛傷。服者不厥也。厥卽素問厥論之厥。則風卽素問風論之風矣。又如蔓聯之山。白鵠食之已風。鼓鑊之山。榮草食之已風。凡言風者皆病名。已風者有病而可已也。不風者無病人食之不病也。

禾山帝也。

樾謹按。畢校正曰。疑卽上求山字之誤也。上文無禾山。故畢以求山當之。此但以形求。未以聲擬也。禾山實卽上文之宣山。宣之爲禾。猶桓之爲和也。宣。桓並從亘聲。檀弓。曹桓公卒於會。鄭注曰。曹伯廬諡宣。言桓聲之誤也。是古宣。桓聲同。禹貢。和夷底績。鄭注。讀和爲桓。和可讀桓。則禾亦可讀宣。故宣山爲禾山矣。

洞庭榮余山神也。

樾謹按。此神字疑當作帝。上云夫夫之山。卽公之山。堯山。陽帝之山。皆冢也。冢必尊於神。乃此經於冢用少牢。於神用太牢。則神轉尊於冢矣。余故疑神也爲帝也之誤。蓋此爲中次十二經之山。其上爲中次十一則曰。禾山帝也。堵山。玉山冢也。又其上爲中次十則曰。堵山冢也。騶山帝也。又其上爲中次九則曰。文山句欄。風雨。騶之山。是皆冢也。熊山席也。余正席字爲帝字之誤。此三經相連屬。並以冢也。帝也。分別衆山之尊卑。其祠之之禮。帝皆太牢。冢皆少牢。然則此經亦必同之。神也爲帝也之誤無疑矣。又以全書體例考之。西山經言華山冢也。踰山神也。祠之之禮。冢以太牢。神言百犧。不言太牢。中山經言歷兒冢也。中次七經言苦山。少室。太室。皆冢也。中次八經言驕山冢也。此三經有冢無神。其祠之之禮。中山及中次七。並言太牢。中次八言少牢。或字之誤。蓋冢尊宜太牢。不宜少牢也。中次五經升山冢也。首山魼也。魼卽神之異文。而祠之並用太牢。疑首山下太牢爲少牢之誤。蓋神卑於冢。不宜並用太

牢也。至中次九、中次十、中次十一，並以冢與帝對言，則帝又尊於冢，故帝用太牢而冢退用少牢。古人制禮，秩然不紊。此文於冢用少牢，神用太牢，非其例矣。神爲帝誤，以是明之。

又按中次五經曰：尸水合天也。初不解合天爲何語。郭注曰：天神之所馮也。亦望文生訓耳。及觀全書體例，乃知尸水合天也。猶云尸水帝也。成八年公羊傳注曰：德合天者稱帝。此必古義相傳如此。山海經每有周秦人釋語亂入經文者。畢氏校正本輒別出之。此經合天二字，亦周秦人釋語之亂入經文者。而經文帝字轉因之脫去，遂作尸水合天也。義遂不可解矣。祠之不以太牢，水與山禮不同耳。

海外南經

羿與鑿齒戰於壽華之野，羿射殺之，在崑崙虛東。羿持弓矢，鑿齒持盾，一曰戈。

樾謹按：注曰未詳。畢氏校正曰：一本持盾作持戈也。此文有誤，今訂正之。曰鑿齒在其東，羿與鑿齒戰於壽華之野，羿射殺之。羿持弓矢，鑿齒持盾。一曰在崑崙虛東。如此方與上下諸國一例。今本脫誤耳。其一曰戈，卽一曰在戈，乃在之壞字。郭所見本已誤，故不得其說。畢疑爲盾之異文，非也。

海外西經

夏后啓于此儼九代。

樾謹按：注曰九代，馬名。儼，謂盤作之令舞也。九代之爲馬名，未詳所出。以儼爲舞馬，亦未合古義。代字

疑戈字之誤。戈、歌音同。九戈卽九歌也。大荒西經曰：夏后開上三嬪于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是九歌乃夏后啓之樂，彼作九歌，此作九戈，音之誤也。竹書紀年云：帝啓十年，帝巡狩，舞九韶于大穆之野，卽是此事。

海外東經

坐而削船。

樾謹按：削讀爲操，猶言操舟也。削、操聲近。方言：帕頭曰幪頭，釋名：釋首飾作綃頭，說文：火部，燥，乾也。廣雅：釋詁，燥，乾也。燥卽燥之異文，並杲聲，肖聲相近之證。郭氏不釋削船，未達此義也。

海內南經

其葉若羅。

樾謹按：注云：如綾羅也。下云：其實如櫟，其木若藪，則此羅當讀爲蘿。說文：草部，蘿，莧也。郭以綾羅說之，與下二句不一律矣。

海內西經

面有九門，門有開明獸守之。

樾謹按：畢氏校正以門有開明四字爲句，引淮南子云：東方曰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此畢氏之誤也。

淮南子明言東極之山。而此則屬海內西經。東西迴別。何得并爲一談。開明獸三字連文。開明者。獸名也。言每門有開明獸守之。文義甚明。下文又申說開明獸曰。開明獸。身大類虎而九首。皆人面。東嚮立昆侖上。郭注曰。天獸也。名曰開明天獸。稟資乾精。瞪視昆侖。威振百靈。其爲獸名無疑。畢乃云開明門之獸也。非獸名何歟。若以下文言開明西。開明北。開明東。開明南。故疑爲門名。則上文有言在犀牛西。在巴蛇西北者。豈亦以地言乎。

大荒東經

使四鳥虎豹熊羆。

樾謹按。虎豹熊羆。皆獸也。何以謂之鳥。疑鳥字當作禽。說文內部。禽。走獸總名。是其義也。後人不知四禽爲總目。虎豹熊羆之辭。誤謂禽鳥通稱。改禽爲鳥。遂使獸蒙鳥名。失之千里。

河念有易。有易潛出。爲國于獸方食之。名曰搖民。

樾謹按。注曰。言有易本與河伯友善。上甲微殷之賢王。假師以義伐罪。故河伯不得不助滅之。旣而哀念有易。使得潛化而出。化爲搖民國。上文曰。王亥託于有易。河伯。僕牛。有易殺王亥。取僕牛。是止言有易之殺王亥。而取僕牛。未言其見滅也。何遽言河伯哀念有易乎。且河伯僕牛四字連文。僕牛疑是河伯之名。僕牛旣爲有易所取。則河人宜視有易爲不共戴天之仇。何反云河念有易乎。此念字當讀爲

敍古字省偏旁耳。說文支部。敍塞也。周禮大司馬之職。犯令陵政則杜之。鄭注曰。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此經云河敍有易。即用杜塞之法。蓋古有此法也。杜塞之。則不使得出。故其下云有易潛出也。此事本末。郭引竹書證之。然竹書恐未足據。今依此經說之。王亥託于有易。河伯僕牛者。言王亥爲寓公。往來于有易及河伯兩國也。有易殺王亥。并取僕牛。於是河伯之國爲僕牛復仇。杜塞有易。而有易復潛出爲國。是爲搖民也。然經文王亥託于有易。愚疑有易爲衍文。直云王亥託于河伯。僕牛有易殺王亥。取僕牛。豈不明白易曉乎。因衍有易二字。竹書遂有殷侯子亥賓于有易之文。恐非當時事實也。大荒北經。修輅殺綽人。帝念之。潛爲之國。是此毛民文義與此同。

大荒西經

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穀。稷之弟曰台。璽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穀。始作耕。

樾謹按。海內經云。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耕。然則叔均乃稷之孫也。此經云稷之弟台。璽生叔均。兩文不同。疑此經弟字是子字之誤。后稷封于邰。台卽邰字。曰台璽者。台其國也。璽其名也。猶曰晉重魯申云爾。后稷卒而子璽嗣。故曰台璽。叔均又璽之子也。周本紀云。后稷卒。子不窋立。索隱引譙周說云。若不窋親棄之子。至文王千餘歲。惟十四代。亦不合事情。今以此經考之。稷之子。台璽也。非不窋也。不窋去叔均又不知幾世矣。此可訂史記之誤。

帝令重獻上天，令黎叩下地。

樾謹按：注曰：古者人神雜擾無別，顓頊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重實上天，黎實下地，獻叩義未詳也。獻讀爲儀，尙書大誥：民獻有十夫，困學紀聞引大傳作民儀有十夫。周官司尊彝，鬱齊獻酌。鄭司農讀獻爲儀，蓋獻與儀古音同也。叩當作叩，隸變作叩，遂與叩我之叩無別。俗又加手作抑，廣雅釋詁：抑，治也。孟子：禹抑洪水而天下平。趙注：亦訓抑爲治。然則令重獻上天者，令重儀上天也。儀之言儀法也。令黎叩下地者，令黎抑下地也。抑之言抑治也。因儀段獻爲之，而抑從古作叩，又變作叩，讀者不識爲抑字，遂莫得其解矣。

諸子平議補錄卷二十

錄俞樓雜纂

楚辭

字余曰靈均。離騷經

樾謹按。王逸注曰。靈。神也。均。調也。屈原名平。自取高平曰原之義。此均字當讀昀。昀。原隰之昀。

朝搴阰之木蘭兮。

樾謹按。注曰。阰。山名。下句夕攬洲之宿莽。洲。非水名。則阰亦非山名。阰者埜之段字。說文土部。埜。地相次比也。地相次比謂之埜。水中可居者謂之洲。皆非實有可指之地也。

不撫壯而棄穢兮。

樾謹按。注曰。年德盛曰壯。棄。去也。穢。行之惡也。以喻讒邪。百草爲稼穡之穢。讒佞亦爲忠直之害也。洪興祖謂文選無不字。又引五臣云。撫。持也。言持盛壯之年。廢棄道德。用讒邪之言。爲穢惡之行。今文選亦有不字。蓋李善本與五臣異也。詳其文義。似以無不字爲長。惟王注及五臣注。義均未合。禮記文王世子篇鄭注曰。撫。有也。撫壯而棄穢。此撫字乃撫有之撫。此棄字乃自暴自棄之棄。言撫有壯盛之年而自棄於穢濁之地也。

願依彭咸之遺則

樾謹按。注曰。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從。自投水而死。彭咸事實無可考。特以屈子云。願依彭咸之遺則。而屈子固投水而死者。故謂彭咸亦投水而死。竊恐其誣古人矣。上文云。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此云。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四句相承。而言不周於今之人。卽所云非世俗之所服也。願依彭咸之遺則。卽所云謇吾法夫前修也。王解法前修爲上法前世遠賢。然則彭咸必古之賢人。屈子素所師法者。豈必法其投水而死乎。當屈子之作離騷。尙在懷王時。及懷王死。頃襄王立。屈子尙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豈在懷王時早有死志乎。卽謂死志早定。然死亦多術矣。何必定取一投水而死之古人以爲法乎。至其後爲襄王遷之江南。乃投汨羅而死。去作離騷時遠矣。今按楚辭。言彭咸者非一。離騷末云。旣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此言今人不足與有爲。吾將從古人。非必從之死也。抽思篇曰。望三五以爲象兮。指彭咸以爲儀。王注解上句曰。三王五伯。可修法也。蓋言三五古之賢君。彭咸古之賢臣。可象可儀耳。若儀彭咸。是效其投水而死。然則象三五又何所取乎。他如思美人篇曰。獨煢煢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悲回風篇曰。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又曰。孰能思而不應兮。照彭咸之所聞。皆無從之投水之意。惟其下又曰。凌大波而流風兮。託彭咸之所居。意似近之。然其下卽曰。上高巖之峭岸兮。處雌蜺之標顛。旣思投水。何又思登山乎。蓋登山涉水。皆

是從彭咸之所居。於水言彭咸。而於山則舉雌蜺以儷之。此古人文法之不拘。猶云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上句言夫子。下句變言驥尾。顧亭林所謂回避假借之法也。屈子之從彭咸。止是取法前賢。卽夫子竊比老彭之意。乃因屈子是投水而死之人。遂謂其所效法者亦必投水而死。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其下又云。求介子之所存。見伯夷之放迹。此二子亦豈投水而死者乎。太史公曰。乃作懷沙之賦。遂自投汨羅以死。懷沙篇末云。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然則懷沙一賦。殆其絕筆。史公之言。必有所據。而篇中無一語及彭咸。是其平時之效法彭咸。非效法其死。亦可見矣。然則屈子何以惓惓於彭咸也。彭咸疑彭祖之後。與屈子同出高陽。故一再言之親切而有味也。

又按彭祖名鏗。鏗從堅聲。廣韵。堅。音古賢切。而從咸得聲之字。緘。繫。璣。黷。並音古咸切。則咸與堅亦雙聲也。廣韵繫字下注云。慳恪。是繫卽慳矣。彭咸或卽彭鏗乎。論語。竊比於吾老彭。包注。老彭。殷賢大夫。邢疏以爲卽彭祖。而王逸解彭咸。亦云殷賢大夫。其投水而死之事。因屈子附會。至殷賢大夫四字。則必有所受之。離騷之彭咸。論語之老彭。同爲殷賢大夫。或一人。與尙書巫咸又王家。而山海經大荒西經言巫咸又言巫彭。海內西經言巫彭不言巫咸。疑本一人。巫者其官也。繫氏言之曰巫彭。繫名言之曰巫咸耳。然則離騷之彭咸。或又卽尙書之巫咸。與古事無徵。不可質言。姑存其說如此。

忍尤而攘詬。

樾謹按。注曰。尤。過也。攘。除也。詬。恥也。言己所以能屈案心志。含忍罪過而不去者。欲以除去恥辱。誅讒佞之人。如孔子誅少正卯也。上句曰。屈心而抑志兮。抑志與屈心同。則攘詬必與忍尤同。如王注。則是屈心抑志。忍尤六字共爲一義。而攘詬自爲一義。於文理殊不可通。攘之言藏也。管子任法篇曰。皆囊于法以事其主。尹注曰。囊者。所以斂藏也。以藏釋囊。義存乎聲。攘與囊聲同。亦得有藏義。忍尤而藏詬者。容忍其尤而含藏其詬。實一義也。

步余馬於蘭皋兮。

樾謹按。注。步。徐行也。王注非也。襄二十六年左傳。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杜注曰。步馬。習馬。步余馬於蘭皋。當從此解。字亦作騁。玉篇馬部。騁。盆故切。習馬。今作步。

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

樾謹按。注曰。僕。御也。懷。思也。屈原設去世離俗。周天匝地。意不忘舊鄉。忽望見楚國僕御悲感。我馬思歸。蜷局。詰屈而不肯行。以懷思屬馬言。甚爲無理。懷當讀爲癩。說文疒部。癩。病也。引詩曰。譬彼癩木。今詩作壞木。以懷爲癩。猶以壞爲癩也。僕夫悲余馬癩兮。蜷局顧而不行。蓋託言馬病而不行耳。詩云。陟彼朶兮。我馬瘠兮。我僕痡兮。云何吁矣。騷人之辭。卽本之詩也。

盍將把兮瓊芳。九歌

樾謹按。注曰。盍。何不也。以盍爲何不。則既云盍。又云將。文義難通。此盍字只是語詞。莊子列禦寇篇。闔胡嘗視其良。既爲秋柏之實矣。釋文曰。闔。語助也。闔與盍通。此篇云盍將把兮瓊芳。與下篇云蹇將留兮壽宮。文法相似。王注云。蹇。詞也。然則盍亦詞也。可類推矣。

華采衣兮若英。

樾謹按。注。華采。五色采也。若。杜若也。衣。五采華衣。飾以杜若之英。注義增出飾字。殆非謫詁。詩汾沮洳。篇次章曰。美如英。三章曰。美如玉。英卽瑛之段字。說文玉部。瑛。玉光也。如瑛。猶如玉也。說詳羣經平議。此云若英。猶詩言如英。非謂杜若之英也。

隱思君兮陴側。

樾謹按。注曰。陴。陋也。言己雖見放棄。隱伏山野。猶從側陋之中思念君也。王注以陴側爲側陋。此未得也。陴讀爲憤悱之悱。側讀爲惻隱之惻。陴側卽悱惻。不以地言。

葢之兮荷葢。

樾謹按。此當作芷葢兮荷葢。芷字闕壞。僅存下半止字。誤作之字。文不成義。因移葢字於之字上。使成文義耳。說文艸部。葢。茨也。葢。苦也。葢葢兩篆相連。知古人恆以葢葢並言。葢之義爲茨。茨者。說文云。以

茅葦蓋屋也。考工記匠人曰：葺屋三分，瓦屋四分。疏曰：葺屋謂草屋。此葺字之義也。葢之義爲苦。爾雅釋器：白葢謂之苦。釋文引李巡曰：編葺茅以覆屋曰苦。是葺也。葢也。皆草屋之名。以芷爲葺。以荷爲葢。極言其清潔也。下文云：芷葺兮荷屋。與此文法相同。可據以訂正此句之誤矣。

吾與君兮齋速。

樾謹按：注曰：齋，戒也。速，疾也。又曰：言己願修飾急疾齋戒。此未達古義。齋速二字連文，卽齊遯也。禮記玉藻篇：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遯。鄭注曰：謙慤貌也。遯，猶蹙蹙也。正義曰：齊謂齊。齊遯謂蹙蹙。言自斂持不敢自寬奢。故注云：謙慤貌也。詳鄭孔之說。非急疾齊戒之謂。古書或作齊肅。國語楚語：故齊肅以承之是也。或作齊宿。孟子公孫丑篇：弟子齊宿而後敢言是也。並字異而義同。皇氏解禮齊遯謂裳下蹙斂。趙氏解孟子齊宿謂素持敬心。蓋古語之失傳也久矣。

翽飛兮翠曾。

樾謹按：注曰：曾，舉也。言巫舞工巧，身體翽然若飛，似翠鳥之舉也。洪氏補注曰：曾，作滕切。博雅曰：翽，翽飛也。洪氏引廣雅以證曾字之義，得之矣。惟此翠字與上篇孔蓋翠旒不同。非翠鳥也。翽飛翠曾，文本相對。翽爲翽然，則翠亦翠然。說文足部：踣，篆下一曰蒼踣。此翠字卽蒼踣之踣。蒼踣，卽倉卒也。書傳中皆省不從足。此假用翠字者，因以飛翽言，故變從足爲從羽耳。

伯禹懷鮌。夫何以變化。天問

樾謹按。注曰。禹。鮌子也。言鮌愚很。復而生禹。禹小。見其所爲。何以能變化而有聖德也。洪氏本曰。懷一作腹。注同。作懷作腹。並於文義未安。其字當作夏。說文攷部。夏。行故道也。言禹治水亦惟行鮌之故道。何以能變化乎。夏字隸變爲復。作懷。作腹。均傳寫誤增偏旁耳。

閔妃匹合。厥身是繼。

樾謹按。注曰。閔。憂也。言禹所以憂無妃匹者。欲爲身立繼嗣也。正文但有閔字。文義未明。而妃匹三字連文。亦殊重複。疑本作閔亡妃合。卽王注所謂憂無妃匹也。亡與匹形似。又涉注文有匹字。誤亡作匹。因據注文妃匹連文。遂移置妃字之下耳。

釋舟陵行。何以遷之。

樾謹按。注曰。釋。置也。舟。船也。遷。徙也。言龜所以能負山若舟船者。以其在水中也。使龜釋水而陵行。則何以能遷徙山乎。王解此文。屬上鼇戴山。攄爲義。然鼇之戴山。不用舟楫。何必以舟爲言。此二句當屬下爲義。下云惟澆在戶。何求于嫂。注曰。澆。古多力者也。論曰。澆盪舟。然則此二句卽謂盪舟。論語孔注曰。寡多力。能陸地行舟。此云釋舟陵行。謂置舟於陸地而行之也。

稷惟元子。帝何竺之。

樾謹按。注曰。元大也。帝謂天帝也。竺厚也。后稷生而仁賢。天帝獨何以厚之乎。此未得屈子之意。帝謂帝嚳也。竺當爲毒。古字通用。天竺之爲天毒。卽其證也。廣雅釋言曰。毒。憎也。此言稷乃嚳元子。帝嚳何爲憎惡之而棄之。至再至三乎。下文曰。投之於冰上。烏何煨之。卽承此而言。其義自見。

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

樾謹按。注曰。帝謂紂也。言武王能奉承后稷之事。致天罰。加誅於紂。切激而數其過。何逢後世繼嗣之長也。上方言后稷。何以此卽言武王伐紂之事。雖天問之辭。本無次序。然此句似仍宜以后稷言。其義較長。詩生民篇曰。以赫厥靈。上帝不甯。不康禋祀。居然生子。此言后稷始生之時。赫然若有神靈。上帝亦爲之震動不寧。不康禋祀也。屈子之意。謂后稷之生。既驚帝切激。則上帝宜不祐之。何反使其子孫享國長久乎。按詩不寧不康二句。毛公已不得其解。愚作羣經平議。發明其義如此。今讀此文。竊喜其與古有合。殆戰國時說詩者固然乎。

所作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爲正。九章

樾謹按。作一作非。作非者是也。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爲正。此二句乃誓詞。猶云。予所否者。天厭之。

疾親君而無他兮。有招禍之道也。

樾謹按。注曰。言己疾惡讒佞。欲親近君側。疾字無義。王注以疾惡讒佞增成之。殆非也。疾乃侯字之誤。侯。語詞。詩下武篇。蕩篇。毛傳。鄭箋並曰。侯。維也。屈子自言己之志。維親君而無他。此招禍之道也。古文侯作戾。與疾相似。故形近而誤。周禮大行人。立當前疾。疾亦侯字之誤。說詳惠氏禮說。忠何罪以遇罰兮。亦非余心之所志。

樾謹按。注曰。言己履行忠直。無有罪過。而遇放逐。亦非我本心宿志所望於君也。王注未是。此承上文而言。上文曰。事君而不惑兮。迷不知寵之門。此云亦非余心之所志。志。卽知也。禮記緇衣篇。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鄭注曰。志。猶知也。是其義也。屈子之意。蓋言得寵得罪。皆非己之所知耳。以爲忠而遇罰。非宿志所望。則轉淺矣。

衆駭遽以離心兮。又何以爲此伴也。同極而異路兮。又何以爲此援也。

樾謹按。注曰。伴。侶也。身無伴侶。特立于世也。援。引也。言忠佞之志。不相援引而同也。此望文生訓。未達古義。伴。援本疊韻字。詩皇矣篇。無然畔援。鄭箋云。畔。援。猶跋扈也。釋文引韓詩云。武。強也。玉篇引作無然。伴。換。卷阿篇。伴。奐爾游矣。訪落篇。繼猶判。渙。伴。奐判。渙。並卽伴。換。亦卽畔。援也。形況之詞。初無定字。亦無達語。故美惡不嫌同辭。論語先進篇。由也。嗔。鄭注曰。子路之行。失於畔。嗔。正義曰。舊注作呶。嗔。字書。呶。嗔。失容也。畔。嗔。呶。嗔。亦卽畔。援也。屈子疾時人之跋扈。故以伴。援。譏之。一則曰。又何以爲此伴也。

再則曰。又何以爲此援也。文異而義實同。亦猶風人之詞。分爲三章。四章而無異義也。解者不達古義。望文生訓。殊非其旨矣。

邱余車兮方林。

樾謹按。注。邱。舍也。邱當讀爲楮。爾雅釋言。楮。柱也。凡車止而弗駕。必有木以楮柱其輪。使之勿動。古謂之軻。離騷。朝發軻於蒼梧兮。注曰。軻。楮輪木也。邱余車。卽楮余車。氏聲與耆聲相近。故邱得通作楮。說文士部。坻。或作渚。卽其例矣。

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

樾謹按。注。蘇。寤也。言屈原自知讒佞所害。心中覺寤。然不可變節。猶行忠直。橫立自持。不隨俗人也。如其說。則蘇字之義不貫矣。此蘇字當訓悟。寤。悟與蘇聲並相近。然寤世之義不可通。悟卽今忤字。悟世。言與世俗相忤也。蘇得訓悟者。荀子議兵篇。順刃者生。蘇刃者死。蘇與順對文。則蘇者逆也。故爲悟矣。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

樾謹按。注。淑。善也。梗。強也。言己雖與橘離別。猶善持己行。梗然堅強。終不淫惑而失義也。王解淑離之義甚爲迂曲。淑離乃雙聲字。猶寂歷也。文選江淹雜體詩。寂歷百草晦。注曰。寂歷。彫疎貌。是其義也。淑與寂並從叔聲。古同聲而通用。離與歷一聲之轉。離得轉爲歷。猶酈食其之麗音歷也。

順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壹息。遠遊

樾謹按。洪氏補注曰。山海經。丹穴之山有鳥焉。五彩而文。曰鳳鳥。南巢。豈南方鳳鳥之所巢乎。成湯放桀於南巢。乃廬江居巢。非此南巢也。洪氏說南巢之義。迂曲甚矣。不可從也。巢之爲地。其實有可指者二。漢書地理志。廬江郡有居巢縣。應劭曰。春秋楚人圍巢。巢。國也。此卽今安徽廬州府巢縣。又說文邑部。鄴。南陽棘陽鄉。從段本。凡說文邑部之字。古字往往無邑旁。鄴卽巢也。此在今河南南陽府新野縣。二者皆實知地之所在。至尙書成湯放桀于南巢。枚傳曰。南巢。地名。正義曰。傳言南巢地名。不知地之所在。周書序。有巢伯來朝。傳云。南方遠國。鄭玄云。巢。南方之國。世一見者。桀之所奔。蓋彼國也。以其國在南。故稱南耳。傳并以南巢爲地名。不能委知其處。故未明言之。是南巢乃荒遠之國。從未有知其處者。鄭云。世一見。據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則南巢固在九州之外矣。至三國韋昭注國語。乃始以居巢解南巢。在古人未有此說也。屈子云。至南巢而壹息。可知六國時。但知南巢爲南方之遠國。故舉以爲言。而洪氏習聞南巢之卽居巢。轉疑屈子所言必非此地。不其僣歟。

凌天地以徑度。

樾謹按。注曰。超越乾坤之形體也。天地疑天池之誤。九歌。與女沐兮咸池。注曰。咸池。星名。蓋天池也。王逸作九思。亦有沐盥浴兮天池句。乃解此句。則以乾坤釋之。其所據本已誤矣。

將唼訾栗斯、喔咿儒兒以事婦人乎。卜居

樾謹按韓昌黎文足將進而越起。口將言而囁嚅。卽本乎此。唼訾卽越起也。訾從此聲。越從次聲。本部字古得相通。唼之轉爲起。猶足恭之足音沮也。儒從需聲。嚅亦從需聲。古同聲而通用。兒之轉爲囁。猶雌霓之霓音齧也。使易楚辭爲訾唼爲兒儒。則卽韓文之越起囁嚅矣。使易韓文爲起越爲囁嚅。則卽楚辭之唼訾儒兒矣。雙聲疊韻之辭。本無一定。倒順皆通耳。栗斯未詳何義。疑卽樾嘶二字也。說文木部。樾。篆說解云。樾嘶。桺指也。韻會引繫傳云。謂以木桺十指而縛之。說者謂卽今之拶指。此亦未必然。據說文列字之次。樾嘶二篆卽在桺桺之下。疑亦古者禁止罪人之具也。此云栗斯者。謂不敢妄動。若被桺桺耳。卜居一篇。此數語最不可解。然不泥其形。而以聲求之。往往有可得者。亦讀古書者所宜知也。

收恢台之孟夏兮。然歛僣而沈藏。九辯

樾謹按。自來說者均不及然字之義。然猶焉也。禮記檀弓。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注曰。然之言焉也。楚辭每以焉字爲發端之辭。九章曰。焉洋洋而爲客。又曰。焉舒情而抽信兮。皆是也。此用然字亦與用焉字同。下篇曰。然中路而迷惑兮。又曰。然惆悵而自悲。他篇類此者不可勝舉。皆發端之詞。與今人用然字異。

願自往而徑遊兮路壅絕而不通欲循道而平驅兮又未知其所從

樾謹按此四句意正相對往乃枉字之誤或段字也願自枉而徑遊兮謂枉道而從徑徑小路也欲循道而平驅兮道謂正路也

今修飾而窺鏡兮後尙可以竄藏

樾謹按注曰身雖隱匿名顯彰也王注似未得其意作者蓋卽俗人雷同炫曜而逆料其後之危敗言今日修容飾貌窺鏡自喜日後危敗尙可竄藏乎後尙可以竄藏乃反言之

巫陽對曰掌夢招魂

樾謹按注曰巫陽對天帝言招魂者本掌夢之官所主職也又注下句上帝其命難從曰言天帝難從掌夢之官欲使巫陽招之也王注未是巫陽對曰掌夢此乃巫陽自述其所職掌也列子周穆王篇注曰神之所交謂之夢上文言上帝欲使巫陽筮予之巫陽以爲精神交接之事本已所職掌無取乎筮故曰上帝其命難從又申言之曰若必筮予之恐後謝之不能復用言必筮而予之則後人惟以筮爲事將謝去巫陽而不能復用也下云巫陽焉乃下招曰七字爲句焉乃猶言於是也說本王氏引之經傳釋詞又恐後謝之句或作之謝或無之字愚按當作恐後謝之予與謝爲韻若必筮予之恐後謝之二句韻語也

士伯九約其角鬐鬐些。

櫛謹按。注曰。約。屈也。其身九屈。王氏解九約殊不成義。疑約乃觶之段字。字亦作觶。說文云。觶。調弓也。非其本義。廣雅釋詁。觶。出也。其字從角從弱。其本義當爲新出之角。士伯九觶。其角鬐鬐。九觶。卽謂九角也。作約者以音近而通用。左傳齊國弱。公羊作酌。約之通作觶。猶酌之通作弱矣。

汜崇蘭些。

櫛謹按。注曰。崇。充也。充實蘭蕙。使之芬芳而益暢茂也。小爾雅廣詁。崇。叢也。是崇與叢聲近義同。文選辯命論。顏回敗其叢蘭。注引文子曰。叢蘭欲茂。秋風敗之。是蘭稱叢蘭。乃古語也。崇蘭卽叢蘭耳。王注以充實釋之。未得其義。

五穀六仞設菰梁只。大招

櫛謹按。注曰。七尺曰仞。言楚國土地肥美。堪用種植五穀。其穗長六仞。或曰。仞。因也。以五穀因菰梁。廁爲飯也。七尺曰仞之說。殊不可通。世無長四丈二尺之穀穗。雖侈言之。不當若是也。或說稍近。然訓仞爲因。義亦未安。仞之言充仞也。字本作仞。說文牛部。仞。滿也。文選上林賦。虛宮觀而勿仞。子虛賦。充仞其中者。不可勝計。並以仞爲之。五穀六仞。言穀之數五。而充仞其中者六。蓋并下菰梁數之。以見其多也。

偃王行其仁義兮，荆文寤而徐亡。七諫

樾謹按：注曰：徐偃王，國名也。詩曰：申伯番番，既入于徐。周衰，其後僭號稱王也。言徐偃王修行仁義，諸侯朝之三十餘國，而無武備。楚文王見諸侯朝徐者衆，心中覺悟，恐爲所并，因興兵擊之，而見滅也。諸書言徐偃王事，皆謂在周穆王時，則不與楚文王同時也。然此注引詩申伯番番，既入于徐，與今毛詩異，此必三家詩說。徐爲申伯之國，則宣王時始受封。穆王時安得有徐也。莊六年左傳曰：楚文王伐申，哀十七年傳曰：楚文王實縣申。申之見滅，正在楚文王時。三家詩既以徐爲申伯之國，則此云荆文寤而徐亡，亦必古說矣。

誰使正其真是兮，雖有八師而不可爲。

樾謹按：注曰：八師，謂禹、稷、皋、陶、伯夷、倕、益、夔也。雜舉唐虞之臣，以當八師之數，最爲無理。韓非子顯學篇云：孔子之後，儒分爲八，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八師，疑卽謂此八儒。蓋此八家，皆儒者所宗，故謂之八師也。佞人妄論，以善爲惡，真僞難明，雖使此八儒復生，亦莫能定之。故曰：雖有八師而不可爲。

驅子僑之奔走兮，申徒狄之赴淵。九歎

樾謹按：注曰：驅，馳也。子僑，王子僑也。下文晉申生之離殃兮，荆和氏之泣血，吳申胥之抉眼兮，王子比

千之橫廢，皆兩人並舉，此亦當同之。王子僑與申徒狄，則不倫矣。驅字又無義。王注謂意欲驅馳，待王子僑隨之奔走，誠曲說也。驅子僑當爲人名，疑卽舟之僑也。閔二年左傳，虢公敗犬戎于渭汭，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此卽所謂舟之僑之奔走也。舟之僑爲驅子僑聲之誤耳。左傳豆區之區，僕區之區，釋文並音烏侯反，故得與舟音相混。若子與之，則更易混矣。

逐下祿於後堂兮

樾謹按：注曰：下祿，謂妾御也。下祿未知何義。洪氏補注曰：集韻：祿音秩，祭有次也。則亦與妾御何涉乎？說文玉篇：均無祿字。祿疑秩字之誤。卽袞字也。袞從衣失聲，變而爲左形右聲。又誤衣旁爲示旁耳。下秩卽下陳也。廣韻：陳直珍切。袞直一切。陳與直雙聲。袞與直亦雙聲。故陳得轉而爲袞。世人習見下陳罕見下袞，王注之義遂不可曉矣。

思丁文兮聖明哲 九思

樾謹按：注：丁，當也。文，文王也。心志不明，願遇文王時也。九思，本王逸所作，而逸卽自爲之注，自作自注，殊屬可疑。今以此注考之，則知其決非逸所注也。按此文云：思丁文兮聖明哲，哀平差兮迷謬愚。呂傳：舉兮殷、周興，忌、妬專兮郢、吳虛。四句中每句有兩古人，而四句實止兩事。丁者，武丁也。文者，文王也。呂者，呂尙也。傳者，傳說也。忌者，費無忌也。妬者，宰妬也。武丁舉傳說而殷興，文王舉呂尙而周興，故思丁、

文兮聖明哲也。平王用費無忌而楚爲虛。夫差用宰嚭而吳爲虛。故哀平、差兮迷謬愚也。文義甚明。而注者乃不知丁爲武丁。以當釋之。使逸自作自注。何至有此謬乎。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六日

78
9=2

統一書號: 17018.3
定價: 0.75 元